

石頭記序

吾聞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二牘左腕
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見也今則兩歌而
不分乎喉鼻二牘而無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
手也而二牘此萬萬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
竟得之石頭記一書嘻異矣夫敷華揆藻立意遣詞
無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
蘊於心而抒於手也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謫
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試



一一讀而繹之寫閨房則極其雍肅也而艷冶已滿
紙矣狀閨閱則極其豐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寫寶
王之淫而癡也而多情善悟不減歷下琅琊寫黛玉
之妬而尖也而篤愛深憐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繪
玉釵金屋刻畫鄉澤羅襦靡靡馬幾令讀者心蕩神
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褻不可得也蓋
聲止一聲手止一手而淫佚貞靜悲戚歡愉不啻雙
管之齊下也噫異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道
乎然吾謂作者有兩意讀者當具一心譬之繪事石
有三面佳處不過一峯路看兩蹊幽處不踰一樹必
得是意以讀是書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祇挹
清輝如雨天花但聞香氣庶得此書絃外音乎乃或
者以未窺全豹為恨不知盛衰本是迴環萬緣無非
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轉語而萬千領悟
便具無數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葉以求之者其與
開卷而寤者幾希

德清戚蓼生曉堂氏

石頭記目錄

卷一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甥賈母惜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嫗一進榮國府

第七回

尤氏女獨請王熙鳳

賈寶玉初會秦鯨卿

第八回

攔酒興李奶母討懺

擲茶杯賈公子生嗔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卷二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遊黃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怡紅院迷路探曲折

第十八回

慶元宵賈元春歸省

助情人林黛玉傳詩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譁嬌音

卷三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驚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齡官劃蔷癡及局外

卷四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棄笞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吟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是信口開河

癡情子偏尋根究底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卷五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庵

劉老嫗醉卧怡紅院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語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第四十六回

麝冠人難免麝冠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侶

第四十七回

欽霸王調情遭毒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第四十九回

白雪紅梅園林集景 割腥啖羶閨閣野趣

第五十回

蘆雪庵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卷六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做戲彩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識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詞試寶玉

慈姨母愛語慰癡顛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紅紗真情撥癡理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來茯苓霜

卷七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賊

判冤決獄平兒徇私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裯

猷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第六十四回

石豆言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第六十五回

膏梁子懼內偷娶妾
淫奔女改行自擇夫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第六十七回

餽土物顰卿思故里
訊家童鳳姐蓄陰謀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鬧翻寧國府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卷八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第七十三回

癡了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累金鳳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棟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第七十七回

俏了環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婉孌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第八十回

懦弱迎春腸迴九曲

姣怯香菱病入膏肓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女子。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是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



恩祖德錦衣紉袴之時。既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己護短。一併使其泯滅。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竈繩床。其晨夕風露。塔柳庭花。亦未有防我之襟懷。束筆閣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俚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照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列位看官。你道此書何

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

此來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

補天之時。於大荒山。荒唐也無稽崖。無稽也煉成高經十

二丈。照應十方經二十四丈。照應副頑石三萬六千

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合週天之

數。只單單的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峯下。

妙自謂墜落情根故無補天用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

煅煉後性方通甚哉人生不學也。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

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啼慚愧。一日正當嗟

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

神迥異這是真像非幻像也來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

鮮明瑩潔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挈那

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到也是個寶物了還只沒有

實在好處好極今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見此大不歡喜須得再鑄上數

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世原宜假不宜真也然後好

携你到隆盛昌明之邦伏長安詩禮簪纓之族伏榮國府花

柳繁華之地伏大觀園溫柔富貴之鄉伏紫芝軒去安身樂業

石頭聽了喜之不盡乃問道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

奇處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

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

袖籠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

何舍後來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

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

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

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八字便是作蒙者一生慚恨

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

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三

石豆言 卷一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閒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却失落無考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

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曰我師何太癡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情閑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訛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污穢臭屠毒筆墨壞人子弟又

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說。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所有書中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詞。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

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總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裡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也不愿世人稱竒道妙。也不要世人喜悅檢讀。只愿他們當那醉飽淫卧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

石豆言
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
套之舊稿我師以為何如空空道人聽了此語思忖
半晌將這石頭記本名再細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指
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
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
無窮實非別書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
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討偷盟之可
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
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
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
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
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
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

誰解其中味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

以下係石

上所記

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蘓是金陵

有城曰閻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

頭妙極是石這閭門外有個十里街開口先云勢利是

街內有個仁清巷又言人情總為巷內有個古廟因

地方窄狹者世路寬平皆呼作葫蘆廟胡塗也故假廟

旁住著一家鄉宦姓甄真假之甄實玉亦名費廢字

士隱托言將真嫡妻封氏風因風情性賢淑深明禮

義之字正是寫日後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

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

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

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謂

美中不足也只有一女乳名英蓮設法應年方三歲一日

炎夏永晝無多士隱於書房中閑坐至手倦拋書伏

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知是何地忽見

那廂來了一僧一道是從青埂峯下袖且行且談只

聽道人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

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結了這一干風

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帶

於中使他去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

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

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

靈河岸上三生石畔。妙所謂三生石上舊精魂也全用幻有絳珠草一

株。點紅字 二字豈非細思絳珠時有赤瑕宮。按瑕字本註玉

病者以此命名恰神瑛使者。點玉字二日以甘露灌溉。這

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

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

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饑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飲

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在五

內便鬱結成一段纏綿不舒之意。近日這神瑛使者

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

點幻字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

溉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

甘露之惠。我並無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

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的過

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去

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真是罕聞。實未聞有還淚之

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故事。更為瑣碎。細

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概。以

石豆言 卷一
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
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
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千人入
去。其情癡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
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世上度脫幾個。豈不是
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
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
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
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

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
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
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
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癡頑。備細一聞。弟子則洗耳
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元
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可便跳
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不可預
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
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通於士隱。士隱接了。

看時原是塊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著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

境。又點幻字云書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

一大石牌坊。上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

副對聯。道是無極太極之輪轉色空之相

生四季之隨行皆不過如此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有

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

炎。芭蕉冉冉。醒得無痕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又見

奶母正抱了英蓮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

琢。垂覺可喜。便伸手來抱在懷中。鬪他頑耍。一回又

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

邊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

此是幻像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

士隱抱著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

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士

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

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要進去。那僧指著他大

道。你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士

石豆言
笑口念了四句言詞道

慣養姣生笑你癡
菱花空對雪斯斯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只聽得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妙極妙極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跡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癡想忽見葫蘆廟內寄居一

窮儒姓賈名化假話也字時飛實非也別號雨村者雨村者村

言粗言粗語也言以粗走了出來這賈雨村原係湖

州人氏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微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任了暫在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文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

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

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炎也

來火將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炎既怒誑駕之罪略坐

弟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

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庭去了這裡

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意外有女子嗽聲雨村

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了環在那裡擷花

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朗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

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古今窮酸那甄家了環

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窻內有人蔽巾舊服雖

是貧窘然生得腰寬背厚面潤口方更兼劍眉星眼

直鼻權腮這了環忙轉身回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

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藍縷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

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週濟只是無甚機會

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定是此人無疑了怪道

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兩次雨

村見他回頭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狂喜

右頁已

石豆言
卷一
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了。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乃具一席於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頭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絳愁
悶來時歛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後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
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

兄到敬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意。說着。便同士隱過這邊書院中來。湏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筭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絃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覺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當杯。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得接步履於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

喜明歲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寫兩封書。與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

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言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條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命家人霍啟此妙禍起也因要小解。名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著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

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幾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音信全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病。當時封氏也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調治，不想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多用竹壁，大抵也因劫數。於是接二連三，擗五掛六，將一條街燒如火燄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

下直燒了一夜，方漸漸的熄去，也不知燒了幾家。只可憐甄氏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將就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質變，携妻子與兩個了環，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封肅，俗風本貫大如州人氏，託言大槩如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兒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

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質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掣出來託他隨分就價，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一味好吃懶做等語。士隱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有積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下世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挫到街上，散散

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脫，麻履

鷄衣，口內念著幾句言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說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說神仙好，

惟有兒孫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明白。可知世人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道。要寫情。要寫幻境。偏先寫出一篇奇人奇境來。陋室空堂。當年筓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

紗兒。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

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

紅燈帳底卧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

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

有方。保不定後日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

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

寒。今嫌紫袍長。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

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

了衣裳。誰不解得世事如此。有那瘋跛道人聽了。拍

龍象力者方能放得下。

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罷，將道人肩
上搭連搶了過來，背着竟不知回家。同了道人飄飄
而去。當下烘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文傳說。封氏
聞得此信，哭了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
處訪尋。那知音信全無，無奈何，少不得依着他父母
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了環、伏侍、主僕三
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幫着父親過活。那封肅雖然
日日抱怨，然也無可如何了。這日甄家大了頭，在門
前買線，忽聽街上唱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
了。環於是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
的過去，俄而大轎內抬着一個烏紗猩袍的官府過
去了。環到發了怔，自忖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裡會
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
待歇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府
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
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出口神奇幻中不幻文勢跳躍情裡生情借幻說法而幻中更自多情因情捉筆而情裡偏成癡幻試問君家識得否色空空色兩無干

第二回

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兩大筆以冒之誠
是大觀世態人情盡盤旋於其間而一絲不亂
非具龍象力者其孰能哉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國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子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

使先叙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
至奴僕其死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
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問反
瘡癩開筆即寫賈夫人一死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
通靈寶玉於士隱夢中一出今又於子興口中一出
閱者已豁然矣。然後於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細
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
之水。然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
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

出實雖寫而却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
敲旁擊之文。則是反逆隱曲之筆。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旁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
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
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
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因
奉太爺之命來問你。他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

太爺面稟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攤他去了封肅家內人各各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任的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曾與女壻舊日相交方纔在門前過去因看見姣杏那了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壻移住於此我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到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

娘子聽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姣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攬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姣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姣杏這了環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

不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因此十分得寵却說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兩年便被上司尋了一個空隙作成一本叅他生性狡滑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

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貲本並家小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己擔風袖月游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至維揚地面因聞得今歲鹽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蘓人氏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已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

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偏又於去歲死了雖有幾房姬妾奈他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了今只有嫡妻賈氏生了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

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個作合之處暫且歇下幸而兩個舊友亦在此境住居因聞得鹽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托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個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了環這女學生年又極小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看看又是一載的光景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

石豆言 卷一
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頽，墻垣折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旁又有一副舊破對聯曰：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話文雖淺近，其意則深也。曾游過些名山大刹，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

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臃腫老僧在那裡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意欲到那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於是欵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都中古董行貿易的號冷子興者。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

不讚出則文不靈活而冷子興之談吐似覺唐

突這冷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慢飲叙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到沒有什麼新聞

聞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實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了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發生踈難認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寧榮兩門也都蕭疎了不比先時的光景

石豆言 卷一
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疎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路北東是寧國府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冷落無人隔着園牆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凜嶒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此都還有蔚蔚泱泱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子興冷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何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雖說

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駭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

公與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生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

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再說榮府你聽方纔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

外郎了。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得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一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日。就奇了。不想後來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裡即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這人來歷。只怕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覺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件。擺了無

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爺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他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到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駭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

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大人者。修治天下。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

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推。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

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富貴公侯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祿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

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子。兩村道正是這意。你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兩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曾有人

石頭記 卷一
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一個富而好禮之家。到是個難得之館。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啟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纔認得字。心裡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裡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道。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說。

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雲浮躁。頑劣慳癡。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柔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因此他尊人也曾下死答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亂叫起來。聽得裡面女兒們。掣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喚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說情討饒。你豈不愧羞。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

叫姐妹起來。你說好笑不好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亦不錯。政老爺之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爺之妾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更妙

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那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他在家時原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念作蜜字。每每如是。寫的字。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

有些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孫女。又不足駭矣。可傷其母上月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個。這一個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有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呢。雨村道。正方纔說這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個。到不知其好否。只眼

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爺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於世上。路上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幫着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致。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

我前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這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那管正邪。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說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闕了城門。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於是算還酒賬。方欲走時。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來這等村野地方。何幹。雨村聽說。忙回頭看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先自寫幸遇之情於前。而叙借口談幻境之情於後。世上不平事。道路口如碑。雖作者之苦心。亦人情之必有。

雨村之遇姣杏。是此文之總冒。故在前。冷子興之談。是事跡之總冒。故叙寫於後。冷暖世情。比如畫。

有情原比無情苦。生死相關總在心。也是前緣天作合。何妨黛玉淚淋淋。

第三回

我為你持戒。我為你吃齋。我為你百行百計不
舒懷。我為你淚眼愁眉難解。無人處自疑猜生
怕那慧性靈心偷改。

寶玉通靈可愛。天生有眼堪穿。萬年幸一遇仙
緣。從此春光美滿。隨時喜怒哀樂。遠却離合悲
歡。地久天長。香影連。可意方舒心眼。

寶玉啣來。是補天之餘。落地已久。得地氣收藏。
因人而現。其性質內陽外陰。其形體光白溫潤。

天生有眼可穿。故名曰寶玉。將欲得者盡皆寶愛此玉之意也。

天地循環秋復春。生生死死舊重新。君家著筆描風月。寶玉顰顰解愛人。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酬訓教。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

案叅單的號張如圭者。

蓋言如鬼如域也亦非正人正旨

他本係此

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

他便四下裡尋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

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自是歡喜。忙忙

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

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

雨村領其意作別回去。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細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薦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為周旋協佐方可少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於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

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遽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救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二字二名俱頌德而現任工部員外郎。

未與子興口中作証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

之流故弟方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

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

之言於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正月初

六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入都豈不兩便。雨村唯

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物。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方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執意要他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育。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二個小童。依黛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了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

小童。挈着宗姪的名帖。

此帖妙極可知。雨村的品行矣。

至榮府門前

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夫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

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

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此

優待雨村。又更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力。題奏之日。輕

輕謀了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

出。便謀補了此缺。雨村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

在話下。

因寶釵故及之。一語過至下回。

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

時。

這方正文起頭處此後。筆墨與前兩回不同。

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

並拉行李的車輛久候。這林黛玉常聽見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三等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止恐被人耻笑了他去。寫黛玉自自上轎進入城中。從紗窗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先從街市寫來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兩脚門有人出入。

正門上有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

先寫寧國

府這是由東向西而來

黛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

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箭之地。將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來。另換了三四個衣帽。周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眾婆子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眾小廝退出。眾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黛玉下了轎。黛玉扶着婆子的手。

進了垂花門。兩邊是抄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一個紫檀架子的大理石的大插屏。轉過插屏。小小三間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臺階之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了頭。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說：「剛才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子。一面聽得人回話說：「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攬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

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接

入懷中。心肝兒肉

寫盡天下疼女兒的神理

叫着哭起來。

幾千斤力量寫

此一筆

當下地下伏侍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

個不住。一時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

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之

母。當下賈母一一的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

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

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纔來。可

以不必上學去了。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

一時只見三個奶嫫嫫。並五六個了環。簇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

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為迎春寫照第二個削肩細

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脩眉。顧盼神飛。文彩精

華。見之忘俗。為探春寫照第三個身材未足。形容尚小。渾

一個更妙必個個寫去則板可笑近來小說中其釵

有一百個女子皆是如花似玉只一副臉面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飾。畢黛玉忙起身迎上

來見禮。互相廝認過。各歸坐了。環們斟上茶來。不過

說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

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

獨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不能一見。今

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接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

來。眾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略止住。總為黛玉自來

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

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為黛玉寫照眾人

句足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

為療治。黛玉笑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

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

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奇

怪怪一至於此通部中假癩僧跛道二人點明情癡幻海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

母因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

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

愛哭的偏寫出有人不教哭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概

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瘋顛顛說了這些不經

之談是做書者自註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

人參原當自養榮衛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為後

伏脉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後院中

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另磨新墨銳筆獨出照

鳳一人未寫其形先使聞聲所謂綉幡開遙見英雄俺也黛玉納想道這些人個

個皆歛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

誕無禮原有一想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了環圍擁

著一個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眾姑娘不同

彩綉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

髻縮着朝陽五鳳挂珠釵頭項下戴着赤金盤螭瓔

珞圈頸裙邊繫着豆綠宮絛雙魚比目玫瑰珮腰身

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穿福襖外罩五彩

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罩翡翠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開。為熙鳳寫照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熙鳳一至賈母方笑與後文多少文字作眼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户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眾姊妹都忙告訴道。這是璉嫂。黛玉雖不認識。曾聽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

的學名王熙鳳。

奇想奇文以女子曰學名固奇然此偏有學名的反到不識字不曰學

名者反若彼

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携着黛

玉的手。上下細細的打諒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的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却是極淡之語偏能恰投賈母之忌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到來招我。你妹妹遠客纔來。

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再休提前言。

反用賈母勸他熙鳳之術

亦甚矣

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妹

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歡喜。又一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了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

為捧茶捧菓。

總從黛玉眼中寫出

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

了不曾。熙鳳道。月錢已放完。纔到帶着人到後樓上

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並無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

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

說道。該隨手掣出兩個來。給你妹妹去裁衣裳的。等

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掣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到是

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過這兩日到。我已預備

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日。再送來。試看他王夫人一

笑點頭不語。

深取之意

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婆

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氏夫人答了一個是字，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門。早有衆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衆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挽了黛玉手，

進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

隔斷過來的。

黛玉之心機眼力

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

廡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方纔那邊軒峻壯麗。且

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有。

為大觀園伏脉試思榮府之園今在西後之大

觀園偏寫在東何不畏難之若此

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

服之姬妾了環迎著。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

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說：「老爺說了，連

日身子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

追魂攝魄

暫且不忍

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著老太太和舅母，是

同家裏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拌著，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黛玉忙站起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恤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領賜去不恭，異日再領，未為不可。」望舅母容諒。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到是了。」遂令兩三個嫗嫗用方纜的車，好好送了過去。於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幾句，眼看著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

嫗嫗引著，便轉灣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

這一個穿堂是賈母

正房之南者鳳姐處所通者則是賈母正房之北

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

院落。上房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方知這便是正緊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上寫著「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是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歲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著待漏隨朝

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蟬彝。一邊是玻璃盃。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著鑿銀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照日月

堂前黼黻煥雲霞

實襯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蔣拜手書。先虛陪一筆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正室。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於是老嫫嫫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窻大炕上猩紅洋罽。正面設著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

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筯香盒。右邊几上汝窑美人觚。內插著時鮮花卉。並茗椀唾壺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著銀紅洒花椅披。底下四副脚踏。椅之兩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椀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細說。此不過畧叙榮府家常之禮數。特使老嫫嫫們讓黛玉炕

黛玉一識階級座次耳餘則繁

過畧叙榮府家常之禮數特使老嫫嫫們讓黛玉炕

不

上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上坐了。寫黛玉本房內了環們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這些了環

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
 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拍牙背心一個了環走來
 笑說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嫫嫫聽了
 於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
 炕上橫著一張炕桌桌上堆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
 西設著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在西邊下首亦是
 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料定是
 賈政之位寫黛玉心到眼到但云為因見挨炕一溜
 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彈墨椅袱三字有神此處則一色舊的

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今小說
 中不論何處則曰商彝周鼎綉幃珠簾孔雀屏芙蓉
 褥等樣字樣眼近聞一俗笑語云一庄家人進京回
 家眾人問曰你進京去可見些世面否庄家人曰連皇
 帝老爺都見了眾罕然問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
 皇帝左手擎了一金元寶右手擎了一銀元寶馬上稍一
 口袋人參行動人參不離口一時要局屎連擦屁股
 都是鷺黃綾子所以京中連掏毛廁的人都富貴無
 比試思俗裨官用富貴字眼者悉皆庄農之一流也
 蓋彼實未身經目覩所富麗話故有賈黛玉便向
 人朝作詩者亦往往愛說富麗話故有賈黛玉便向
 骨便成金玳瑁眼晴變作碧琉璃之賈黛玉便向
 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坐他方挨王夫人
 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點綴再見
 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

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儘讓

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作者今日因廟裡還愿去

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只以後不要睬

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得母

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啣玉而誕。頑劣異

常。與甄家子恰對極惡讀書。最喜在內閨廝混。外祖母又極

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

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生的。這位

哥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

一歲。小名就喚寶玉。雖極憨頑。在姊妹情中極好的

况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一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

室的。豈有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

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

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到還安靜些

縱然他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裡揶着他的。兩三

個小子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

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裡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

以囑咐你別睬他。他嘴裡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

無日。一時又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都答應

着。不寫黛玉眼中之寶玉却先寫黛玉心中已早有寶玉矣。幻妙之至。自口中之後。余已極思欲一見

及今尚未得見。狡滑之至。只見一個了環來回。老太太那裡傳晚

飯了。王夫人忙携黛玉從後房門。後房門由後廊往西

是正房後廊也。出了角門。這是正房後西界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過道

南邊是倒座三間抱厦廳。北邊立著一個粉油大影

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

王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來。

少什麼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

四五个纜總角的小廝垂手侍立。王夫人隨携黛玉

穿過一個東西穿堂。這是賈母正室後之穿堂也。與前穿堂是一帶之屋中一帶乃

賈母之下室也。記清。便是賈母的後院了。寫得清一絲不錯。於是進入

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桌

椅。不是待夫人用膳是恐使王夫人有失侍膳之禮耳。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

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

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

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不在這裡

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了環執着拂塵。漱盃中帕。李鳳二人立於案旁。佈讓外間伺候着媳婦了。環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了環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咽完。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夾寫如海一派書氣最妙今黛玉見了這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

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盃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總寫

以後之事故。只此一件小事。畧為一表也。余看至此。故想日前所聞。王敦初尚公主。登廁時。不知塞鼻用棗。敦輒取而啖之。必為宮人鄙。謂多矣。若黛玉不漱此茶。或飲一口。不為榮婢所謂乎。觀此。則知黛玉平生之心思。過人。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

王夫人聽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

書。好極。柙官專用腹隱五車書等語。是睜眼瞎子罷了。一語未了。只

聽院外一聲脚步響。了環進來。笑道：寶玉來了。余為一樂

黛玉心中正疑惑著這個寶玉不知怎生個憊癩人

物懵懂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罷了這蠢物却不是那蠢物却有個

極蠢之物相待妙哩心中正想著忽見了環話未報完已進來

了一個輕年公子頭上戴著束髮紫金冠齊眉勒著

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

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

團倭緞排穗褂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

月此非套滿月蓋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則皆可謂之秋月也用滿月者不知此意色若春

曉之花少年色嫩不堅牢以及非天即貧之語余猶在心今閱至此放聲一哭鬚若刀

裁眉如墨畫臉若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

瞋視而有情真真寫殺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

絛繫著一塊美玉寫寶玉只是寶玉寫黛玉只是黛玉從中用黛

玉一驚寶玉之面善等字文氣自然籠就要分開不得了便吃一大驚怪甚心下想

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一般何等眼熟到如

此正是想必在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曾見過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

賈母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

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了小

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

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脚。身上
穿著銀紅洒花半舊大襖。仍舊戴著項圈寶玉。寄名
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色洒花綾褲腿。錦邊
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團粉。施脂轉盼多
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着梢。平生萬種情
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
人有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合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總然生得好皮
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時務。愚頑怕讀

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

不知樂業。貧時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時光。

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紈袴膏粱此
兒形狀有意

思當設想其像合寶玉之來
歷同看方不被作者愚弄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

就脫了衣服。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多了。

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厮見畢。

歸坐。細看形容。與眾各別。兩灣似蹙非蹙。眉奇

妙眉奇一雙俊目。奇目妙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

想妙想

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

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一更竅固是妙之至多

則未免偏僻了所病如西子勝三分。此十句定評不寫衣裙粧飾

正是寶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見黛玉舉止容貌亦是寶玉眼中看心中評若不是寶玉斷不知黛

玉終是何寶玉看罷。因笑道。看他第一這個妹妹我

等品貌曾見過的。瘋話與黛玉同心却是兩樣筆墨觀此知玉卿心中有則說出一毫宿滯皆無

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

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著面善。心裡就算是舊相

識認。今日只做遠別重逢。亦未為不可。妙極奇語全作如是等語

馬怪人謂曰癡狂賈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

亦是真話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

與黛玉兩次打諒一對因問妹妹可曾讀書。自己不讀書妙書黛玉

道。不曾讀。只上了二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

道。妹妹尊名是那兩字。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問表

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個妙字。莫若

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寫探春寶玉道。古今人

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况這林

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

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謂如是等語，馬得怪，彼世人又

問黛玉可也有玉無有。奇極怪極，瘋極愚極。馬得怪人目為痴，我眾人不

解其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也無也。奇

至極又忽將黛玉寫成一極痴女子觀此初會二人之心，則可知以後之事矣。因答道：我沒

有那個。想来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寶

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癡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摔去。

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

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古子了。嚇得地下眾人一擁爭

去拾玉。賈母急的樓了寶玉道：孽障。如聞其聲恨極語却是疼極語

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一字一寶

玉滿面淚痕，哭道：千奇百奇不寫黛玉泣反寫寶玉淚家裡姊妹

都無有，單我有，我說無趣。如今來了一個神仙似的

妹妹，也無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

你這妹妹原有這個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

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權當殉

葬之禮，盡你妹妹的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收

作常得見女之意。因此他只說無有，這個不便自己

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戴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了環手中接來。親與他戴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所謂小兒易哄。余則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云。當下奶娘來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碧紗厨裡。等過了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跳出免。我就在碧紗厨外的床上。狠妥當。何必又出來。開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

一個奶娘。並一個了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色花帳。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己奶娘王嫫嫫。一個是十歲的小了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新雅不落套是黛玉之文章也。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媽媽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了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妙極此等

名號方是賈母之文章最厭近之小說不論何處滿紙皆是紅娘小玉媽紅香翠等俗字外亦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嫫嫫。除

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了環外另有五六個洒掃

房屋來往使喚的小了頭當下王媽媽與鸚哥陪侍

黛玉在碧紗厨內寶王之乳母李媽媽並大了環名

喚襲人者奇名新名必有所出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

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亦是賈母之文章前鸚哥已伏下一鴛鴦今珍珠又

伏下一琥珀矣以賈母因溺愛寶王生恐寶王之婢

無竭力盡忠之心素喜襲人心地純良肯盡職任遂

與了寶王寶王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上

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

亦有些癡處只知此寫又極好最厭近今小說中千伶百俐這妮子亦通文墨等語伏

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與了寶王心

中眼中只有一個寶王只因寶王情性乖僻每每規

諫寶王不聽心中著實憂鬱是晚寶王李媽媽已睡

了他見裡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在卸了粧

悄悄地進來笑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道

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

在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黛玉第一次說今兒纔來

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來。倘或摔壞了那玉。豈

不頂已
三四

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著就是了。究竟不知那玉是怎麼個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聽得說落草時。從他口裡掏出。上面有現成穿眼。癩僧幻術亦大奇矣讓我挈來。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早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

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來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仗勢力。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補不完的是離恨天。所餘之石。豈非離恨石乎。而絳珠之淚。偏不因離恨而落。為惜其石而落。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惜。而知已能不千方百計。為之惜乎。所以絳珠之淚。至死不乾。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第四回

陰陽交結變無倫。幻境生時即是真。秋月春花誰不見。朝晴暮雨自何因。心肝一點勞牽戀。可意偏長遇喜嗔。我愛世緣隨分定。至誠相感作癡人。

請君著眼護官符。把筆悲傷說世途。作者淚痕同我淚。燕山仍舊竇公無。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了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務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至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子無才便

有德故生了李氏。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幾個賢女事蹟便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取名李紉。字宮裁。因此這李紉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無聞無見。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繭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寄於此。終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毋庸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因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

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兩村即傳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了頭。不想是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賣與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掣賣主。奪取這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眾豪奴將小人的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跡。只剩得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

人作主。望大老爺拘拏兇犯。剪惡除兇。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地之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此放屁的事。打死人命。竟白白走了。再拏不來的。因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兇犯族人拏來拷問。令他們實供。籤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正要發籤時。只見案邊立的一門子。使眼色。免不令他發籤之意。雨村心下甚為怪異。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密室。使從人皆出。只留門子一人伏侍。這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便忘了我了。雨村道。却

十分面善。却一時想不起来。那門子笑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葫蘆廟裡之事了。雨村聽罷。如雷震一驚。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了清冷景況。因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熱鬧。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一時間。雨村那裡辨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

談豈有不坐之禮。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坐，斜簽坐了。雨村便問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這一省，難道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做得常遠。如今凡做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貴大鄉紳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人家，不但官爵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這一件

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諺口碑。其口碑排寫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云。此等人家豈必欺霸方始成名耶。總因子弟不肖，招接匪人，一朝生事，則百計營求。父為子隱，羣小迎合，雖暫時不罹禍網，而從此放膽必破家滅族不已矣。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 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

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宮 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保齡侯尚

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二十
都中現住十房原籍十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

都太尉
統制縣

伯王公之後共十二
房都中二房餘在籍

豐年大雪

真珠如土金如鐵

紫薇舍人薛公
之後現領內庫

幣銀行商
共八房

雨村猶未看完。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道：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才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

之薛也。不单靠這三家。他的世友親戚。在都在外者。本自不少。老爺如今掣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道：據你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去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兇犯逃躲的方向。我已知道。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之人。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守着些薄產。過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不喜女色。這也是前生

冤孽可巧的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定要買來作妾立誓再不交結男子也再不娶第二個了所以三日後方過門誰知道這拐子又偷賣與了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鄉去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拏住打了個臭死都不肯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唱著手下人一打把個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二日前偶然見了這了頭欲買了就進京的誰

知鬧出事來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了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裡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並不為此些微小事值得他一逃這且別說老爺你道這被賣的了頭是誰雨村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算來還是老爺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來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

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他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然大概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癍，從胎裡帶來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作者要說容貌勢力要說情要說幻又要說小人之居心豪強之脫大了結前文舊案鋪設後文根基點明英蓮收叙寶釵等項諸事只借先之沙彌今日門子之口層層叙來真是大悲菩薩千手千眼一時轉動毫無遺露可見具大光明者故無難事誠然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

親爺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己歎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聽得馮公子三日纔令過門，他反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景，等拐子出去，命內人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了環相看。況他是絕風流之人品，家裡又過得素習，最又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兩三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纔畧解些，自以為從

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薛家了。若賣與第二個人還好。這薛公子渾名人稱猷霸王。最是天下頭一個愛弄性的。且使錢如土。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性命。豈不可嘆。雨村聽了。嘆道。這也是他們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準了這英蓮。受了拐子數年折磨。纔得個頭路。且又是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一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薛

家縱比馮家有錢。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未必及馮淵之定情於一人。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判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今日何翻成了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道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見賈王二公的面。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况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

豈可因私而廢法是我實不能忍為者門子冷笑道
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只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
不聞古人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
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
不保還要三思為妥兩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依你
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個極好主意在此老
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拏人原兇
是自然拏不來的原告因是自然要將薛家族中及
家人拏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

暴病身亡合族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
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
看老爺就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夙孽
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
淵魂已追索去了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所拐之
人係某鄉某姓按例處治餘不累及等語小人暗
中囑托拐子令其實搖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
符餘者自然也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
也得五百也得與馮淵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就無

甚緊要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銀子。想也就無話說了。老爺想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或可壓伏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甚話。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名姓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疎。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此顛倒。雨村便徇情枉法。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既判了此案。疾忙作書二封。與賈政並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

此事皆由葫蘆廟內之沙彌新門子所出。雨村誠恐他說出當日貧賤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後來到底尋了個不是。遠遠充發了他纔罷。當下且不說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遂至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從五六歲時。就是性情奢侈。言語放傲。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

幾個字免終日惟有鬪雞走狗遊山玩水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盡賴祖父舊日情分。戶部掛了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舊夥計。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初生得肌膚瑩潤。舉止嫻雅。當日父親在日。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超十倍。自父死後。見哥哥不能依貼母懷。他便不以書

字為事。只留心針繡。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隆恩。除選聘妃嬪外。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挑選。擇為公主郡主之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翁死後。各省中所有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都。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則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打點

下行裝細軟。以及餽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物。擇日一定起身。不想偏遇見那拐子賣英蓮。見他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唱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囑托族人。並幾個老家。他便帶了母親妹子。竟自起身長行去訖。人命官司。他竟視為兒戲。以為花上幾個臭錢。無有不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時。忽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想進京去。有個嫡親母舅管轄。不能任

意揮霍。如今却好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俗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無人進京居住。那守看的人也難定。他們不租賃與人。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俗們這一進京。原該先拜親友。或是在你舅家。或在你姨娘家。他們家的房舍極是便宜。俗們先去寄住。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了。家裡自然忙亂起身。俗們這工夫。反一窩一塊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

母親道。你舅舅家雖陞了去。還有你姨娘家。況這幾年來。他們常常稍書來。要俗們進京。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著起身。你賈家姨娘家。自必苦留俗們。且忙忙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也知道。守著舅舅姨父處住著。未免拘束。不如你各自住著。任意施為。既然如此。你自去挑所房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却要廝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妹。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只得分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來。那

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親戚來往。畧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傳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等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笑並見。叙潤一番。又引見了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見過賈政。賈璉又引著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說。姨太

太有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恐有人引誘生事。偕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哥姐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裡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束些兒子。若另住在外。恐他縱性惹禍。遂連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愿。自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

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和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宅居住。深恐姨父管約拘緊。料必不得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居下。一面使人打

掃自家的房屋。再作移居之計。誰知自來此間住了
不上半個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
熟一半。但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
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至。引
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
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在
族長。乃是賈珍。彼係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大
小事體。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
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餘。不過看書下棋而已。
其用
筆墨

何等靈活。能足前搖後。即境生文。真到不
期然而然。所謂水到渠成。不勞著力者也。餘事多不
介意。况梨香院相隔兩層房子。又另有街門別開。可
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行事。因
此把薛蟠移居之念。漸漸消滅了。要知端的。且聽下
回分解。

總評

看他寫一寶釵之來。先以英蓮事逼其進京。及以舅氏官出。惟姨可倚。輾轉相逼來。且加以世態人情。隱躍其間。如人飲醇酒。不期然而已醉矣。

第五回

萬種豪華原是幻。何嘗造孽。何是風流。曲終人散。有誰留。為甚營求。只愛蠅頭。一番遭遇。幾多愁。點水根由。泉湧難酬。



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春困葳蕤擁繡衾 恍隨仙子別紅塵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孽人

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題 春困葳蕤擁繡衾 恍隨仙子別紅塵

曰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孽人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國府中寄居等事略

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此等實非別部小如今

且說林黛玉不叙寶釵反仍叙黛玉蓋前回只不過

寫則將二玉高擱矣故急轉筆仍歸至黛玉使榮府

正文方不至於冷落也今寫黛玉神妙之至何也

因寫黛玉實是寶釵非真有意外

去寫黛玉幾乎又被作者瞞過自在榮府以來賈母

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妙極所謂一擊兩鳴法寶玉身分可知

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到且靠後。此日寫賈母便是

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自較別個不同。

此句細思有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

合意順。畧無參商。不想如今忽來了一個薛寶釵。是總

奇峻之筆寫手健跋似新出之一人耳此處如此寫寶釵前回中畧不一寫可知前回中迥非十二釵之

正文也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

黛玉所不及。此句定評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按黛玉

寶釵二人。一如嬌花。一如纖柳。各極其妙。此乃世人

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隨

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人。將兩個行止攝總一寫實是難寫亦

是係千部小說中所未敢寫者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

小了頭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

有些悒鬱不忿之意。此一句是今古才人同病如人皆似我黛玉之為人方許

他妬黛玉缺處寶釵却渾然不覺。這還是天性後文那

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所秉來的一片愚拙

偏僻。四字是極不好却是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

無親疎遠近之別。如此反謂愚拙偏僻也其中因與黛

王同賈母一處坐卧故畧與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

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

虞之隙心字定評有趣不獨寫寶玉黛玉二這一日

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氣的

獨在房中垂淚又字妙極補出近日無限垂淚之事

然寶玉又自悔語言冒撞前去俯就又字妙極凡用

對峙總補那黛玉方漸漸的迴轉來因東邊寧府中

花園內梅花盛開元春消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

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蓉夫妻

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隨

帶出妙字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

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這是第一家宴

如晉人倒食甘蔗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

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

回道我們這裡有給寶叔叔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

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的奶娘了環等道

嫫嫫姐姐們請寶叔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

個極妥當的人借賈母心中定評生得嫵娜纖巧行事又温

柔和平。乃眾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

寶玉自是安穩的。又夫寫秦氏出來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

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先看見一副畫貼在上面。

畫的人物甚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看係何人

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的是世事

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按此聯極俗用於此則極妙蓋作者正為

古今王孫公子劈頭下一金針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

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忙說道。出去出去。秦氏

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要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

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一姪姪說道。那裡有叔叔往

姪兒屋裡睡覺的道理。秦氏笑道。噯。噯。不怕他惱

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上月你沒看見我那兄

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

那一個還高些呢。又伏下文隨筆便來寶玉道。我怎

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瞧瞧。侯門少年。活跳下來。眾人笑道。

隔這二三十里帶去。見的日子有哩。說着大家來至

秦氏房中。到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寶

玉便覺眼錫骨軟。連說好香。刻骨吸髓之情。景如何。想得來。又如何。寫得出。

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畫妙兩

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

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艷極淫極已案上設著武則

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設譬調謔耳若真以為一

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

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昌公主於含章殿

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

連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連神仙也住

得了說著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

抱過的鴛鴦枕於是眾奶母伏侍寶玉卧好款款散

去只留下襲人再一個媚人二新晴雯三新麝月

四新出尤妙看此四婢名則知歷來小說難與並四個了環為伴秦氏便分

咐小了環們好生在廊簷下看著猫兒狗兒打架極細

那寶玉剎合上眼便物物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

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此夢文情固佳然必

氏出夢竟不知立意何屬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罕

逢飛塵不到一篇蓬萊賦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

處有趣我就在此處過一生縱然失了家我也愿意

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去百忙中點出正胡思之
間忽聽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眾兒女 何必覓閑愁

寶玉聽了是女子的聲音寫出終日與女歌音未息

早見那邊走出一個人來踉蹌孌娜端的與人不同

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

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

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

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纖膏之楚楚兮迴風舞雪

珠翠之輝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

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娥眉顰笑兮將言而

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仍行羨彼之良質兮

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閃爍文章愛彼之貌

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

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披霜其靜若何

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游

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
竒矣哉。生於熟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

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按此書凡例本無諧賦前

有寶玉二詞。今復見此一賦。何也。蓋二人乃通部大綱。不得不用此套。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
姐。不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是
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
忘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警幻仙姑是也。

與首回中甄士隱夢景一照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人世之女怨。

男癡。因近來風流冤孽。四字可畏纏綿於此處。是以前來

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忽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

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

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添紅樓夢仙曲十二支。

點題。蓋作者自云所歷。不過紅樓一夢耳。試隨吾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

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極細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

有牌坊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邊一副

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石頭記 卷一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面橫書四個大字。乃是
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
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畧領畧寶玉只
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奇趣
妙文當
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
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着癡情司。結

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虛陪
六個看了。因向

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
使得。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
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
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說也罷。就在此
司內畧隨喜隨喜罷了。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
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正
文兩邊對聯寫着

春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

寶玉看了。便知感嘆。便知二字是字
法最為緊要進了門來。見有

十數個大廚皆用封條封着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廚上封條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正文點題寶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常聽二字神理極妙怎麼只有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女孩兒呢貴公子警幻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善者錄之下邊二廚則又次之餘者庸愚之輩則無冊可錄

矣寶玉聽說再看下首二廚上果然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個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將又副冊廚門開了拏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見上首頁上畫着一幅畫又非人物亦無山水不過是水墨烘染的滿紙烏雲濁露而已後有幾行字寫着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天壽多因誹謗生

多情公

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著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幾句言詞寫著。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罵死寶玉却是自悔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又去開了一副冊。厨門。掣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著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畫後書云。

種並荷花一莖香。

却是咏菱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下再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著四株枯木。木上懸著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釵。也有四句言詞道。

可嘆停機德。

樂羊子妻事

堪憐咏絮才。

此句薛

玉帶林中掛。

金釵雪裡埋。

寓意深遠皆是生非其地之意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只見畫著一張弓。弓上掛一香櫞。也有一詞。

二十年来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石頭言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兔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著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
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也有四句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沒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望遙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轉眼弔斜

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著一塊美玉落在汙垢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判曰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是一座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獨坐看經
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旁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沒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拆字法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

判曰

勢敗休云貴。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旁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其

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妬。枉與他人作笑談。

後面又畫著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造孽開端實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道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

通部中華筆貶寶玉人人嘲寶玉語語謗寶玉今却於警幻意中寫出此八字來真是意外之想此法亦

他書中恐把天機洩漏。遂捲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

隨我去遊玩奇景。是哄小兒語氣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為前

廟一點文萌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是夢中又隨

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珠簾綉幙畫棟雕梁說不盡

那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窓玉作宮更見仙花馥

郁異草芬芳真好一個所在已為省親別墅又聽警

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

又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躑羽衣飄舞姣若

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

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

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絳珠是誰請觀故我

等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汚染這清淨女兒之境

奇文寶玉聽如此說嚇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汚

穢不堪貴公子豈容人如此厭棄反不怒而反欲退

阿諛至此聞是語則警幻警幻忙携住寶玉的手妙

幻是與向眾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

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國所過偏遇寧榮二公之靈

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

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子孫雖多竟無一

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秉性乖張性情怪謔

石豆言

雖不聰明靈慧。畧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引入正路。幸仙姑偶來。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於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可將來一悟。亦未可知也。一段叙出寧榮二公未足見作者深意說畢。携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寶玉遂不禁相問。警幻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爾何能知。

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已而。大家入坐。小環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異。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字隱哭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

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唾絨奩。間時

漬粉污。是寶玉心事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著幽微靈秀

地。女兒之心無可奈何天。女兒之境寶玉看畢。無不羨慕。

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癡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環來調棹安椅擺設酒餚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寶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與千紅一窟一對隱悲字飲酒之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

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唱道開闢鴻濛

故作頓挫之筆

方

歌了一句警幻便說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

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丑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

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

若非箇中人

三字極妙不知誰是箇中人然則石頭亦箇中人乎作者與觀者亦箇中人乎

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

稿後聽其歌反成嚼蠟矣

警幻是個極會看戲人今之翻劇本看戲者殆從警

幻學說畢命小環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過寶玉接

起一面看一面聽其歌曰

作者能處處慣於自佔地步又慣於陡起波瀾又慣

石豆言
於故為曲折最
是行文秘訣

第一支

紅樓夢引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非作者為誰余曰亦非作者乃石頭

也都只為風月情濃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

試遣愚衷謙得字自妙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

樓夢懷金悼玉四字有深意讀此幾句反厭近之傳奇中必用生旦副末開場瘳廢太甚

第二支

終身悞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

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

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

難平

第三支

枉凝眸一箇是閨苑仙葩一箇是美玉無瑕若說

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

終虛花一箇枉自嗟呀一箇空勞牽掛一箇是水

中月一箇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

禁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語句潑撒不負自創此曲

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自批駁但其

聲韻凄惋。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
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妙設言世人亦應如此法
看此紅樓夢一書更不必

追其
隱

第四支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
全拋蕩悠悠。芳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
娘夢裡相尋告。免令命已入黃泉。天倫 須要退步
抽身早。悲險
之至

第五支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
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
命。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
莫牽連。探鄉聲
口如聞

第六支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中。誰知
嬌養。幸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
畧繫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堪與湘
卿作照 厮配
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

石頭記 卷一
五回
堦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
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第七支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復比仙天生成孤癖人
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視綺羅俗厭却不知太
高人愈妬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
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
髒違心愿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
公子嘆無緣

第八支

喜冤家

冤家上加一喜字真新奇

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

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頑愎觀着那侯門艷
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嘆芳魂艷魄
一載蕩悠悠題只十二釵却無人不有無事不備

第九支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

華打滅覺那清淡天和說甚麼天上天桃盛此休恰甚

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

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著連天哀草
遮坟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落花折
磨似這般生闕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婆
婆結著長生菓唱醒大衆是極

第十支

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送了卿卿性命警拔之句
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
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
悠三更夢忽喇喇如大廈傾昏慘慘似將盡燈呀

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見得到是極過來人觀此能不

一聲哭

第十一支

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幸積得
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
的狠勇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第十二支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
之何迅再休提綉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

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簪纓光閃閃。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正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第十三支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六朝妙句擅風情。秉月貌。便是

敗家的根本。箕裘頽墮。皆從敬。深意他家事消亡

首罪寧宿孽。總因情。是作者見菩薩之心。秉刀斧之筆。撰成此書。一句不可更

一字不可改

第十四支

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

二句總字榮與樹倒樹猴散作反照

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

非輕分離。聚合前生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

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

命。將通部女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

大地真干淨。又照管葫蘆廟

歌畢。還又歌副曲。是極香菱晴雯輩警幻見寶玉甚

無趣味

地自站

癡兒意尚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

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辭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殘席

送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未

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女子在內其鮮妍媚媚有

似寶釵其嫵娜風流則又如黛玉

雖為雙兼極妙

正不知何

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窻風月

綉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

辱

真極

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

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

色而不淫四字已溫熟于各小說中今却特取

其說批駁出矯飾之非可謂至切至當亦可以喚醒眾人勿謂前人之矯詞所感也此皆飾非

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

雨之歡皆由既恍其色復戀其情之所致也

淫色而今偏

翻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不見下文使人一驚

多大膽量敢如此作文

寶玉聽了唬得忙答道仙姑差矣我因

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况且

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

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

無厭雲雨無休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

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二字新雅而不可言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闈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於世道是特引前來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吳妹一人乳名兼美妙蓋指薛林而言也字可卿者許配於汝今夕良辰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畧仙閨幻境風光尚然如此

何況塵世之情景哉而今以後萬望解釋改悟前情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出此二句警不得不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這是情之未了一於是推寶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如此方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二人因携手出去遊玩忽至一箇所在但見荆榛滿地畧露狼虎成群此極試問觀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若有橋梁可通則世路人情猶不真艱難特用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句以

消其念可謂善於讀矣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告

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機鋒寶玉忙止步問道此

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亘千里中

無舟楫可通思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

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

至此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

看他忽轉筆作此語則知此後皆是自悔話猶未了只聽迷津內水響如

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下去唬的寶玉汗

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的襲人輩眾了

環們忙上來接住叫寶玉別怕我們在這裡接得無痕跡歷

未見此一醒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了頭們

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細又是照應前文忽聽寶玉在夢

中喚他的小名奇奇怪怪之文令人摸頭不着雲龍作雨不知何為龍何為雲又何為雨

矣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從無人知道他如何知

道得在夢裡叫將出來正是

一枕幽夢同誰訴

千古情人獨我癡

石豆記 卷一
三
總評

將一部全盤點出幾個以陪襯寶玉使寶玉從
此倍偏倍癡倍聰明倍瀟灑亦非突如其來作
者真妙心妙口妙筆妙人

第六回

風流真假一般看
借貸親疎觸眼酸
總是幻情無了處
銀燈挑盡淚漫漫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嫗一進榮國府

題 朝叩富兒門

富兒猶未足

曰 雖無千金酬

嗟彼勝骨肉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元湯來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粘濕唬的忙退出手來問道是怎麼了寶玉紅

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箇聰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紅了臉遂不敢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畢晚飯過這邊襲人忙乘奶娘了環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萬不要告訴別人要緊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裏流出來的那些賊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說着便把夢中之事細細說與襲人聽了然

後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事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授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禮遂和寶玉偷試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人不同襲人侍寶玉更為盡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中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了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妙恰

好忽從千里之外芥頭之微小小一箇人家向與榮
府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從此
一家說來到還是頭緒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又與
榮府有甚瓜葛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
書另覓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細細
言來方纔所說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
曾作過小小的一個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
人之父識認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子
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

京中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祖
已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
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
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
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
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
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姥姥接來一處過活這劉
姥姥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
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不愿意遂

石豆言 卷一
一心一意幫趁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下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心中未免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夫。你別嗔著我多嘴。俗們村庄人。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的。守著多大碗。兔吃多大碗的飯。你皆因年小時節。托著你那老的。福吃嗑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咱雖離城住著。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

地都是錢。只可惜沒人會掣去罷了。在家跳躅也不中用的。狗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話。難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姥姥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倒底大家想方法。兔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俗家來不成。狗兒笑道。有法兔。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租的親戚。作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姥姥道。這到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此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

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的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到不嫁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舊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俗們的

的腰還粗呢劉氏在旁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怎麼好到他們門上去的他們那些門上人也未必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聽如此一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姥姥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試風頭再說劉姥姥道噯喲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一

石叟言
個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
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與我父親
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劉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
只是許多時不曾往他家去走了一淌兒過又知道
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一個男人又這
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
賣頭賣腳的到還是捨著我這副老臉去碰一碰果
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掣來我也到
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

笑了一回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劉姥姥便起
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幾句那板兒纔五六歲的
孩子一無所知聽見帶他進城任去便喜的無不應
承於是劉姥姥帶他進城找至榮寧街來榮府大門
石獅子前只見簇簇的轎馬劉姥姥便不敢過去且
彈彈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蹭到角門前只
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櫬上說東
談西的劉姥姥只得蹭上來說太爺們納福衆人打
量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裡的劉姥姥陪笑道我找

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揪睬。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角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姥姥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這邊遠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劉姥姥聽了，謝過，遂手携板兒，遠至後門上。只見門前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鬧炒炒，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廝鬧。

劉姥姥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裡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個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差的。劉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說着，跳躡躡引着劉姥姥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大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聽說，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姥姥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姥姥，你好呀。你說說，能幾年？我就忘了。請家裡坐坐罷。劉姥姥一

石頭言
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内姪女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叫鳳哥的劉姥姥聽了問道原來是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如今太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略可推的也就推過去了都是鳳姑娘周旋迎待今兒寧可不會太太到要見見他纔不枉這裡來一遭劉姥姥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裡話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罷了害著我什麼說著便喚小

了頭子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小了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些閒話劉姥姥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大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咳我的姥姥告訴不得你了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條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兒說著只見小了頭回

來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姥姥說快走快走。這一下來吃飯是個空子。咱們先等着去。若遲了。回事的人多了。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了倒廳。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在那裡。略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了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

將劉姥姥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太是長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奶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平兒聽了。便作了主意。叫他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聽了。方出去領了他們進入院來。上了正房臺磯。小了頭。打起了猩紅毡簾。纔入堂屋口。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劉姥姥斯時。惟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

來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姥兩眼只得問個好讓坐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帶銀花容玉貌的便當是鳳姐兒纔要稱姑奶奶忽見稱周瑞家的是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些體面的了頭於是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們斟了茶來吃茶劉姥姥只聽見咯噠咯噠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籬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

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亂幌劉姥姥心中想著這是個什麼愛物兒有煞用呢正欲想時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到唬的轉眼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子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劉姥姥只管坐著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著都迎出去了劉姥姥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衣裙悉率漸入堂屋內去了又見兩三個婦人都捧著大漆捧盒進這邊來

石叻言 卷一
等候聽得那邊說了聲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只有
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個人抬
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盤碗森列仍是
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
吵著要肉吃劉姥姥一把掌打了他去忽見周瑞家
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姥姥會意於是携
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向他囑咐了一
會方蹭到這邊屋內來只見門外鑿銅鈎上懸著大
紅洒花軟簾南牕下是炕炕上大紅毡條靠東邊板

壁立著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著金心閃
緞大坐褥旁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兒家常帶著紫貂
昭君套圍著攢珠勒子穿著桃紅洒花襖石青刻絲
灰鼠皮褂大紅洋綉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
坐在那裡手內擎著小銅火筋兒撥手爐內的灰平
兒站在炕沿邊捧著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
小蓋鐘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內的
灰漫漫的問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頭
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在地下站著

石豎言 卷一
了。這纔忙欲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
怎麼不早說。劉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數拜。問姑奶
奶安。鳳姐忙說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
那姥姥了。鳳姐點頭。劉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
兒便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
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
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
只當我們眼裡沒人似的。劉姥姥忙念佛道。我們家
難走不起來。在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官家

爺們看著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叫人惡心。不
過借賴著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
不過是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
親戚呢。何況你我。說著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沒
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
瞧。要是有事。就罷得閒。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
應著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到問
些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來回話。平兒
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著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狠

要緊的你就帶進來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
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
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
奶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來徃徃便罷若
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劉姥姥道也沒甚說的
不過是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
家的道沒有什麼說的便罷若有說的只管回二奶
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遮眼色與劉姥姥劉姥姥
會意未語先飛紅了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也

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
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來也少不的說了劉說到這
裡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來了鳳
姐忙止劉姥姥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
裡呢只聽一路鞦韆子腳響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
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天喬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
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沒藏處鳳姐笑道你只管坐
着這是我姪兒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
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嬖子說上回老舅太

太給孀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略擺一擺。就送來。鳳姐道：說遲了。昨日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笑着在炕沿下半跪道：孀子若不借。就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孀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有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裡放着那些東西。只是看不見。賈蓉笑道：那裡如這個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確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的鑰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

說我親自帶了人。掣去。別由他們亂。確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裡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聽何示下。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來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慢的退去。這裡劉姥姥心身方安。又說道：今日我帶了你姪兒來。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裡。連吃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個派頭。只得帶

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著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
家怎麼教導你了打發偕們作煞事來只顧吃果子
咧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
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姥姥不知可用
了早飯沒有呢。劉姥姥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還
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聽說忙命人快傳飯來。一時
周瑞家的傳了一棹客饌來擺在東邊屋內。過來帶
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
讓著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裡來。鳳姐又

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
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
為一姓。當年又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偶然連了宗
的。這幾年來也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一回。却也沒
空了他們。今兒來了。瞧瞧我們是他的好意。也不可
簡慢了他。便是有什麼說的。叫二奶奶裁奪著就是
了。鳳姐聽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
兒也不知道。說話時。劉姥姥已吃畢飯。拉了板兒過
來。擔唇打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

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該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裡雜事太煩，太太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況是我進來接着管些事，都是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着這裡，雖是烈烈轟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用的艱難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罷了。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教你空回去的。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沒使呢。你們不嫌少，就暫且先拏了去。

罷。那劉姥姥先聽見告難，只當是沒有心裡，便突突的。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喜的，渾身又發癢起來，說道：「俺我也知道艱難的，但俗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憑他怎麼，你老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在旁聽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聽了，笑而不睬，只命平兒把昨日那包銀子拏來，再拏一串錢來，都送至劉姥姥跟前。鳳姐乃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作件冬衣罷。若不拏着，可真是怪我了。」這錢雇了車子坐罷，改日無事，只管來。

石匠言
卷一
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
家裡該問好的，問個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
來。劉姥姥只管千恩萬謝的，掙了銀錢，隨周瑞家的
來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到不
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
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正緊
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個姪兒來了。」劉姥姥笑
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裡愛還愛，不過來。那
裡還說的上話來了。」二人說著，又至周瑞家的屋子
裡，坐了片刻。劉姥姥便要留下一塊銀子與周瑞家
的兒女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
肯。劉姥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要知端詳，且聽
下回分解。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石豆言
卷一
六回
七

總評

夢裡風流醒後風流試問何真何假劉姆乞謀
蓉兒借求多少顛倒相酬英雄反正用機籌不
是死生看守

第七回

苦盡甘來遞轉正強忽弱誰明惺惺自古惜惺
惺世運文章操勁無縫機關難見多才筆墨偏
精有情情處特無情何是人人不醒

第七回

尤氏女獨請王熙鳳 賈寶玉初會秦鯨卿

題 十二花容色最新 不知誰是惜花人

曰 相逢若問何名氏 家住江南姓本秦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

不回鳳姐却回王夫人不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

了環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閑話去了

便有流麗生動之妙周瑞家的聽說便轉東角門出至東院往

梨香院來。到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了環名金釧

金釧寶釵互和一個纔留了頭髮的小女孩兒站在

臺磯石上頑蓮卿別來無恙否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

回向內扳嘴兒畫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

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的話周

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總用雙歧岔路之筆令人估料不到之文

只見薛寶釵自入梨香院至此方寫穿著家常衣服好寫一副筆

墨另出花樣頭上只插著釵兒坐在炕裡邊伏在小炕几

上同了環鶯兒正描花樣子呢一副綉憲仕女圖虧想得周到見他

進來寶釵便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

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

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怔怔去只怕

是你寶玉兄弟冲撞了不成一人不漏一筆不板寶釵笑道那

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

日得空便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

兒也該趁早兒請個大夫來好生開個方子認真吃

幾劑藥一勢除了根纔是小小的年紀到做下個病

根兒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藥

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幾許銀子錢的

憑你什麼名醫仙方不見一點免效後來還虧了一

個禿頭和尚奇奇怪怪真如雲龍作雨說專治無名

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帶來的一股熱

毒熱毒二字畫出富家夫婦圖一幸而我先健壯渾厚

故也假是顰鳳輩還不相干若吃凡藥是不中用的

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色末藥作引異香

異氣的不知是那裡弄來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

好到也奇怪這到效驗些卿不知從那裏弄來子則

灌愁海水和成煩廣寒宮玉兔搗碎在周瑞家的因

問道不知是個什麼海上方免姑娘說了我們也記

著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實

釵見問乃笑道不問這方免還好若問起這方免真

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概都有限易得的只

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凡用

照十二字樣皆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

白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這

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

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

道。噯。噯。噯。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丸，成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罐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掣出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栢。」
歷著炎涼，知著甘苦，雖離別亦自能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謂香可冷得天下一切無不可冷者。
煎湯送下。未用黃栢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獨十二釵世間皆有者。周瑞

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未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此，現就埋在梨花樹下。」
梨香二字有著落，並未虛虛白說。周瑞家的又道：「這藥可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做冷香丸。」
新雅奇甚。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因又說：「這發病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
以花為藥，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周瑞家的還

諸公且不必問其事之有無，只據此新意妙文，悅我等心目，便當浮三白讀之。周瑞家的還

欲說話時忽聽得王夫人問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
出去答應了。趁便回了劉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

夫人無話方欲退出

行文原只在一二字便有許多
省力處不得此竅者便正憲下

十分扭捏薛姨媽忽又笑道

忽字又字與方
欲二字映射

你且站住我

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叫香菱

二字仍從蓮
上來蓋英蓮

者應憐也香菱者亦相憐
之意此改名之英蓮也

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

花兒掣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小錦匣子來薛

姨媽乃道這是宮裡頭做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

枝昨日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

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

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枝下剩六枝送

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兒罷

妙文今古小說
中可有如此口

吻者王夫人道留著給寶了頭戴罷了又想著他們薛

姨媽道姨媽不知道寶了頭古怪呢

古怪二字正他
是寶卿身分

從來不愛惜這些花兒粉兒的

可知周瑞一人所有
為寶菱二人所有說

著周瑞家的掣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

裡晒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了頭子可

就是時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

個了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出明英蓮正說著，只見香菱

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

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到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

俗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美一擊兩鳴法二人之

想到秦可卿靈妙之極，假使說像榮府中所有之人，則死板之至，故遠遠以可卿之貌為警，似極扯淡，然

都是天下必有之情事。金釧笑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

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

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都搖頭

說：「記不得了。」傷痛之極，亦必如此。收住方妙，不然則又將作出香菱思鄉一段文字。周

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到反為嘆息傷感。一回一時

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後來。原來近日賈母

說孫女們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只留寶玉、黛玉

二人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

邊房後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不作

安逸如此，周瑞家的故順路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

了頭子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了環司棋

與探春的了環待書。妙名賈家四釵之妙，暗以二人

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鐘。周瑞家的便

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鐘。周瑞家的便

知他姊妹在一處坐著遂進房內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了環收了周瑞家的答應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了環們道在那屋裡不是用畫家三五聚法寫來方不死板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屋內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菴的小姑子智能兒兩個一處頑笑總是得空便入百忙中又帶出王夫人喜施捨

事一筆能令千百筆用又伏後文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把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

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做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戴在那裡說著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環入畫來收

曰司棋曰待書曰入畫後文補寶琴琴棋書畫四字最俗上添一虛字便覺新雅許多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拉往那裡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兒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又虛陪一個于老爺可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說不知道

妙年輕未諳事也一應騙布施哄齋供諸惡俱是老秃賊設局寫一種人一種人活現

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都是誰管着

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性明點愚惜春聽了笑道這

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

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事了。一人不落一事不

豈真為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

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窻下過細極李紈雖無

帶出使觀者不忽越西花牆出西角門進鳳姐院

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了頭豐兒坐在鳳姐的門檻子

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二字擺手兒叫他往東房

裡去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脚的往東邊房裡

來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從不重犯寫一

字周瑞家的悄問奶子道奶奶睡中覺呢也該請醒

奶子搖頭兒理有神正問着只聽那一陣笑聲却有賈

璉的聲音接着房門響處平兒挈着大銅盆出來叫

豐兒盥水進去妙文奇想阿鳳之為人豈有不著意

不但唐突阿鳳聲價亦且無妙文可賞若不寫又萬

獨文字有隱微亦且不至汚瀆阿鳳之英風俊骨所謂此書無不妙平兒便進這邊來

鳳之英風俊骨所謂此書無不妙平兒便進這邊來

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掣匣子與他說送花之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掣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又掣出兩枝來攢花簇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亂先叫彩明來吩咐他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去忙中更忙密處不容針此等處是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女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

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的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裡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偏兒的來了劉姥姥我自已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送這幾枝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白呢你這會子跑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實對你說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盃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

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他還鄉所以我
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個纔了事
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有什麼大不了的
情你且回去等著我送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
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沒有
什麼忙的他女兒聽說如此便回去了還說媽好
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沒經過什麼事的就
急的那樣兒了說著便到黛玉房中去了又生出一
小段來是
榮府中常事亦是阿鳳正文若不如此穿
揀直用一送花到底太板不是此筆墨矣誰知黛玉

此時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

作戲

妙極又一花樣此
時二玉已隔房矣

周瑞家的笑道林姑娘姨太

太著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先便說什麼花

兒來給我一面早伸手接過來了

瞧他夾
寫寶玉

開匣看時

原來是兩枝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

此處方細
寫花形

黛玉

只就寶玉手中看一看

妙看他
寫黛玉

便問道還是單送我

一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

在黛玉心中不
知有何邱壑

周

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

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

吾實不
知黛玉

何心中有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也不言語寶玉便問

道周姐姐你為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了來寶玉道寶姐姐在家做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了頭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姐姐

安

和林姑娘四字著眼

問姐姐是什麼病吃什麼藥論理我該

親自來的

說我纔從學裡回來也著了些涼異日再

親來說著苗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

來這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

著近眼

因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

仗著主子的勢利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

求求鳳姐兒便至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

夫人回說今兒甄家

又是甄家

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

不必細說方妙

俗們送他的趁著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去

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

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

去

阿鳳一處生奸

王夫人道你瞧瞧誰閑著只管打發四個女

人去就完了。又當什麼正經事問我。

虛描一事真真千頭萬緒紙上

雖一回兩回中或不能寫到阿鳳之事然已鳳姐又

有阿鳳在彼處手忙心忙矣。觀此回可知矣。笑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過去。你到

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沒事。有事都害不著什麼。每

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單

請你，可知是他誠心。請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

心。便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迎

探等姊妹們亦曾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姐

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

狂去。鳳姐只得答應著，立等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

了車，一時進了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

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姬妾了環媳婦等，接出

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笑嘲一陣，手携了寶

玉同入上房，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因說：「你們請我

來，有什麼東西孝敬就獻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

未及答應，地下幾個姬妾先就笑說道：「奶奶今兒不

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說著，只見賈

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尤氏道：

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何不去狂
秦氏道。寶叔叔要見我兄弟。今兒巧來了。瞧一瞧寶
玉聽了。即便下炕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着忙什
麼。一面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着。別委屈着他。到比
不得跟了老太太過來就罷了。委屈二字極不通却
是至情寫愚婦至矣
鳳姐兒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
瞧。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
見他。比不得俗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卿
胡打海摔不知誰家方珍憐珠惜此極自相
矛盾却都極入情蓋大家婦口吻俱如此耳人家的

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慣了的。乍見了你這破落戶
被人笑話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
竟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道。不是這話。他生
的腴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嬌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
道。他是哪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
帶來。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
敢強就帶他來。說着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來。
較寶玉略瘦巧些。清眉秀目。粉面硃唇。身材俊俏。舉
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見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

腆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手推寶玉
笑道比下去了不知從何處想來便探身一把携了這孩兒

的手就叫他身旁坐了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分明

寫寶玉却先方知他學名叫秦鐘設云情種古詩云未嫁先名玉來時

偏寫阿鳳早有鳳姐的了環媳婦們見鳳

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裡告訴

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

不可太儉遂自做主意掣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

第的小金銀子交付與來人送過去鳳姐猶笑說太

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飯尤氏鳳姐秦氏

抹骨牌不在話下一人不落又帶出寶玉秦鐘二人

隨便起坐說話淡淡寫來那寶玉自一見了秦鐘人品心

中如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獸意乃自

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

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

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了不枉生了一

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這一句不是寶玉本心之語却是古今歷來青梁紉袴之

意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美酒羊

美。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

塗毒。一段痴情翻賢賢易色一句筋斗便伏此後秦

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群。不羣二字妙秦

在更兼金冠綉服嬌婢侈童。這二句是貶不是獎此

此中所鄙者。秦鐘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

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不能與他

耳鬢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

貧富二字中失去却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作者又欲

忽又。二字寫小有寶玉問他讀什麼書。寶玉問讀書

事大奇。秦鐘見問便因而實答。四字普天下二人你言

我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

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間小

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眼見得二人於是

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菓

一面忙進來囑咐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

語不防頭你千萬看著我。不要理他。他雖然胸臆却

性子倔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寫秦鐘寶玉笑道

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

石豆言 卷一
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麼外面有只管去要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寶玉問讀書已奇今又問家務豈不更奇秦鐘因說業師於去歲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再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

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裡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为我病了幾日遂暫且耽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徃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也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到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裡又事忙不便為這小事

來賂絮寶叔果然度小姪可以磨墨滌硯何不速速
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
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實王道
放心放心偕們回去先告訴你姐夫姐姐和連二嫂
子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回明祖母再
無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計議已定那天色已是掌燈
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會牌筭賬時却又是秦
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
一面又說傳晚飯飯畢因天黑了尤氏說先派兩個

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鐘
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人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
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可知罵非一次矣尤氏都
道偏又派他作什麼放著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
得偏又惹他去便奇鳳姐道我成日說你太軟弱了縱
的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
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因他
從小兒跟著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
太爺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著餓却偷了東西來

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嗑。他自己嗑馬溺。不過仗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他自己又老子。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味酒。一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事。權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是你們沒主意。有這樣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備齊了。地下眾人都應伺候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寶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

燈燭輝煌。眾小廝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樣。更可以恣意的洒落洒

落。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

記清榮府中則是賴大又故意錯綜

的妙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

這樣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

你的頭還高呢。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

別說你們這一把子雜種。忘八羔子們。正罵的興頭

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眾人唱他不聽。賈蓉忍不

得便罵了兩句使人綑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把賈蓉放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著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做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若再說別的。俗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人口中文法 一段借醉奴口中閑言補出寧榮往事故特為天下世人一笑耳 鳳姐在車

上說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俗們這樣的人家。連個王法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衆小廝見他撒野不堪了。只得上來幾個揪番捆倒拖到馬圈裡去。焦大亦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俗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衆小廝們聽他說出這些沒天日的話來。唬得魂

飛魄喪也不顧別的便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
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的聞得便都
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
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
鳳姐聽了連忙豎眉瞪目亂唱道少胡說那是醉漢
嘴裡溷浸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要細問
等我回去回了老太太仔細搵你不搵你嚇的寶玉
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了鳳姐道這纔是等回
去俗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你學裡念書去要緊說着

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不因俊俏難為友 正為風流始讀書

總評

焦大之醉伏可卿之病至死周婦之談勢利之
害真凶作者具菩提心於世人說法

第八回

幻情濃處故多嗔。豈獨顰兒愛妬人。莫把心思
勞展轉。百年事業總非真。

共身料百千車業豈非真

以計窮處姑且如此豈能變與人莫非公

第八回

第八回

攔酒興李奶母討懣 擲茶杯賈公子生嗔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衆人。寶玉先便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著實的稱贊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旁幫著說。過日他還來拜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來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

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話。却說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妥。寧可遠遠路罷了。當下衆嫫嫫了環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嫫嫫了環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

了穿堂，便向東北遠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笑著趕上來。一個抱住腰，一個携著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說著請了安，又問好，啐叨半日，方纔去了。這老嫫嫫又叫住問你二位是往老爺跟前去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上

的頭領名喚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有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了寶玉。趕來都一齊垂手站住。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的。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趄兒請安。寶玉忙含笑携他起來。衆人都笑道。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字兒。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裡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贊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

散了。閑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來。見薛姨媽打點針繡。與了環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淘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狂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瞧他。他在裡間呢。你去瞧他。裡間比這里煖和。那里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

玉聽說忙下了炕來至裡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絢軟簾寶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髮兒蜜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洒線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口內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

即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累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緙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人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到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去從頭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於掌上只見大如雀卵耀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紋纏護這

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親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於後。但其真體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於微細。使觀者大

今本無此一段

費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於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狽蠢物等語。謗余之談。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通

通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玉

通靈寶玉反面圖式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翻過正面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淘茶也在這裡發呆作什麼鶯兒嘻嘻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笑說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

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笑央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了呢寶釵被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鑿上了叫天天戴著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了出來寶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個共成兩句吉諶亦畫形相

圖式

不 不 不

音云 不離不棄

不 不 不

音云 芳齡永繼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
姐這八個字到與我的是一對鶯兒笑道是個癩和
尚送的他說必須鑿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
嗔他不去淘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里來寶玉此時
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甜的幽香竟不

知是何香氣遂問姐姐燻的什麼香我竟從來未聞
見過這味兒寶釵笑道我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
烟燎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
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寶玉笑
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釵
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
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走了進
來一見寶玉便笑道噯哟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
起身笑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笑道早

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更不解這意。黛玉笑說道：要來時一羣都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了，明日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着，豈不天天有人來了，也不至於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鬧了。姐姐如何反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了不曾？黛玉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講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來着，不過掣來預備。寶玉的奶母李嫫嫫因說

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裡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娘那裡擺茶菓了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兒們散了罷。寶玉應允。李嫫嫫出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府裡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聽了，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得酌酒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來。李嫫嫫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寶玉笑央道：好媽媽，我只吃

一鐘李嫫嫫道不中用當著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別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送我的我挨了兩日罵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儘著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裡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了環們讓你們奶奶們去也吃一杯。糖糖雪氣那李嫫嫫聽如此說

只得和衆人且去吃些酒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盪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颯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家雜學傍搜的難道不知道酒性最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結在內以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呢寶玉聽這話有理便放下冷的命人煖來方飲黛玉磕著瓜子兒只抿著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了環雪鴈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那裡就冷死

我。了。雪。鴈。道。紫。鵲。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到。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笑。兩。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睬。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到。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這。裡。倘。或。在。別。人。家。豈。不。惱。難。道。說。就。看。的。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巴。巴。的。從。家。裡。送。來。不。說。

了。頭。們。太。過。於。小。心。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了。說。話。時。寶。玉。已。是。三。鐘。過。去。了。李。嫫。嫫。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黛。姊。妹。說。說。笑。笑。的。那。肯。不。吃。寶。玉。只。得。屈。意。央。告。媽。媽。我。吃。兩。鐘。就。不。吃。了。李。嫫。嫫。道。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隄。防。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慌。忙。的。說。別。掃。了。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媽。媽。你。吃。了。酒。又。掣。我。們。來。

醒脾了一面悄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叢說別理那老貨俗們只管樂俗們的那李嫫嫫便向黛玉笑道林姑娘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到勸勸他只怕他還聽些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着他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媽也太小心了素日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一口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嫫嫫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尖你這算了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

黛玉腮上一擰說道這顰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不是喜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裡沒好的給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到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是醉了就跟著我睡因命再盪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嫫嫫因吩咐小了頭們你們在這裡小心著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阿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多給他吃說着便去了這裡雖還有三兩個婆子都是不

關痛癢的見李嫫嫫走了也都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個小了。環樂得討寶玉的喜歡。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酸笋鴨皮湯。寶玉痛噎了兩碗。吃了半碗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凖上茶來。大家吃了。薛姨媽放了心。雪鴈等三四個了頭。已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俗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找俗們呢。說着二人便

告辭。小了頭。忙捧過斗蓬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命他戴上斗笠。那了頭便將大紅毡斗笠往寶玉頭上一過。寶玉便說罷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免難道沒見別人戴過的。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麼過來。我瞧罷。寶玉忙就前來。黛玉用手輕輕攏住束髮冠。將笠沿拽在抹額上。將那一朵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顛巍巍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一回。說道。好了。披上斗蓬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蓬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

呢且略等等寶王道我們到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因命兩個婦女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管待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李嫫嫫怎不見衆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了想有事纔去了寶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

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說道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了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纔罷寶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的這會子又這麼問我還怕別人貼歪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的呢寶玉聽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握着說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

手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
寶玉便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個字那一個
好黛玉仰頭看裡間門斗上新貼的三個字看着絳
芸軒黛玉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這麼好了明兒也
替我寫一個匾寶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著又
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呶嘴寶玉一看只
見襲人和衣睡著在那裡寶玉笑道好好太早了些
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府裡吃早飯有碟子豆腐
皮的包子我想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說了只說我留

著晚上吃叫人送過來了你可吃了晴雯道你別提
一送了來我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那
裡後來李嫫嫫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掣來給
我孫孫吃去罷他就叫人掣了家去了接著茜雪捧
上茶來寶玉因讓林妹妹吃茶眾人笑說林妹妹早
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
來因問茜雪道早起凜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
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凜了這個來茜
雪道我原是留著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他要嚐嚐

就給他吃了。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望地下一擲，豁郎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來問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是仗著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還大，如今我又吃著不着奶了。白白的養著祖宗似的，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著，立刻要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並未睡著，不過故意粧睡，引寶玉來搯他頑。先聞得問包子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鐘，動了氣，遂連忙來

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淘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軋了鐘子。一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寶玉聽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寶玉口內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線纏，眼皮愈加錫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頭上摘下那通靈玉來，用自己的手帕包好，搵在褥下。次日戴時，便冰不著額子。那寶玉就枕就

睡著了。李嫫嫫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寶玉。忙接了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鐘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鐘，是這般的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饑飽不便，只

管在我這裡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一起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鐘一一的答應，回去稟知他父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卿。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為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鐘。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溫習舊課。正思要合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

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寶玉這個機會又且賈家現今司塾是賈代儒乃當今之老儒秦鐘此去學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是官囊羞澁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雙富貴眼睛覷見禮必須豐厚一時又不能拿出為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拼西湊的恭恭敬敬的封了二十四兩禮親身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好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閒爭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總評

一是先天啣來之玉一是後天造就之金金水相合是成萬物之象再遇水而過寒雖有酒漿豈能助火因生出黛玉之諷刺李嫫嫫之啐叨晴雯茜雪之嗔惱故不得不收功靜息涵養性天以待再舉識丹道者當解吾意

第九回

君子愛人以道不能減牽戀之情小人圖謀以
霸何可逃侮慢之辱幻境幻情又造出一番曉
粧新樣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

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鐘相遇妙不知是怎樣相遇却顧不得

別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先

到我這裡會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人送了信是日一

早寶玉未起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什得停

停妥妥坐在炕沿上發悶神理可思忽又寫小兒學堂中一篇文字亦別書中

有之未見寶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



的因笑問道好姐姐開口斷不可你怎麼又不自在

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

道這是那裡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背

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著

書不念的時節想著家些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確見

老爺不是頑的雖說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

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

思你可要體量著些書正語細嚼一番蓋襲卿心中

人襲人自別有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道大

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

歹想著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看脚爐手爐的炭

也交出去了你可逼著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

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到外頭

我自己會調停的你們也別悶死在這屋裏長和林

妹妹一處去頑笑纔好說著俱已穿戴明白襲人催

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

月等人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未免也有幾句囑

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

頭

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

若俗筆則又云不在家矣試思若再不見則成何文字哉

所謂不敢作安逸苟且塞責文字

正在書房中與相公們閒話見寶

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去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

學兩字連我也羞死了

這一句纔補出已往許依我多文字是嚴父之聲

說你竟頑的是正理仔細站斃了我這地靠斃了我

的門

畫出寶玉的俯首挨壁之形像來

衆清客們早起身笑道老世

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

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將飯時世兄竟

快請罷說著便有兩個年老的携了寶玉的手走出

去了賈政便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外面答應了兩

聲早進來了三四個大漢打趄兒請安賈政看時認

得是寶玉的奶姆之子名喚李貴因說道你跟他上

了幾年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到念了些流言混

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閑了先揭揭

你的皮再和那長進的算賬唬得李貴忙雙膝跪

下摘了帽子碰頭有聲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

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

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

了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虛應故事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安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念只是先把四書講明背熟是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去此時寶玉站在院外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揮衣服一面說道可聽見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等奴才白賠着挨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

誰敢望請只求你聽一兩句話就完了說着又至賈

母這邊秦鐘已早來等候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免呢

此處便寫賈母愛秦鐘一
如其孫至後文方不突然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

寶玉忽想起未辭黛玉妙極何頓挫之至余已忘却
至此心神一暢一絲不走

又來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纔在窗下對鏡聽寶玉來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啐叨了半日方撒身去了如此總一
句更妙黛玉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

辭辭寶姐姐去

必有是語方是黛玉此又係黛玉平生之病

寶玉笑而不

答竟同秦鐘上學去了。原來賈家之義學離此不遠

不過一里之遙。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

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有

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幫助為學中之費。特舉年高

有德之人。為塾之長。專為訓課子弟。今寶秦二人來

了。一一的都相見過。讀起書來。自此二人同來同往

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留下這秦鐘住上

三天五夜。和自己的眾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鐘家中

不甚寬裕。又助些衣履等物。不上一月之後。秦鐘在

榮府便熟慣了。

交代

寶玉終是不能安分守己的人。

寫寶玉總作如此筆

一味的隨心所欲。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

鐘悄悄說道。俗二人一樣的年紀。况又同窓。此後不必

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當不

得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號。也只得混

著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都是本族人。與些親戚

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

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

伏筆

自寶秦二人

來了都生的花朵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面腆溫柔未語先面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

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凡四

語十六字上用天生成三字真正寫盡古今情種人也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

也怨不得那起同窓人起了嫌疑之念都背地裡你

言我語淫污之談佈滿書房內外伏下文阿歇爭風一回原來

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

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來上

學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脩禮

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

誰想這學內就有好幾個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

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說先虛寫幾個淫浪蠢物以陪下文方

不孤不板更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此處用多情二字方妙亦不

知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一併隱其姓名所謂具菩提之心秉

刀斧之筆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他兩個外

號一個叫香憐一個叫玉愛雖都有竊慕之心將不

利於孺子之意誼諧得妙又似李笠翁書中之趣語只是都懼薛蟠的

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寶秦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

個也不免繾綣羨愛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與寶琴因此四入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遙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小兒之態活現掩耳偷鈴者亦然世人亦復不少不意偏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眼弄眉或咳嗽揚聲又畫出歷來學中一羣頑皮來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命眾對了明日再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

瑞又出一掌管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來學中應卯了

因此秦鐘趁此和香憐擠眼使暗號二人假作出小恭走到後院說私已話秦鐘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妙問真真活跳一語未了只聽背後咳嗽了一聲太急了些該再聽他二人如何結局正所謂小兒之態也酷肖之極二人唬的回頭看時原來寔友名金榮者妙名蓋云有金自榮廉恥何益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誰

許你們這樣鬼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掣住了。還賴什麼。先得讓我抽個頭兒。俗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來。秦香二人急的飛紅了臉。便問道：你掣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掣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鐘香憐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附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亦是當日好友。因有了香玉二人。便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便無了提携幫助之人。他不說薛蟠棄舊迎新。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他了。無恥小人因真有此心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好呵叱秦鐘。却掣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的搶白了。

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
 去了。金榮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
 閑話。王愛偏又聽見了不忿。兩個人隔著桌子咕咕
 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
 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商議著怎麼長短。金榮只顧
 得意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
 你道這一個是誰。原來此人名喚賈蕩。新而艷得
空便入係
 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著賈珍過
 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的還風流俊俏。他弟

兄二人最相厚。常相共處。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
 得志的奴僕們。專能造言誹謗主人。不知又編出些
 淫污之詞。賈珍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大好聽。自己也
 要避此嫌疑。如今竟分給房舍。命他搬出寧府。自去
 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蕩外相既美。亦不免招謗難
怪小人之口
 內性又聰明。雖應名來上學。不過虛掩耳目而已。仍
 是鬪雞走狗。賞花閱柳。從事上有賈珍溺愛。賈珍
最重
 下有賈蓉賈蓉
次之因此族中人不敢觸逆他。他
 既和賈珍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

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又忖度一番這一忖度

方是聰明人之心機寫得最好看最細緻金榮賈瑞都是薛大叔的相知

素來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

了老薛先曰薛大叔曰老薛寫盡驕侈執袴豈不傷了和氣待要不

管如此謠言大家都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息

口聲又不傷臉面想畢也粧作出恭走至外面悄悄

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又出一茗烟喚至身邊如

此這般調撥他幾句如此便好不必細述這茗烟乃是寶玉第

一個得用的而且又年輕不諳事今聽賈薈說金榮

如此欺負秦鐘連他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

個利害下次越發難制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

的如今聽了這話又有賈薈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

榮也不叫相公只說姓金的你是什麼東西賈薈便

一躐一躐子故意整整衣服看了看日影兒說是時

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

他只得由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

榮問道我們的事管你甚麼相干你是好小子出來

動動你茗大爺唬的滿室中子弟都怔怔的癡看賈

瑞忙吆喝茗烟不許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反

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撒野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

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鐘好看極尚未去時從腦後颯一

聲早見一方瓦硯飛來好看極並不知係何人打來

的幸未打著却又打在旁人坐上。這坐上便是賈蘭

賈茵先寫一榮派互相錯綜這賈茵又係榮府近派元孫

得其母亦少寡獨守。這賈茵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

一同坐誰知賈茵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個不怕

人愛淘氣的要知沒志氣小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

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沒打著反落

在他座上。正打在面前將個硯水壺打了個粉碎濺

了一書墨水這等忙有此賈茵如何依得便罵好囚

攆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好聽罵著也便抓起磚

硯來要飛先瓦硯次磚硯賈蘭是個省事的忙按住

硯極口的勸道好兄弟不與俗們相干是賈蘭賈茵

如何忍得住他見按住硯他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

照這邊掄了來先飛後掄用字終是身小力薄却掄

到半道至寶玉秦鐘案上就落了下來只聽得豁啣

一聲

一聲響。軋在桌上。書本紙片筆墨等物。撒了一桌。又

把寶玉的一碗茶也軋得碗碎茶流。好看之極。不打

二人亦想不到文章也。此書此等筆法與賈茵便跳

出來。要揪打那一個飛硯的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

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窄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

烟早吃一下。亂嚷道。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三

個小廝。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

不淘氣的一齊都嚷道。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好聽

好看之極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

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的攔一回。這裡勸一回。誰聽

他的話。肆行大亂。眾頑童也有趁勢幫著打太平拳

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著手

兒亂笑。唱著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李貴

等幾個大僕人。聽見裡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

唱住。問是何故。眾口不一。這個如此說。那個如彼說。

妙如聞其聲李貴且唱罵了茗烟等四人。一頓處治攆了

出去。秦鐘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子上。打去一層油

皮。寶玉正掙褂襟子給他。搯見唱住了眾人。使命李

石頁已
九回

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按禮來告訴瑞大爺。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他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鐘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什麼書。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顯的俗們沒理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

是學裡的頭腦了。眾人看你行事，眾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著，都不聽。聞如李貴笑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所以這些兄弟纔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過的。還不快些作個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王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榮，我是不在這裡念書的了。寶王道：這是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俗們到來不得。我必回明白了眾人，攆了金榮去。又問

李貴金榮是那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的親戚來，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意外道：「他是東衙衙的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正仗腰子也。唬我們來了。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奶。李貴忙亂唱不止，說道：「偏這小狗畜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道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問他去。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

烟進來。包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去。等我去他家。」

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催上一輛車拉進去。當着

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

又以賈母欺壓更妙

李貴忙唱道：「你要

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槌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

就說寶玉全是你調唆的。我好容易哄的好了一半。

你又來生個新法子。你鬧了學堂。不說變法兒。壓息

了。纔是反要邁火坑。茗烟方不敢作聲兒。此時賈瑞

也恐怕鬧大了。自己不干淨。只得委屈着來。央告秦

鐘。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

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禁不起賈瑞也來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過。只得與秦鐘作了一個揖。寶玉還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說的好。殺人不過頭點地。你既惹出事來。少不得下點氣兒。磕個頭就完事了。金榮無奈。只得進前來與秦鐘磕頭。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篇寫賈氏學中。非親即族。且學乃大眾之規範。人倫之根本。首先悖亂。以至於此極。其買家之氣數。即此可知。揆用襲人之風流。羣小之惡逆。一揚一抑。作者自必有所取。

第十回

新樣幻情欲收拾
可卿從此世無緣
和肝益氣
渾閑事誰識
今朝尋病源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原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重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這奴才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崇崇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勾搭

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因問道。你又要爭什麼閑氣。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裡的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著人家。俗們家裡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況且人家學裡茶飯也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這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

薛大爺一年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幫了咱們。也有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這學房。再要找這麼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著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他自己去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著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請安。又會奉承

鳳姐兒並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却說這日賈璜之妻金氏。因天氣晴明。家中又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家裡走走。瞧瞧寡嫂姪兒。閑語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裡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一時。怒從心起。說道。這秦鐘小崽子。是賈門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別忒勢利了。況且都作的是什麼有臉的好事。就是寶玉也不犯著向他到這個田地。

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向秦鐘他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這金榮母親聽了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麼在那裡站得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到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聽了。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去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睃了車。就坐上往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邊小角門。下了

車進來見了賈珍的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殷勤勤叙過寒溫說了些閑話方問道今日怎麼不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道他怎著經期有兩個多月沒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天就懶怠動話也懶怠說眼神也發眩我說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用照例上來你竟好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措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靜的養養就好了他

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裡取來倘或我這裡無有只管往璉二孀子那裡要去倘或他有了好兒再要這麼一個媳婦這麼的模樣兒這麼一個情性的人兒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的長輩不歡喜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甘心煩焦的我了不得偏偏今兒早晨他兄弟來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別說是這麼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萬分的委屈也不該向他說纔是誰知

他們昨兒學裡打架不知那裡附學來的一個人欺負他了。裡頭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了什麼話兒。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把這個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今聽見了有人欺負了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羣混賬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的。是那些人。氣的是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聽了這事。今日索性連

早飯也不吃。我聽見了。我方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子。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去了。我纔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了。嬌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有好大夫。我為他這病上。我心裡到像針扎的。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半日話。把方纔在嫂子家裡那一團要向秦氏論理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瓜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這麼聽着。實在也沒見人

說有個好大夫。如今聽見大奶奶這個不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別叫，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璉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這尤氏說道：讓這妹子吃飯去。賈珍說着話，就過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說秦鐘欺負了他姪兒的事。聽見秦氏有病，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待的也很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話，兒

方回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事情？尤氏答道：到沒說甚麼。一進來的時候，臉上到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這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靜了。又叫讓他吃飯，他見媳婦這麼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幾句，兒就去了。到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到那裡尋個好大夫來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咱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裡要得一個都是聽着人口氣，兒人怎麼說

他也添幾句文話。免說一篇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人一日輪流到四五遍來看脉。他們大家商量著立個方子。吃了也不見效。到弄得一日換四五遍的衣裳。坐起來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賈珍說道。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脫換換的。倘或又著了涼。更添一層病。那換了的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可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不值什麼。我正進來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纔告訴他說。媳

婦忽然身子有好大不爽快。因為不得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無妨。所以我這兩日心裡著實急。馮紫英因說起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先生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精明。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在他家住著呢。這麼看來。竟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裡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挈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來。想來明日一定來。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瞧瞧。等這個張先生來。

瞧了再說罷。尤氏聽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爺壽日。到底怎麼辦？」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鬧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我去受眾人的禮。莫若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騭文。你給我叫人好好的寫出來。刻去。這我比受眾人的頭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兩家的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

不必來。你若心裡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來。又跟隨多少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是不敢去的。且叫來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去請老太太。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孀子來。怔怔正說着。賈蓉上來請安。尤氏便把上項的話。一一交代了。并說：『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業已打發人去請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告訴他。』賈蓉一一的答應着出去了。正

遇着方纔去馮紫英家請那張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挈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張先生去。」那張先生說道：「方纔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他說等待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我們馮大爺合府上太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了太爺就是了。太爺的名帖實不敢當，叫奴才挈回來了。哥兒替奴

才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昇，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昇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時，間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仰之至。」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來見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

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把賤內的病源說一說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先看過脉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也不曉得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的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好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

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寧枕來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脉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次數寧神診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此診畢脉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於是同先生到外邊房裡炕上坐下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於是陪先生吃茶遂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這脉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

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
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
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應
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寢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脇下
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
時眩暈寅卯間必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
者必然不思飯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
息應當有這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脉為喜脉則小弟
不敢從其教也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

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到不要我們告訴
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著呢都
不能說這麼真切有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
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總沒有個真實話免求
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笑說道大奶奶這個症
候可是那衆位耽擱了要在初次經的日期就用藥
治起來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全愈了如
今既是把病耽悞到這個地位也是應有此災實在
依我看來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是

夜間睡得著那時又添了二分擘手了。據我看著脉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忒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水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日子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前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聽了道。妙阿。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虛症。候來待用藥再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和肝湯

人參 二錢

白朮

土炒

雲苓

三錢

熟地

四錢

歸身

酒炒

白芍

炒

川芎

五分

黃芪

三錢

香附米

製

醋柴胡

八分

懷山藥

炒

真阿膠

二錢 蛤粉炒

延胡索

一錢五

炙甘草

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

終究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一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於是尤氏向賈珍說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這麼痛快想必用藥也不錯賈珍說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來了既有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聽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欲速可卿之死故先有惡奴之凶頑而後及以
秦鐘來告層層剋入點露其用心過當種種文
章逼之雖貧女得居富室諸凡遂心終有不能
不夭亡之道我不知作者於著筆時何等妙心
繡口能道此無碍法語令人不禁眼花撩亂

歸

輪心動... 不夫... 章... 泰... 始... 夫... 志... 而... 為... 太...

第十一回

幻景無端換境生
玉樓春暖述乖情
鬧中尋靜
渾閑事運得靈機
屬鳳卿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
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六大捧盒有賈蓉帶領家下人
等與賈敬送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
喜歡你就行了禮來你說我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
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率
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就有人來了先是賈璉賈善
到來先看了各處的坐位並問有什嗎頑意兒沒有

家人答道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並不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又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又有邢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笑說道老太太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這個時候天氣正涼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過

來散散悶看著衆兒女熱鬧熱鬧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原要來著呢因為晚上忽看見寶兄弟他們吃桃兒老人家又嘴饒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明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畧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狠爛的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今日不來必定有個原故若是這麼著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兒媳婦身上有

些不大好到底是一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
上月中秋還跟著老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
好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怠吃東西
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
人接著說道別是喜罷。正談著外頭人回道大老爺
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
出去了。這裡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
昨日馮紫英薦了他從過學的一個先生醫道狠好
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個症候。昨日開了方

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畧好些。別的仍不見怎
麼樣大見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
今日這樣的日子他再也不肯不扎掙著上來。尤氏
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還強扎掙了半天也
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他纔戀戀不捨得去
鳳姐兒聽了眼圈兒紅了半日。半天方說道真是天
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這個年紀倘或就
因這個病上怎麼樣了。人還活著有甚趣兒。正說話
間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

方回尤氏道方纔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
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遵太爺的話
并不敢來太爺聽了甚喜歡說這個纔是叫告訴父
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們好生伺候叔
叔孀子并哥哥們還說那陰騭文叫急急的刻了出
來印一萬張散我將此語都回了我父親了我如今
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爺們吃飯去呢鳳姐兒說
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的病到底是怎麼着賈蓉
皺皺眉說道不好麼孀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

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
們在這裡吃飯阿還是在園子裡吃去好小戲兒預
備在園子裡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們索性吃了
飯再過去罷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狠好於是尤氏
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送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
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
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
寶玉側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大老
爺拜壽這不竟是我們來過生日麼鳳姐兒說道大

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經修煉的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們一說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裡的人都笑起來了。於是尤氏的母親并邢夫人王夫人鳳姐都吃畢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叔叔哥哥兄弟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纔去了。別的一家子的爺們都被璉二叔並蓀兄弟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

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著人持了名帖送壽禮來都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裡。禮單都上了檔子了。老爺的領謝的名帖都交給各來人了。各來人也都照舊例賞了。衆人都讓吃了飯纔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嬌子都過園子裡坐着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兒媳婦我再過來。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瞧瞧。他到怕嫌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

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
來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了鳳姐兒去請秦氏去王
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於是尤氏
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
姐兒寶玉方合賈蓉到秦氏這邊來了進了房門悄
悄的走到裡間房門口秦氏見了就要站起來鳳姐
說快別起來看起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走了
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
就瘦的這麼著了於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

玉也問了好坐在對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倒茶來孀
子合二叔在上房還未啗茶呢秦氏拉著鳳姐兒的
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
己女孩兒似的待孀娘的姪兒雖說年輕却彼此相
敬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之中除
了孀子到不用說了別人也從沒不疼我的也無不
合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要強的心一分
也沒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孀娘這樣疼
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殼了我自想

石豆言 卷二
着未必熬的過年去呢。寶玉正然瞅着那海棠春睡圖。並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自出神。聽了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鳳姐兒雖心中十分難過。但只怕病人見了衆人。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到不是來開導勸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個樣子。因說道。寶兄弟。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們說。那裡就到得這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

人畧病一病兒。就這們想。那們想的。這不是自己到給自己添病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得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過去呢。你別在這裡。只管這們着。到招的媳婦也心裡不好。太太那裡又墊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寶叔過去罷。我畧坐一坐兒。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來了。這裡鳳姐兒又勸了秦氏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兩三遍。鳳姐兒纔望秦氏說道。你好養着罷。我再來看你。合該

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薦了個好大夫來再
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是神仙也能治得病
治不得命。嬌子你道我這病不過是挨日子。鳳姐兒
說道你只管這們想病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
是。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如
今纔九月半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什麼病治不好
呢。咱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這也難說了。你公
公婆婆聽見治得好你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
觔也能殼吃得起。好生養著罷。我過園子裡去了。秦
氏又道嬌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
嬌子常過來瞧瞧我。咱們娘兒們坐坐多說遭話兒。
鳳姐兒聽了不覺又眼圈兒一紅遂說道我得了閒
兒必常來看你。於是鳳姐兒帶領跟來的婆子了頭
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遶進園子的便門來。
但見

黃花滿地綠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
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
翩翩疎林如畫西風乍緊初罷鶯啼暖日當暄

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結數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贊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兒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誰鳳姐兒說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是大爺到這裡來賈瑞道也是合該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

出了席在這個清淨地方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裡來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一面掣眼睛不住觀著鳳姐兒鳳姐兒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怨不得你哥哥常提起說你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那裡去不得合你說話兒等閑了俗們再說話兒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見人鳳姐兒假意含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

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再想不到今日得
這個奇遇那神情光景益發不堪難看了鳳姐兒說
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掣住罰你酒賈瑞聽了
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一面步着
一面回過頭來看
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步放遲了些見他去遠了心裡
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
獸樣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裏他
纔知道我的手段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一
重山坡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了鳳姐

兒笑說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只是不來急的了不
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道你們奶
奶就是這樣急脚鬼似的於是鳳姐兒慢慢的走着
問戲唱了有幾出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出了說話
之間已到了天香樓的後門見寶玉合一群了頭子
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道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個
了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
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來見尤氏
已在樓梯口等着呢尤氏便笑道你娘兒兩個忒好

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合他住著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鐘。於是鳳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週全了一遍。仍同尤氏坐一桌上吃酒聽戲。尤氏叫掣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道：「太太們在這裡我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親家太太都點了好幾出了。你點兩出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一聲，方接過了戲單。從頭一看，點了一出還魂，一出彈詞。遞過戲單去說：「現在唱雙官誥唱完了，再唱這兩出。」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又心裡不靜。尤氏說：「太太們又不常過來，娘兒們多坐會子去。」纔有趣兒。天還早著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旁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打十番的人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嗎去了。」尤氏笑道：「那都像你這正經人呢。」於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纔叫

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合他住著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鐘。於是鳳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週全了一遍。仍同尤氏坐一桌上吃酒聽戲。尤氏叫掣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道：「太太們在這裡我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親家太太都點了好幾出了。你點兩出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一聲，方接過了戲單。從頭一看，點了一出還魂，一出彈詞。遞過戲單去說：「現在唱雙官誥唱完了，再唱這兩出。」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又心裡不靜。尤氏說：「太太們又不常過來，娘兒們多坐會子去。」纔有趣兒。天還早著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旁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打十番的人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嗎去了。」尤氏笑道：「那都像你這正經人呢。」於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纔叫

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家人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都在車旁邊侍立等候著呢。見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嬌嬌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歇罷。於是上車去了。賈瑞猶不時掣眼覷著鳳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纔掣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姪吃過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來

看秦氏。秦氏有幾日好些，幾日仍是那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心焦。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遇著鳳姐往寧府那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也未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叫人疼死。」說著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兩個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後日再去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那光

景倘或好些免你回來告訴我我也喜歡喜歡素日
愛吃的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過去鳳姐一一答應
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
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於
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閑話免又將這病無妨
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
今現過冬至又無怎樣或者好也未可知嬪子回老
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
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到像尅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

道明日再給你送過來我到你婆婆那裡悄悄就要
趕著回去回太太的話去秦氏道嬪子替我請老太
太太的安罷鳳姐答應著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
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睛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
了半日頭說道這實在無法了你也該將一應的東
西後事用的也該料理料理冲他一冲也好尤氏道
我也暗暗的叫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
頭暫且慢慢的罷於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會子話
免說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太話去呢尤氏道你可

緩緩的說別嚇著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他說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畧好些還要給老祖宗磕頭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了鳳姐說道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兒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著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房中平兒將烘的家常的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裡沒有什麼事平兒方端了

茶來遞了過去說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瑞大爺使人打聽奶奶在家無有他要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道這畜生合該求死看他來怎麼樣平兒因問道這瑞大爺因為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裏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把話都告訴平兒平兒說道癩蝦蟆想天鵝肉吃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個念頭叫他不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

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將可卿之病將死作幻情一劫又將賈瑞之遇唐突作幻情一變下回同歸幻境真風馬牛不相及之談同範並趨毫無滯碍靈活之至飄飄欲仙默思作者其人之心其人之形其人之神其人之文必宋玉子建一般心性一流人物

第十二回

反正從來總一心
鏡光至意兩相尋
有朝敲破
蒙頭甕
綠水青山任好春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急命快請進來賈瑞見往裡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來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益發酥倒因餵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原故賈瑞笑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脚不得來鳳姐道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

有的賈瑞笑道

如聞其聲

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

漸漸入港

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

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嫂。天天也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賈瑞笑道。我到天天閒著。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那裡肯往我這裡來。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前一點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

有說有笑。極疼人的。

奇妙

我怎麼不來。死了我也愿意。

鳳姐笑道。果然你是明白人。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塗虫。一點不知人事。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觀著眼看鳳姐帶著荷包。然後又問帶著什麼戒指。鳳姐悄悄道。放尊重著。別叫了頭們。看見笑話。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叫去正是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悄的道。大天

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著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免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那裡人過的多。怎麼好躲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闕。再沒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禁。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已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母那邊去的。門戶已鎖。到只有向東的門未闕。賈瑞側耳聽著。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噔一

聲。東邊的門也都闕了。賈瑞急的也不敢作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闕的鐵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亦不能勾。南北皆是大房牆。要跳又無攀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不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去叫西門。賈瑞瞅的背著臉。一溜烟抱著肩竟跑了。幸而天色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

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誤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裡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著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況且撒謊，因此發狠到底，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著肚子，跪在風地裡。

讀文章其苦萬狀。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

再想不到是鳳姐捉弄他。過後兩日空閑，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就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過，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子裡，那間空屋裡等我。可別冒撞了。伏的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死也要來。不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

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裡親戚又來了

專能

忙中寫閻狡獪之極

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

等他祖父安歇了方纔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著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干轉左等不見人影右等不見聲響心下自思道別是又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是胡猜只見黑魃魃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人到至門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著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裡親

娘親爺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作聲賈瑞扯了自己褲子硬幫幫就將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善舉著捻子照道誰在屋裡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蓉絕奇直臊的無地可入不知要怎麼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被賈善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孀孀告到太太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他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這邊等著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別纔你又認作他沒的說跟我去見太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

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重謝你。賈善道：你謝我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賈善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善道：這也容易。說畢，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掣來命賈瑞寫。他兩個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了押。賈善收起來。然後撕羅。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告訴族中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于叩頭。賈善作好作歹的也寫了一

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善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

着不是。

波又生瀾

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

廳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條路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先去哨探了。再來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得少刻。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仍息了燈。細出至院外，摸著大臺階底下，說道：這窩兒裡好。你只蹲著，別哼一聲。等我們來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裡。心下正盤算，只聽頭頂上

一聲響。骨拉拉一淨桶屎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頭一身。賈瑞掌不住。噯啣一聲。忙又拚住口。更不敢聲張。滿頭滿臉。渾身皆是尿屎。冰冷打顫。只見賈善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三脚兩步從後門跑到家裡。天已三更。只得叫門。開門人見他這般景况。問是怎的。少不得撒謊說黑了。失了脚。掉在毛廁裡。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了一回恨。再想一想那鳳姐的模樣。免又恨不得一時撲在懷內。一夜竟不曾合

眼自此滿心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尚未娶過親。邇來想著鳳姐。未免有那拍頭免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寫得歷歷病源如何不死呢因此三五下裡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脚下如棉。眼中似漆。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於是不能支持。一頭失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胡

說亂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
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觔下去也不見個動
靜說得有趣倏忽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著
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
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鳳姐
秤二兩給他王夫人之心慈若是鳳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
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著送楊提督的太
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偌
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你婆婆那邊問問或是

你珍大哥那府裡再尋些來湊著給人家吃好了

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夾寫王夫人鳳姐聽了也不遣

人去尋只得將些渣末泡鬚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

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說都尋

了來共湊了有二兩去然便有二兩獨參湯賈瑞固亦不好但鳳姐之毒何如是

耶終是瑞之自失那賈瑞此時要命心勝無藥不吃只是白

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自甄士隱隨君一去別來

無恙來化齋口稱專治冤孽之症賈瑞偏在內就聽

見了直著聲叫喊如聞其聲吾說快請那位菩薩來

救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如見其形吾不忍看了眾人只得

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之人

將死其哀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

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此妙極

連猶是士隱所捨背者乎取出一面鏡子來凡看書從此細心體

書哭兩面皆可照人此書表裏皆有喻也鏡把上面鑿著風月

寶鑑四字明點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玄境空靈

殿上警幻仙子所製言此書原係專治邪思妄動之

症真逼有濟世保生之功真逼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

些聰明俊傑風雅王孫等照看所謂無能千萬不可

照正面觀者記之不要看這只照他的背面記要緊

要緊三日後我來收取管教你好了說畢佯常而去

眾人苦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到有意

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掣起風月鑑來向反面

所謂湏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唬得賈瑞連忙掩了

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到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

著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招手叫他奇絕

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寫得奇峭真好筆墨

頁二 十二回

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出來到了床上。噯喲一聲一睜眼鏡子從裡吊過來。仍是反面立著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攤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掣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真醉生賈瑞道。讓我掣了鏡子再走。可憐大眾齊來看此只說這句。再不能說話了。旁邊伏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還掣著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落下來。

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看。已沒了氣。身子底下冰涼。

漬濕一大攤精。這纔忙著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

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此書不免若不早燬

此物。凡野史俱可燬遺害於世不小。腐儒一謗遂命火來燒。

只聽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

為真。何苦來燒我。觀者記之正哭著。只見那跛足道人從

外跑來。喊道。誰毀風月鑑。吾來救也。說著直入中堂。

搶入手內。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

喪。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於鐵檻寺。所謂鐵門限是也。先安一

開路之人以備秦氏仙樞有方也

日後帶回原籍當下賈家眾人齊

來弔問。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中貧富不一。或三兩或五兩。不可勝數。外另有各同憲家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到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的書信寄來。却為身染重疾。寫書特來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勸。於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說。自然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同人。帶了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儒家正心道者煉心釋輩戒心可見此心無有
不到無不能入者獨畏其入於邪而不反故用
心煉戒以縛之請看賈瑞一起念及至於死專
誠不二雖經兩次警教毫無翻悔可謂癡子可
謂愚情相乃可思不能相而獨欲思豈逃傾頽
作者以此作一新樣情種以助解者生笑以為
癡者設一棒喝耳

第十三回

生死窮通何處真
英明難遏是精神
微密久藏偏自露
幻中夢裡語驚人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

胡亂二字奇

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攤爐倦綉早命濃

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

所謂計程

今日到梁

州是也

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

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孀孀好睡阿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

日相好我不得不走過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

一語取畫買家一族空頂冠束帶者

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愿你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裏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

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嬸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可能常保的但如今能於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

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亦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幻情文字中忽入此等警句提醒多少熱心人祭祀又可永久若自今以後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

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伏的只是我與孀孀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著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嘆都有些傷心那長

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
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
他素日憐貧恤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
閑言少叙却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剝得自己
孤恹也不和人頑耍與鳳姐反對淡淡寫來方是二
人自幼氣味相投可知後文皆
非突然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秦
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来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
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襲人等俱慌忙上
來樓扶問是怎麼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

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
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
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
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噉了氣的人那裡不干淨二則
夜裡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裡肯依賈母命
人備車多派跟隨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
前只見府門洞開兩邊燈籠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
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寫大族之喪
如此起緒寶玉下了車
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

尤氏正犯了胃疼舊疾睡在床上妙非此何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救賈效賈敦賈赦
 賈政賈琮賈璠賈璜賈珩賈琰賈琛賈瓚賈璘賈璩
 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
 賈蘭賈茵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
 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
 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
 絕滅無人了說著又哭起來眾人忙勸道人已辭世
 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

料理儘我所有罷了

儘我所有為媳婦是非禮之談
 父母又將何以待之故前此有

惡奴酒後狂言及今復見此語
 含而不露吾不能為賈珍隱諱

正說著只見秦葉秦

鐘並尤氏的幾個眷屬

伏後

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

珍便命賈瓚賈琛賈璘賈璩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
 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準停靈七七四十九日
 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
 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識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
 亡者之罪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
 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孽醮然後停靈於會芳園

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衆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益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裡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檣者舟具也所謂人生若泛舟而已寧不可嘆出在潢海鐵網山上所謂迷津易墮塵網難逃也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

了事就不曾掣去現在還封在店內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來便罷賈珍聽說喜之不盡即命人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帮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贊賈珍笑問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掣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檢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夾寫賈政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因忽

又聽得秦氏之了環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殮殯一並停靈於會芳園中之發仙閣小了環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愿為義女誓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盡即時傳下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諸各遵舊制行事自然不得紊亂兩句寫盡大家賈珍因想著賈蓉不過是個黷門監靈旛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

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

善起波瀾

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

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官內相戴權

妙大權也

先備了祭禮

遣人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

接著讓至逗蜂軒

軒名可思

獻茶賈珍心中打算定了主

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

意因笑道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笑道老內

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

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

求我現掣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我家裡你知道

俗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麼樣看著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忙中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節度使馮胖

子來求要與他孩子指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俗們

的要捐。奇談畫畫快寫個履歷賈珍聽說忙吩咐快

命書房裡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

慢去了一刻便掣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

忙送與戴權戴權看時上面寫道江南江寧府江寧

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

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

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

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

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寵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

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

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

門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一并

送入老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裡你又吃虧了不如

平準一千二百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

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於是作別

接著便又聽唱道之聲原來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

了伏史湘雲一筆

那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到迎入上房又

見錦卿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

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

也不能勝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

漫人來人往是有服親朋並家下人丁之盛

花簇簇官去官來

是來往祭

盛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

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上皆寫天朝誥授

賈門秦氏宜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旋在

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

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位豎在

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著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寧

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

宜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運太平之國

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

石言 卷二
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
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鎮
旱九日消災洗孽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煩記只
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意滿足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
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
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
問道事事都算妥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見問
便將裡面無人的話說了出来寶玉聽說笑道這有
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必妥

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
明言走至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
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
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
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
鳳姐并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
的衆婆娘忽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
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
了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

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扎掙著要躡身跪下請安道之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攬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嬸并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笑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裡頭著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一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嬸家只和你二嬸嬸說就

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嬸的意思姪兒猜著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著還是不錯的從小兒大妹妹頑笑著就有殺抹決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嬸嬸不看姪兒姪兒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著滾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

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耻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看著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還不妥巴不得遇見這事今見賈珍如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說的這麼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頭的

管管便是我有不知道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作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妹妹行禮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裡去謝說著就作揖下去鳳姐兒還禮不迭賈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又說妹妹愛怎樣就怎樣要什麼只管掣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

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

凡有本領者斷不越禮接

牌小事而必待命於王夫人者誠家道之規範也。看是書者不可草草從事。

只見

那王夫人道：「你哥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住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不如我這裡趁著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不用。」二字句有神那邊也離不得我，到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

然後又說了一會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兒道：「太太只管請回，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厦內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約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

聽下回分解正是

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當豈獨家庭國家天下治之不難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總評

借可卿之死又寫出情之變態上下大小男女老少無非情感而生情且又藉鳳姐之夢更化就幻空中一片貼切之情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感之象所動之萌深淺誠偽隨種必報所謂幻者此也情者亦此也何非幻何非情情即是幻幻即是情明眼者自見

第十四回

家書一紙千金重
勾引難防囑下人
任你無雙
肝膽烈多情
念起自羞顰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邀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來整治

石印言 卷二
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掣了對牌來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潤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釘造簿冊即時傳來昇媳婦兼要家口花名冊來查看又限於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大概點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來昇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

鳳姐正與來昇媳婦分派衆人不敢擅入只在窗外聽觀。只聽鳳姐與來昇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裡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喚進來看視。一時看完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單管人客來往潤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

石頭言 卷二
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
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
添油掛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
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
一件便叫他四個人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
一件也是他四個人賠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這八
個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
個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
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

下剩的按著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
古董起至於痰盒掃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和守
這處的人算賬補賠來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
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辨嘴的立刻來回我你有
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
都有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
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
定的時辰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
我來點卯已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

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文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俗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罷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禱子筭筭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鄧

安靜了不比先前一個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閑竊取等弊次日一概都蠲了鳳姐兒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於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樣細粥精緻小菜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

廈內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勤勞

不畏勤勞者一則任專而易辦一則

技癢而莫過士為知己者死不過勤勞有何可畏

天天於卯正二刻就過來

點卯理事獨在抱廈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群便有

石豆言
卷二
堂客來往也不迎會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福
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叅闍君拘都鬼延請地藏
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
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燄口拜水識又有十三衆尼僧
搭綉衣靱紅鞋在靈前點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
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
平兒便請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
口奶子糖粳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
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

面打了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才
至寧國府大門上門燈廊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
晝白汪汪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
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著
豐兒兩個媳婦執著手把燈兒簇擁著鳳姐進來寧
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
登發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
滾將下來院中許多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
得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

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
於是裡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忙接聲嚎哭
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來旺媳婦
獻茶漱口畢鳳姐方起來別過族中諸人自入抱廈
內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都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
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慌張愧懼鳳姐冷
笑道凡鳳姐惱時偏偏用笑字是章法我說是誰悞了原來是你你
比他們有體面所以纔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
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些因又睡迷了

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這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

中的王興媳婦來了

慣起波瀾慣能忙中寫開又慣用曲筆又

慣錯綜寫真妙

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興媳婦作什

麼王興媳婦巴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說領

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命

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

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觔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

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

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却

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來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
過聽了。一共四件。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
算清了來。取說着。擲下帖子來。那二人掃興而去。鳳
姐因見張材家的在旁。因問你為什麼張材家的忙
取帖兒。回說就是方纔車轎圍作成。領取裁縫工銀
若干兩。鳳姐聽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
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
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個。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
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的

繳清。再發給那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
了。後兒我也睡迷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
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開發的好。
登時放下臉來。唱命帶出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
寧國府對牌出去。說與來昇。單他一月飯米。眾人聽
說。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
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
去。挨了二十大板。還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
悞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要挨打的。只管悞說着。吟

咐散了罷。窗外眾人聽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寧國榮國兩處執事領牌交牌的人來人往不絕。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又伏下文非獨為一段這纔知道鳳姐利害。眾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眾恐秦鐘受了委曲。因私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來坐。秦鐘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俗們去了。他豈不煩膩？」純是體貼人情寶玉道：「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管跟我來。說着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廈鳳姐纔吃飯。見他

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王道：「我們倆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王道：「這邊同那些渾人吃什麼？」奇稱試問誰是清人原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吃了。來的一面歸坐。鳳姐吃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個媳婦來領牌。為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算着你們今兒該來支取。總不見來。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罷領牌而去。一時登記

交牌秦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樣俗們家沒人領牌子做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寶玉道巴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這也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色管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該作到那裡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攔不住我不給對牌是

難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乏的身上下生疼還攔的住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鬧著人回蘓州去的人昭兒來了接得鳳姐急命喚進來昭

兒打趄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送林姑老爺靈到蘓州大約趕年底

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
下還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
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
忙退去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俗們家住
長了寶王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
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着人未及
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一
時去了恐有些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
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

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色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
物一並色藏交付昭兒又細細吩咐昭兒好生在外
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吃酒別
勾引他認得混賬老婆回來打折你的腿此一句等
最要緊等
語趕說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又要走了困不
覺又是天明雞唱便梳洗過寧府中來那賈珍因見
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
看寄靈所在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
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齋賈珍

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裡面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站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

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案等事。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坐臥不能清淨。若到了榮府寧府的人。又跟到榮府。既回到寧府。榮府的人。又找到寧府。鳳姐如此。心中到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於是合族上下無不稱嘆者。這日伴宿之外。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卧於內室。一應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

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但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寫秦氏之喪。却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班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家孫婦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位。那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著新做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又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來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

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遊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卿伯公子韓竒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筭來亦有十来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旁彩棚高搭設席張

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的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家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與之情同難同榮難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前日已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

落轎手下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駐紮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當水溶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在旁還禮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却寶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却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聽說忙回去急命寶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寶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閒話贊水溶是個賢玉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大抵事之不理法之不行多因偏於愛惡幽柔
不絕請看鳳姐無私猶能整齊喪事况丈夫輩
受職於廟堂之上倘能奉公守法一毫不苟承
上率下何有不行

第十五回

欲顯錚錚不避嫌
英雄每入小人緣
鯨卿此子風流事
膽落魂銷已可憐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菴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帶著潔白簪纓
銀翅王帽穿著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著碧
玉紅挺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
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
寶玉帶著束髮銀冠勒著雙龍出海抹額穿著白蟒
箭袖圍著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又換此其
形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因問啣的那

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連忙從衣裡取了遞與過去
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
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一面極
口稱竒道異一面理好綵絲親自與寶玉帶上鍾愛之至
又携手問寶玉幾歲讀何書寶玉一一荅應水溶見
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
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雖鳳勝於
老鳳家聲未可量也妙極開口便是西崑體寶玉聞之寧不刮目哉賈政忙
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提攜果如是言

亦廕生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姿
格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
甚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
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
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
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
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鞠躬荅
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
今日初會倉猝竟無敬賀之物此即前日聖上親賜

石豆言 卷二
二
簪苓香念珠一串。權為敬賀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於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輻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滔滔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到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

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因記掛著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著這些小事，惟恐有個失閃，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來喚寶玉。寶玉只得來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非此一句寶玉必不依鳳姐真好才情別學他們猴在

馬上下來。俗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寶玉聽說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來，不一時只見

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躡下來。扶車回說。這裡有下處。奶奶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說。太太們說不用歇了。叫奶奶自便罷。鳳姐聽了。便命歇了再走。衆小厮聽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厮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鐘看時。只見鳳姐兒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寶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趕上來。同

入一庄門內。早有家人將衆庄漢攆盡。那庄的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鐘的人品衣服禮數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先出去頑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鐘出來。帶著小厮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寶玉一見了。鍬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向所使其名為何。凡膏梁子弟小厮從旁一一的告訴了名色。說明原委。寶玉聽了。也蓋因未見之故也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

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聰明人自是一

悟即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

車寶玉又問小廝們這又是什麼小廝們又告訴他

原委寶玉聽說便上來擰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

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了頭跑了來亂嚷別動壞

了衆小廝忙斷唱攔阻寶玉忙丟開手陪笑說道我

因為沒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了頭道你們那

裡會弄這個站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寶玉笑

道此卿大有趣趣寶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

說我就打了說著只見那了頭紡起線來寶玉正要

說話時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了頭快過來那了

頭聽見丟下紡車一逕去了寶玉悵然無趣處處點

下文一段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

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

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著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屨

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

便起身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

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却留心看時內

石豈言 卷二 十五回

中並無二了頭一時上了車出來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了頭懷裡抱著他小兄弟同著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四字有文意人生難聚亦未嘗不如此也一時轉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早又前面法鼓金鏡幢幡寶蓋鐵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旁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乏從

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方纔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個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來家也便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乍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著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鐵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布施以備族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

兩宅俱已預備妥貼

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奈後輩仗一時之榮

顯猶為不且另生枝葉雖華麗過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嘆怎及先人之常保其樸哉近世浮華子弟齊來

眼好為送靈人口寄居

祖宗為子孫之細到此 不想如今後

輩人口繁盛其中貧富不一

或性情參高所謂源遠水則濁枝

繁果則稀余為天下痴心祖

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 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

妙在艱難就安分矣 便住在這裡了有那尚排場有錢

勢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菴尋

個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

真真辜負祖宗 即今秦氏

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

方便

不用說阿鳳自然的

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菴的

尼姑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

頭菴就是水月菴因他廟裡做的饅頭好就出了這

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

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是此意故

不遠二字

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

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著女親

自己便辭了眾人帶了寶玉秦鐘往水月菴來秦業

年邁多病

伏筆 不能在此只命秦鐘等待安靈罷了那

秦鐘便只跟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菴淨虛帶領

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另至
淨室更衣淨手畢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
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
我們那裡去淨虛道可是這幾天都沒工夫因胡老
爺府裡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叫請
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
奶奶的安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糊塗人之所為也不言老尼陪著鳳姐
且說秦鐘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
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鐘道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

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裡一個人沒有

你撲著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

補出前文未到處細思秦鐘近日在

榮府所為可知矣

秦鐘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

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淘碗茶來我吃就丟開
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淘去還怕他不淘何

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淘是無情意的不及你

叫他淘的是有情意的

總作如是等奇語

秦鐘只得說道能

兒淘碗茶來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
不識因常與寶玉秦鐘頑笑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

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也極愛他妍媚二
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鐘亦是不愛寶玉却愛秦今

智能見了秦鐘心眼俱開走去倒了茶來秦鐘笑說

給我如聞其聲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抵嘴笑道一碗茶也

爭我難道手裡有蜜一語畢肖如聞其語觀者已寶

玉先搶得了吃著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

擺茶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果點心他兩個

那裡吃這東西坐一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亦畧坐片

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眾婆娘媳婦見

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常

侍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裡求

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道阿

彌陀佛開口稱佛畢竟可嘆可笑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內善

才菴才字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

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俱從一財字上發出那年都來我

廟裡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舅子李

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取金哥打發人來求親

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

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
 李公子執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
 處為難不想守備家聽了此信也不管清紅皂白便
 來作踐辱罵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
 官司告狀起來守備一聞便問斷無此理此必是張家
 不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與張家完事那張家急
 故將言遮飾以便退親受張家之賄也那張家急
 了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莫認作者無頭緒正神處奇
處摹一人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神處奇
 必到紙上活現只得著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
 退定禮要與府尹攀親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

與老爺最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
 去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聲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
 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就情願壞極妙極若與府
財不能再得小人之鳳姐聽了笑道此事到不大
如此良民遭害如此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
 可以主張了鳳姐聽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
 做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
 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
 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到像府裡連這

石頭記 卷二
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掙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不自禁，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蓬扯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做盤纏，使用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掙的出來。」阿鳳欺老尼如此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

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設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妥貼，率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體纔是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總寫鳳姐聰明中人痴人誰想秦鐘趁黑無人

來尋智能，到至後面房，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鐘跑來，便接著親嘴，智能急的跺腳，說著這算什

麼再這麼我就叫喚秦鐘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
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樣除非
等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鐘道這也
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著一口吹了燈滿屋
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
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
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作聲二人不知是
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
了二人聽聲知是寶玉秦鐘連忙起誓抱怨道這笑

什麼寶玉笑道你到不依俗們就叫喊起來羞的智
能趁黑地跑了寶玉拉了秦鐘出來道你可還和我
強秦鐘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
我都依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回睡下再
細細的算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
鐘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
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命人拿來擗在
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鐘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
曾記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
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

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
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萬件細微之事俱備
石頭記真亦覺太死板矣故特因此二三件隱事借
未見真切淡淡隱去越覺得雲烟渺茫之中無

限邱壑
在馬

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
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
去寶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鐘戀著智能調唆寶玉
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一想便有許多的好處真好阿鳳
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
借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
又可以完淨虛那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賈母聽見

豈不歡喜因有此三益

世人只云一舉兩得獨
阿鳳一舉更添一得

便向

寶王道我事都完了你要住少不得率性辛苦一日
罷了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
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於是又住了一
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來
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著主文的相公假
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不細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
里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貼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
見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

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却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著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情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回再見。

總評

請看作者寫勢利之情。亦必因激動寫兒女之情。偏生含蓄不吐。可謂細針密縫。其述說一段。言語形跡無不逼真。聖手神文。敢不薰沐拜讀。

第十六回

請看財勢與情根萬物難逃造化門曠典傳來
空好聽那如知己解溫存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遊黃泉路

話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鐘讀夜書偏
那秦鐘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
偷期繾綣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
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為下
文伏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於無可奈何且自靜
候大愈時再約所謂好事多磨也奈何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
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恐

氣吞聲的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畏
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
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
聞得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
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
却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
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
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後收拾過阿鳳心機胆量
真與兩村是一對亂世之奸
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爲回首時
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癡人同來一警或萬期

共入于恬然自得之鄉矣

一日正是賈政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

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來至席前報
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唬的賈赦賈政等
一千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了
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監夏守忠乘馬而至
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
負詔捧勅至簷下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
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
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

石豆言
只得急忙忙去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探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竚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聽。如此說，同賈母便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道喜說：

俗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領著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於是都按品大粧起來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璉、賈奉侍、賈母大轎前往。於是寧榮兩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近日水月菴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鐘家下看。

視秦鐘不意被秦葉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鐘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死了此時痛悔無及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

眼前多少閑熱文字不寫却從萬人意外撰出賈母一發悲傷是別人不屑寫者亦別人之不能處

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眾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眾人嘲他越發發了

大奇至妙之文却用寶玉

一人連用為何如隱過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必至種種寫到其死板拮据瑣碎雜亂何可勝哉故只借寶玉一人如此一寫且喜賈璉與黛玉省却多少閑文却有無限烟波

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聽了方略有些喜意

不知此後文秦鐘死細問原由方知賈兩去將何以慰寶玉

村亦進京陸見皆由王子騰屢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得黛玉平安二

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

又從天外寫出一段離合來總為掩過寧榮兩處許多瑣

細閱華處處交代清楚方好啟大觀園也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

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

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書世界中瞬息觀此便可

省悟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

帶了許多書籍來忙著打掃卧室安插器具又將此

紙筆等物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

王所贈鵲鴿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什

麼臭男人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

收回暫且無話

畧一點黛玉情性趕忙收住正留為後文地步

且說賈璉自

回家忝見過眾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之

時無片刻閒暇之工

補阿鳳二句最不可少

見賈璉遠路歸來

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並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

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

報馬來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揮塵

不知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

面平免與眾了環參拜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

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鳳姐道我那裡照管

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
個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軟攔不住人給兩句好話
心裏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歷過大事膽子又小太
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嚇的我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
辭了幾回太太又不容辭倒反說我圖受用不肯習
學了殊不知我是捨著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
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俗們家所有的這
些管家奶奶們那一位是好纏的獨這一句錯一點
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

抱怨坐山觀虎鬪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
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輕頭等
不壓衆怨不得不放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忽然
蓉兒媳婦死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
著討情只要請我帮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斷
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
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
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
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說著又用斷法方
妙蓋此等文

斷不可無亦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

免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

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纔

我見姨媽去不防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

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俗家並無此人說話

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了頭名叫

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裡人開了臉越發出

跳的標致了那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垂涎如見試問

乎免者鳳姐道噯往蘊杭走了一淌回來也該見些世

面了這世面二字單指女色也還是這麼眼饞肚飽的你若愛他

不值什麼我去掣平兒換了他來如何奇談是阿鳳

等語那薛老大又一樣稱呼也是吃著碗裡看著鍋

裡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補前文

且並將香菱身分寫出來矣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

著香菱模樣兒好還是末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

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

他不上呢何曾不是主子姑娘蓋卿不知來歷也作

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親過了

石豆言

半月也看得馬棚風一般了。說到這裡可惜了的。一段

納寵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尖猾幻妙之至一語未了。二門小廝傳報老

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

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的打發

了香菱來。一必有此平兒笑道：「那裡來的香菱是我借

他暫撒個謊。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算也

沒了。說着又至鳳姐身邊悄悄的說道：「奶奶的那利

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

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時走了來

回奶奶。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麼利錢，奶奶自然不

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

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奶有了這

個梯已，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趕着接了過

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問我就撒

謊說香菱了。一段平兒見識作用不枉阿鳳平日刮目又伏下多少後文補畫前文未到

鳳姐聽了，笑道：「我說你姨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喇

巴巴的反打發個房裡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調鬼說

話時，賈璉已進來。鳳姐便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

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興

百忙中又點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周詳無不貼切

只陪侍著賈璉對飲賈璉的乳母趙嫫嫫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嫫嫫執意不肯平兒等早於炕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趙嫫嫫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棹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狠嚼不動那個倒沒的硃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狠爛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麼不掣了去趕著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

嫫嫫道我嗑呢奶奶也嗑一鐘怕什麼只不要過多

了就是了

寶玉之李嫫嫫此處偏又寫趙嫫嫫特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兩兩遙對却無一

筆相重一事合掌

我這會子跑了來到也不為飲酒到有一

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幸虧我從小免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嘴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到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一件大喜事來那裡用不

著人所以到是來和奶奶來說是正經靠著我們爺
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嫫嫫你放心兩個奶
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還有什麼不
知他那脾氣的掣著皮肉到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
上貼可是現放著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
照管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免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
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著是外人你却是在看著內人
一樣呢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嫫嫫笑個不住又
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

這些混賬原故我們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
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
纔慈軟呢他在俗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嫫
嫫笑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喝一杯好
酒從此我們奶奶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
沒好意思只是趣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
碗子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
別悞了正事纔到老爺叫你作什麼一段趙嫫嫫討情
部脉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
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眾人

從頭細直寫將來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一氣
寫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順夫妻二
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姬討情作引下用蓉蕙來說事
作收餘者隨筆順寫畧一點漆則躍然洞徹矣此是
避難賈璉道就為省親却只如此寫來鳳姐忙問道
法難賈璉道就為省親却只如此寫來鳳姐忙問道
事關鉅要非同淺細是此書中正眼矣省親的事竟
准了不成問得珍重可知是外賈璉笑道雖不十分
准也有八分准了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
抑揚頓挫之致鳳姐笑道可見當今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
時從來未有的於閨閣中作此語直趙嫫嫫又接口
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

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也如今又
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原故補近日之事起下回之
萬緒從何處寫起今故用賈璉夫妻問答之間閑閑
叙出觀者已又醒大半後再用蓉蕙二人重一渲灑
筆墨此是避難法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小
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
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
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
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
思想父母是分所當然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

竟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愿，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贊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體儀制，母女尚不能慳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旨，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幸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之情，天倫之

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

在家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

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又一樣佈置這

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嫫嫫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

樣說，俗們家也要預備接俗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

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一談間談補明多少文章真是

費長房壺中天地也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

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

老人家也不駁我，沒見世面了。」忽接入此句不知何意似屬無味說

起當年太祖皇帝做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
我偏沒造化趕上老趙嫫嫫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
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俗們賈府正在姑蘇揚
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
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忙字妙
上文說
起來必是粗心看去則說
疑闕殊不知正傳神處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
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
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點出阿鳳所有
外國奇玩等物粵閩滇浙所
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嫫嫫道却是誰了

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座

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如

今現在江南的甄家

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
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噯喲喲

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

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

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寨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

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

有不信的只希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嫫嫫

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挈著皇帝家的銀子

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

去。

最要緊語人若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

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

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着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裡。蓉、蕩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盃盃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說。鳳姐且止步。稍候。聽他二人回些什麼。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轉至北邊。一六大量准。一三量半。

大可以蓋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着忙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到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狠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去請安去。再議細話罷。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蕩又近前回說。下姑蘇合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

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兒子兩個
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
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善打量了打量笑道
你能在這個行麼這個事雖不算甚大裡頭大有藏
掖的賈善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旁燈
影下悄拉鳳姐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
了難道大爺比俗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
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
過猪肉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

壽縣旂兒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魚經記去呢
我說就狠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
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
賈善道纔也議到這裡賴爺爺說不用從京裡帶下
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
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萬存着等置辦
花燭綵燈並各色簾籠帳幔的使費賈璉點頭道這
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善道再不畧讓一步正是既
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

便宜了你呢。賈薈忙陪笑說：「正要和嬸嬸討兩個人

呢。」寫賈薈乖處如見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媽媽

彼時趙媽媽已聽厭了話，平兒忙笑推他，他纔醒悟

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

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

出來，又悄悄向鳳姐道：「嬸嬸要什麼東西，吩咐我開

個賬給薈兄弟帶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笑

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擺呢。希罕你們

鬼鬼祟祟的說着，一逕去了。」阿鳳欺人處，真令人一嘆。

也。這裡賈薈也悄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口織來。

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會了這

把戲，我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

到這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人來，不止

三四次。賈璉害乏，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

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

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

同老管事的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

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察度辦理人丁。自此

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門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群房盡已拆去當日寧榮兩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是從北拐角墻下引來一段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東邊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有不敷品

添亦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號山二里者

抄坑隨一

一籌盡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詹先程日興等些人安插擺佈凡堆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豈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薈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

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
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
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鐘之
病日重一日也著實懸心不能樂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
人個個如此又非此秦鐘意切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完意欲回
了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烟在二門前照壁間探
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作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
中用了從茗烟口中寫出省却多少閒文寶玉聽說嚇了一跳忙問
道我昨兒纔瞧了他來還明明白白怎麼不

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到是化家的老舅子
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
生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裡畫一畫同窓之情就回來
不許多耽閣了寶玉聽了忙忙的更衣出來車猶未
備頓一筆方不板急的滿地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
車李景茗烟等跟隨來至秦鐘門首悄無一人目觀
景遂蜂擁至他內室唬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嬸母幾
個弟兄都藏之不迭妙這嬸母弟兄是特來等分絕戶家私的不表可知此時
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時矣余亦欲泣寶

王一見便不禁失聲李景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缸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床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蠟合目呼吸于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兒寶玉來了連叫兩三聲秦鐘不睬寶玉又道寶玉來了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的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鎖來捉他

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數語方知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譬唱醒天下迷
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 那秦鐘魂魄那里肯流去

家中無人掌管家務

扯淡之極令人一大忌

掛著父母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

更屬可笑更可痛哭

又記掛著智能尚無下落

忽從死人心中心中補出活人原由更奇更奇因此

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

秦鐘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

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

是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

關碍處正鬧著那秦鐘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

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這

頁已 十六回

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衆鬼道又是什麼好
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
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唱罵鬼使道我說
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
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問誰曾見都
判來觀此則又見一都判跳出來調侃世情固深然
游戲筆墨一至于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說
說小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
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來目不得寶玉
二字調侃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也是焉我个是日

他們也無益於我們神鬼也講有益無益者非注放心
的好天下官管天下民陰陽並無二理愈更妙愈不通
却董竅別管他陰也別管他陽沒有錯了的衆鬼聽
說只得將他魂放回哼了一聲微開雙目見寶玉在
側乃勉強嘆道怎麼不早來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
寶玉携手垂淚道有什麼話留下兩句只此句秦鐘
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我今日
纔知自悞了誰不悔遲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
為是說畢便長嘆一聲蕭然長逝了若細述下回分解

一番則不成石頭記之文矣

總評

大凡有勢者未嘗有意欺人奈群小蜂起浸潤左右伏首下氣奴顏婢膝或激或順不計事之可否以要一時之利有勢者自任豪爽鬪露才華未審利害高下其手偶有成就一試再試習以為常則物理人情皆所不論又財貨豐餘衣食無憂則所樂者必曠世所無要其必獲一笑百萬是所不惜其不知排場已立收斂實難從此勉強至成蹇窘時哀運敗百計顛翻昔年豪

爽今朝指背此千古英雄同一慨歎者大抵作
者發大慈大悲願欲諸公開巨眼得見毫微塞
本窮源以成無碍極樂之至意也

第十七回

寶玉係諸艷之冠故大觀園對額必待玉兄題
跋且暫題燈匾聯上再請賜題此千妥萬當之
章法

豪華雖足羨離別却難堪博得虛名在誰人識

苦甘

好詩全是諷刺 近之諺云又要馬兒好
又要馬兒不吃草真寫盡無厭貪痴之輩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怡紅院迷路探深幽

話說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不容易勸解
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痛賈母幫了幾十兩銀
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
了別無述記只有寶玉日日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

何了

每於此等文後使用此語作結是板定大章法亦是此書大旨

又不知歷幾何

時

年表如此

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

告竣大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

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沉思一回，說道：「這匾額對聯到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游幸過，再請題，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也覺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匾聯懸了。待貴妃游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貴政等聽了。

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去看看去。」只官題了，若安

當便用，不妥時，然後將兩村請來，令他再擬。

點雨村照應前

文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兩村？」賈

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咏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於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疎了。縱擬了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如不妥協，反沒意思。衆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

和暖大家去。狂音光字去聲說着起身引眾人前

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眾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

秦鐘憂戚不盡。賈母常命人帶他到園中來戲耍。此

時亦纔進去。忽見賈珍走來。向他笑道：「你還不出去。」

老爺一會就來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

烟就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賈政引眾客來了。躲之

不及，只得一邊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掌說寶玉尚

能對對聯，雖不喜讀書，偏到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

偶然撞見這機會，便命他跟來。如此偶題額真不成

文寶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意。賈政到王園門前只

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來，一旁侍立。賈政道：「你且

把園門都關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說

命人將門關了。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

面桶瓦泥鰍脊。那門欄窗隔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

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群牆。門雅牆雅不落俗套下面白石臺

磯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

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

開門。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掩映的好眾清客都

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

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

壑馬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乍入其中

等字正是前後這邊那邊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

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曾用兩處舊有之園所

其中微露羊腸小逕好景界山子野精于此技

原欲遊覽其景故指此等處寫之想其通路大道自

是堂堂冠冕氣象無庸細寫者也後於省親之時已

得知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逕遊去回來那一邊出

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引導自己扶了寶玉透

迤進入山口此回乃一部之綱緝下不細寫尤不

雖進之境方不能錯落的觀者亦如身臨足到大園羊腸鳥

道不止幾百十條穿東度西臨山過水萬勿以今日

賈政所行之逕考其方向基址故正殿反於末路寫

之足見未由大道而往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

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留題處便精不必限定鑿金

力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

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也有說該題錦嶂的

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知

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功業

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料定此意補明

好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

有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調今未聞古人說此

者况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

景一進步耳此論却是莫若直書曲逕通幽處這句舊詩

在上到還大方氣派眾人聽了都贊道是極二世兄

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過

贊了他年小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

擬說著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籠蔥奇花閃爍一帶

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於石隙之下這水是人

再進數步漸向北邊細極後文所以云進賈母卧房

境也後文又云諸釵所居之處只在西北

一帶最近賈母卧室之後皆從此北字而來平坦寬

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綉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

俯而視之則清流瀉雪石磴穿雲前已寫山至寬處

處各景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橋跨港獸面啣吐橋

上有亭前已寫山寫石今則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

倚欄坐了此亭大抵四通八達為因問諸公以何題

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

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

頗好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出於兩峰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抬頭見寶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個來寶玉聽說連忙回道老爺方纔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若亦用瀉字則覺不妥況此處雖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於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覺粗陋不雅求再擬較些蘊藉含蓄者賈政

笑道諸公聽此論若何方纔衆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聽寶玉道有用瀉玉二字莫若沁芳二字然果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贊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聯來寶玉聽說立於亭上四顧一望便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要緊貼切水字

隔岸花分一脉香

恰極工極綺靡秀媚香奩正體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先稱贊不已於是出亭過

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渾寫兩句已見經行處愈

速更至此一路矣忽抬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裡面數楹精

舍有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

進入只見入門便是曲折遊廊不犯趨手遊廊階下石子慢

成甬路上面小小二三間房舍一明兩暗裡面都是

合著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從裡間房內又得一小

門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著芭蕉又有兩間

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清泉一派開溝僅尺

許灌水入墻內繞堦纏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

政笑道這一處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窓下讀書不

枉虛生一世說畢看著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一點

筆衆客忙用話開釋客不可不有又說道此處的匾該題

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

道俗余亦如此又一個是睢園雅跡賈政道也俗賈珍笑

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作先就要

議論人家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

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

今日任你狂言亂道先設議論來然後方許你作一

格式不然不獨死板且亦大失嚴父素體方纔眾人可有使得的寶玉見

問答道都似不妥明知是故意要他盤駁賈政冷笑

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必須頌

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

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

腐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果然妙在眾人都鬨然叫

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

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閑煙尚綠尚字妙極不必說竹然恰恰是竹中精舍

幽窻棋罷指猶涼猶字妙尚綠猶涼四字便如置身於森森萬竿之中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

忽又想起一事來因問賈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

案棹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

古董可也都是是一處處合式配就的大篇長文不如此頓則成何說

話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

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

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

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補出近日忙

景况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命人去

喚賈璉趕來寫出忙况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

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取靴桶內靴掖裝的一

個紙摺畧節來細極從頭至尾誓不作看了一看回

道粧一字蟒綉堆刻絲彈墨二字並各色紬綾大小

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

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毡簾二百掛金絲

藤紅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綵線絡盤

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

搭棹圍床裙罩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

一面說極是條爾青山斜阻斜字細不必拘定方向諸

湘館怡紅院秋爽齋蘅蕪院等都相隔不遠究竟只

在一隅然處置得巧妙使人見其千邱萬壑恍然不

知所窮所謂會心處不在乎遠大抵一山轉過山懷

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墻墻頭皆用稻莖掩

護配甚好的有幾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

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木新條隨其曲折

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

輓轡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閱至此又

笑別部小說中一萬個花園中皆是牡丹亭芍藥圃雕欄畫棟瓊榭珠樓畧不見差別賈政笑

道到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

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極熱中偏以為妙我們且

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路旁有一

石碣亦為留題之脩更恰當若有懸額之處或再用

碣二字又托出許多郊野氣色來眾人道更妙更

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碣

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

客不可不養賈政道諸公請題眾人道方纔世兄有云編

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

妙極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

妙極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作一個不必華麗

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

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還不可養別的雀鳥只是買

些鵝鴨雞類纔都稱了賈政與眾人都道更妙賈政

又向眾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

清明方可眾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

石碣亦為留題之脩更恰當若有懸額之處或再用

好大家想着寶玉却等不得了。又換一格也不等賈

政的命。忘情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旂如

今莫若杏帘在望。妙在一字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

又暗合杏花村意寶玉冷笑道。忘情村名若用杏花

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

香何不就用稻村的妙衆人聽了益發鬨聲拍手道

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孽障你這孩子能知道幾

個古人能記得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跟前賣弄

你方纔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

你就認真了說着引入步入苑堂裡面紙窗木榻富

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瞅寶玉道

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

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公然

名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

富麗為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

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

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都怪他默癡不改今見問

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

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

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寶王道却
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
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脉臨水水無源高無
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
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
於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
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未及說
完賈政氣的唱命出去劉出去又唱命回來命再題
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王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澣葛處

採詩頌聖最恰當

好雲香護采芹人

采風采雅都恰當然冠冕中不失香奩格調

賈政聽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
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壯
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畧用套語

一束與前頓破格不板

忽聞水聲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

垂下則落花浮蕩

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知衆人

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
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個字賈政笑道又落實

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了寶王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更批胡說於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著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條折

帶朱欄板橋來

此處纔見一朱粉字樣綠柳紅橋此等點綴亦不可少後文寫蓋雪廣則

曰蜂腰板橋都施之

度過橋去諸路可通

補四字細

文寶釵來往則將日日爬山越嶺矣記清此

便見一

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墻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

分之脉

兩見大主山稻香村又云懷中不寫主皆穿

墻而過

想好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狠此先故頓

使後文愈覺生色未揚先抑之法

因而步入門時忽

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

塊竟把裡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皆

無更奇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

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妙或如

翠帶飄飄或如金繩盤窟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

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前三處皆還在人意之中

此工程也連用幾或字賈政不禁笑道有趣前有味

從昌黎南山詩中學得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覺生色更覺重大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

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寶王道果然

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薜荔藤蘿那香的是杜若蘅蕪

那一種大約是菝茀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

金簷草這一種是玉蔦藤紅的自然紫芸綠的定

是青芷金簷草見字彙玉蔦見楚辭菝茀雜於廉蒸

太多有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想來離騷文選

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做藿藟薑蓀的也

有叫做紫綸絳組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左太

都又有叫什麼綠萹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上

蜀都如今年深歲久人不能識皆像形奪名漸漸的

喚差了也有的自實注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

來又一樣唬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

止法

俱是超手游廊便順著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
厦免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幾處清雅不
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
前二處一曰月下讀書一曰勾起歸農之意此則操琴煮茶斷語皆妙此造已出意外
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
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
其聯若何一人道我到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念
道是

麝蘭芳霽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
詩云蘼蕪滿院泣斜暉衆人道顏喪顏喪又一人道
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因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此二聯皆不過為鈞寶玉之餌不必認真批評

賈政拈髯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旁
不敢噴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
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

石豆言
卷二
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著跡說起來就題
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叫你必定
說這些字樣呢寶王道如此說匾上則莫如蘅芷清
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豈效詩猶艷

睡足醪醖夢也香實佳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
客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好
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

嫻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道豈有
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
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欄
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想來此殿

在園之正中按園不是殿方之基西北一帶通賈母
臥室後可知西北一帶是多寬出一帶來帶的諸釵始
便於行也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

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然今日之尊禮儀如

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細現出一

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

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
 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
 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
 的事了仍歸於葫蘆一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顧
 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
 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
 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罷
 罷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一筆
 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

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
 好生作來說著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起
 所行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總註妙伏下後文所補
 亦不獨太繁使後文冷落又值人來回有兩村處遣人
 回話又非石頭記之筆又值人來回有兩村處遣人
 政笑道此數處不能游也雖如此倒底從那一邊出
 去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覽說著引客行來至一大橋
 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
 閘引泉而入者寫出水源要緊之極近之畫家著意
 於山若不講水又造園圍者惟知弄

莽慙頑石壅笨塚輒謂之景皆不知水為先著此園大槩一描處處未嘗離水蓋又未寫明水之從何來

今總補之至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王道此乃沁芳泉

之正源就名沁芳閘究竟只一脈賴人力導之功園不易造景非泛寫也賈政

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此以下皆係文終之餘波收的方不突於是

一路行來或清堂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

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

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伏下龍罩菴蘆雪廣凸碧山莊凹晶溪館

暖香塢等諸處於後文逐致發補之方得雲龍作雨之勢因說半日腿酸未嘗歇

息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來了賈政笑道到

此可要進去歇息歇息了說著一逕引人遶著碧桃

花怡紅院如此寫來用無意之筆却是極精細文字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

就的月洞門未寫其居先寫其境俄見粉牆環護綠柳週垂與

竿脩竹遙映賈政與眾人進去一入門兩邊都是游廊相

接院中點綴幾塊山石一邊種著幾本芭蕉那一邊

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

眾人贊道好花好花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那裡有

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妙名乃是外國之種

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

之說罷了。衆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寶

王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

似扶病。體貼的切故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女兒命

名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誣。以

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不獨此花近之謬傳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

花數語衆人都搖首贊妙。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

拖履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至楷又至簷不肯輕意寫過賈政因問

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

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

光泛彩，寶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

何可惜？」寶王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

在內，若只說蕉，則棠無着落；若只說棠，蕉亦無着落。

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

何？」寶王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兩全其妙。」賈政搖

頭道：「好不好？」說著，引人進入房內，只見這幾間房

內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新奇希見之法

式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

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花樣

...

周全之極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無聊撰出新異
 筆墨使人眼目一新所謂集小說之大成遊戲筆墨
 雕虫之技無巧不備可謂善戲或出圖出書篆文是
 又供諸人同學一戲洵為妙極不必究只據此等處便
 可考正篆今則從俗花樣真是醒睡魔其中詩詞啞
 謎以及各種風俗學文一槩不必究只據此等處便
 絕是一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寶的此
 方見一朱彩之處亦必如此式方可一榻一榻或有
 可咲近之園亭行動便以粉油從事一榻一榻或有
 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
 放盆景處其榻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
 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爾五色紗
 糊就竟係小窻條爾彩綾輕覆竟係幽戶之精工且滿

牆滿壁皆係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

琴劍懸瓶懸於壁上桌屏之類雖懸於壁却都是與

壁相平的皆係人意思想不到目所未見之文若云擬

後文鴛鴦瓶紫瑪瑙碟西洋衆人都贊好精緻想頭

難為怎麼想來誰不知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

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又有窻

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再走又有

窻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一

群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玻璃大鏡相照及轉

過鏡去益發見門子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厨錦榻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蔷薇寶玉轉過花障則見清溪前阻水又寫衆人咤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裡引到那村庄裡又開一道壑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來仍在前面

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脚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濶

大路豁然大門前見

可見前進來是小路迤此云忽一轉便是平坦寬濶之正角路

極也

衆人都道有趣有趣真搜神奪巧於是大家出

來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裡邊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來方唱道你還不去難道還狂不足也不想狂了這半日老太太必懸掛着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如此去法大家嚴父風範無家法者不知寶玉聽說方退了出來下回分解

總評

好將富貴回頭看
總有文章如意難
零落機緣君記去
黃金萬斗大觀攤

第十八回

一物珍藏見至情豪華每向鬧中爭黛林寶蔭
傳佳句豪宴仙緣留趣名為剪荷色縮兩意屈
從優女結三生可憐轉眼皆虛話雲自飄飄月
自明

第十八回

慶元宵賈元春歸省 助情人林黛玉傳詩

却說寶玉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幾個小廝上來攔腰抱住都說今兒虧我們老爺纔喜歡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遍都虧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太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是人的都強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寶玉笑道每一人一吊錢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著一個上來解荷包那一個解

扇囊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
生送上去罷一個抱了起來幾個圍繞送至賈母二
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幾次眾奶娘了環跟上
見過賈母知不曾難為著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
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無存因笑道帶的東
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
走來瞧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的那個
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勾
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寶玉所煩他作的那個香

袋兒纔做了一半賭氣掣過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
便知不妥忙趕過來早剪破了寶玉已見過這香囊
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
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紅襖襟上將黛
玉所給的那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瞧道你瞧瞧
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林黛玉見
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女子
之情論之則是必有之事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
能寫到談情者亦不能說出真情痴之至文也可知
是怕人掣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皂白就剪

了香袋

情痴之至若無此悔便是庸俗小性之女子矣

因此又愧又氣低頭

一言不發寶王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懶待給

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擲向他懷中便

走

這却難怪

黛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聲咽氣堵又汪汪

的滾下淚來

怨之極正

是情之極正

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

這方是寶玉

玉將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

陣的要惱就撂開手這當了什麼說着賭氣上床面

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陪

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奶娘了環們忙回

說在林姑娘房裡呢賈母聽說道好好好讓他姊妹

們一處頑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

一會子只別叫他們拌嘴不許扭了他衆人答應着

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

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

裡我跟到那裡一面仍掣起荷包來帶上黛玉伸手

搶道你說不要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燥的

說着啣的一聲又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

作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只瞧我高興罷了。」一面

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

一段點過二王公案

不可巧寶釵亦在那裡。此時王夫人那邊鬧熱非

常

四字特補近日千忙萬冗多少花團錦簇文字

原來賈薈已從姑蘇採買

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

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

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

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有曾演學過歌唱的女人

們如今皆已瞠然老嫗了。

又補出當日寧榮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世之事也

著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薈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

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

補出女戲一設又伏一案

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

都有了，連新作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

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

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生鬼，皆不

中用。促的這位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

帶髮修行，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

妙卿出現至此細數十二釵以

賈家四艷再加薛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有七熙鳳有八李紈有九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

雲與熙鳳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後寶琴岫烟李紋李綺皆陪客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冊三段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而已餘未多及想為金釧玉釧鴛鴦素雲平兒等人無如今父疑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

母俱已亡過身邊只有兩個老嫫嫫一個小了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因此方使妙卿入都現在西門外牟尼菴住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教於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靈回鄉的他師傅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

此靜居後來自有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補出妙卿身分不凡心性高潔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命書啟相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迎後話暫且閣過此時不能表白補尼道一段又當下又有人回工程上等著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樓揀紗綾又有人回請鳳姐開庫收

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了環等衆皆一時不得閒的寶釵便說俗們別在這裡碍手碍脚找探了頭去說著同寶玉黛玉往迎春等房中來閒頑無話王夫人等日日忙亂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都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鶴孔雀以及鹿兔雞鶩等類悉已買全交於園中各處像景飼養賈薈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小尼姑道姑也都學念會了幾卷經咒賈政方畧心意寬暢好極可見智者居心無一時弛怠又請賈母等進園色

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一些遺漏不當之處了於是

賈政方擇日題本

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觀者則為大觀園費盡精神余則為此

筆墨却只因一個葬花塚

本上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

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益發晝

夜不閉年也不曾好生過的

一語帶過是以歲首祭宗祀元宵開家宴留在

後文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來

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

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

多小太監出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

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啟事種種儀注不一外
面又有工部官負並五城兵脩道打掃街道揮逐閑
人賈赦等督率匠人扎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
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
母等有爵者按品服大粧園內各處帳舞蟠龍簾飛
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爭輝是元宵之夕不寫燈月鼎
而燈光月色滿紙矣
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燈賦一篇靜悄無人咳嗽
有此句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
街頭巷口俱係圍帳幙擋嚴正等的不奈煩忽一太

監騎大馬而來

禮有是

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

早多著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

拜佛

暗貼王夫人細

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

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麼著老太太太

太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來也不遲於是賈母等暫

且自便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各執事人帶領太

監們用酒飯一時傳人一擔一擔的挑進蠟燭來各

處點燈方點完時忽聽外邊馬跑之聲

靜極故聞一細極

時又十來個太監都喘吁吁跑來拍手兒

神異畫出內家風範

石頭記最難之處別書中摸不着這些太監會意都知道說來了來

了各按方向站住賈赦領合族子姪在西街門外賈

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

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來形容至西街門下

了馬將馬趕出圍帳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形容半

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得

隐隐細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翼雉羽夔頭又有銷

金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黃金傘過來

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值事太監捧著香珠綉帕漱盂

掃塵等類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著一

頂金黃綉鳳版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路傍跪下

早飛跑過幾個太監來扶起并邢王兩夫人來那版

輿抬進大門入儀門東去到一所院落門前有執拂

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抬輿入門太監等散去只

有昭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內各色花燈

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著

體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

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處燈花相映時時細

石頭記 卷二
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時自己回
想當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峯下那等淒涼寂寞若不
虧癩僧跛道二人携來到此又安得能這般世面本
欲作一篇燈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
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
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
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到是省了這工夫紙墨且說正
經為是自此時以下皆石頭之語真是千奇百怪之文且說賈妃在轎內看
此園內外如此豪華因默默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

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
如遊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
如銀花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草
紬綾紙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燈數盞
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之類作
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係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
亦係各種精緻盃景諸燈珠簾綉幙桂楫蘭橈自不
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洞洞上一面匾燈明現著蓼汀
花溆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回賈

政偶然一試寶王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
匾聯况賈政世代詩書來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
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
且唐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
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後戶青山列錦屏之
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
賈府所為哉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
蠢物石兄自謙妙可代答云豈敢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
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

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弱弟賈妃每上念母年将邁始
得此弟是以憐愛寶玉與諸弟待之不同且伺隨祖
母刻未暫離那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
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
名分雖係姊弟其情形猶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
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
嚴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
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贊寶玉偏才儘有賈政未
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

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

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費難然想來到不如這

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為亦

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一駁一解跌宕之至且寫得父母兄弟體貼戀

愛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倫至情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寶玉

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曾題完後來亦曾補擬補前

文之不暇起後文苗裔至後文四品溪館黛玉口中又一補所謂一擊空谷八方皆應閑文少

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

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小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

聽了即忙移換換的週到可悅一時舟臨內岸復棄舟上輿

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峩石牌坊上明顯天仙寶鏡

四大字不得不用俗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妙是特留此四

字與彼自命於是進入行宮但見庭燎燒空庭燎最確香屑布

地火樹琪花金窻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

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

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看罷乃問此殿何無匾額

隨侍太監跪啟曰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

頭不語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兩陞樂起禮儀太

監二人引賈赦等於月臺下排班殿上昭容傳諭曰
 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
 眷等自東階升月臺上排班一絲不亂精緻大方昭
 容再傳諭曰免於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
 退入側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
 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淚方彼此
 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
 裡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對泣石頭記得
力擅長全是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
此等地方

俱在旁圍遶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
 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
 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到哭
 起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來說到這句
 不禁又哽咽起來追魂攝魄石頭記傳神摸影全在
此等地方他書中不得有此見識
 邢夫人等忙上來解勸說完不可不先說者不可說之
賈妃口中之語只如此一說方千妥萬貼一賈母等
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減入情入理之至
 讓賈妃歸座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
 後東西府掌家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禮及兩府掌家

執事媳婦領了環等行禮畢賈妃因問薛姨媽寶釵
黛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啟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

詩書世家守禮如此賈妃聽了忙命快請又謙之如此

偏是暴發驕妄自大賈妃聽了忙命快請此真是世

界好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亦命免過上前

各叙濶別寒溫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了環抱琴

等前所謂賈家四釵之外暗以上來叩見賈母等連

忙扶起命人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

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赦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

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叙些離別情景深字

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參

等事又隔簾含淚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糞鹽布帛

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

意趣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莽寒門鳩群鴉屬之中

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沐天恩下昭祖德此

皆山川日月之精竒祖宗之遺德鍾於一人幸及政

夫婦且今上啟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

恩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於萬一惟朝乾夕惕

忠於厥職外愿我后萬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

也。貴妃竊勿以政夫婦殘黎為念，懣憤金懷，更祈自加珍愛，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殿，不負上體。貼眷愛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服時保養，切勿記念等語。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別賜名為幸。元妃聽了寶玉能題，便含笑說：「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見寶林二人益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般。因問寶玉為何不進見。至此方出寶玉賈母乃啟：「無論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

去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近前，攜手攔

於懷內，又撫其頭，頌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

終，淚如雨下。

只此一句便補足前回許多文字

尤氏鳳姐等上來啟

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寶玉導引

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火樹之中，諸般羅

列非常，進園來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

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

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贊

又勸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

免禮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羹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幾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

匾額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此一匾一聯書於正殿是賈妃

氣口

大觀園

園之名

有鳳來儀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怡紅快綠

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曰蘅蕪院

杏帘在望賜名曰澣葛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閣

西面斜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藕香榭

雅而新

紫菱洲荇葉渚等名

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

秋風荻蘆夜雪等名此時志難全記

故意留下秋典齋凸

碧山莊四品溪館暖香塢等處為後文另換眼目之地步又命舊有匾俱不

必摘去於是先題一絕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不長於吟咏姊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姊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縛且喜寶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

中瀟湘館蘅蕪院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蘅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於姊妹之上然自村亦難與薛林爭只一語便寫出寶黛二人又文多少只得勉強隨眾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不表薛林可知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石豆言 卷二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
有此境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巍奉命偏慚學淺微精妙一時
言不出果然萬象耀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
光輝裡景奪文章造化功 便牽強三首之中還
算探卿畧有作意故

後又寫出許
多意外妙文

文采風流 匾額

李紉

秀水明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 起好綠裁歌

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 成珠玉自應傳盛

世神仙何幸下瑤臺名園一自邀遊賞未許凡

人到此來 此四詩列於前正
為滿托下韻也

凝暉鍾瑞 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

鶯出谷脩篁時待鳳來儀 極確文風已著宸遊久

孝道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

再為辭

好詩此不過頌聖應制耳猶未見他長處以後漸知

世外仙源

匾額

落想便不與人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

物新

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阿顰自是一種心思

香融金谷酒花媚

玉堂人

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末二首是應制詩余謂

寶黛此作未見長何也蓋後文別有驚人之句也在寶卿有生不屑為此在黛卿實不足一為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

眾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

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

這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

不想賈妃只命

一匾一咏倒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

應景罷了

請看前詩却云是胡亂應景

彼時寶玉尚未作完只到

作了瀟湘館與蘅蕪院二首正作怡紅院一首起草

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眾人不

理論急忙回身悄推道他

此他字指賈妃

因不喜紅香綠玉

四字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

是有意和他爭馳了况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

個字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道

想見其構思之

苦方是至情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神童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

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王字改作蠟字就

是了寶王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見問悄悄的咂嘴

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

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有得寶卿奚落但就謂寶卿無情只是較阿顰施之

特正唐錢翊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你

都忘了不成此等處便用硬証實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從何落想穿掉到如

此玲瓏錦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該死

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来真可謂一字師了從

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姊姊了寶釵亦悄悄的

笑道還不快作上去只管姊姊妹妹的誰是你姊姊

那上頭穿黃袍纔是你姊姊你又認我這姊姊來了

一面說笑因說笑却又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

了一段忙中開文已是寶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

好看之極出人意此時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負自是不快因見寶玉獨

作四律大費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些精神

不到之處寫黛卿之情思待寶玉却又如想着便也

走至寶玉前悄悄問可都有了寶王道纔有三首只少

杏帘在望一首了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錄前三首

罷赴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說畢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照他寫阿顰只如此便妙極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在他眼前寶王打開一看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這等文字亦是觀書者望

外之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有鳳來儀 臣 寶王謹題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起便 竿竿青欲滴

个个綠生涼迸砌妨階水穿簾碍鼎香妙句古

何妨水過今偏翻案 莫搖清碎影好夢晝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淨院蘿薜助芬芳助字妙通部書所以皆善練字軟襯

三春草柔拖一縷香刻畫 輕烟迷曲徑冷翠滴

迴廊甜脆 誰為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雙起雙收讀此首始信前云有蕉無棠不

可有人到自已身上則無此能為之論也 綠

本是玉字遵寶卿 春猶捲是 紅粧夜未眠是海

凭欄垂絳袖是海棠 倚石護青烟是芭蕉之神

恰自然真是好詩却是好書對立東風裡主人應解憐

主落落一味雙字則不免牽強此首可謂詩題兩

稱工極切極流離斌媚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分題作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阿顰口

氣菱荇鷺兒水桑榆燕子樑阿顰之心臆才情原與人別亦不是

從讀書中得來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飢餓

何須耕織忙以幻入幻順水推舟且不失應制所以稱阿顰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

為前首之冠遂將澣葛山莊改為稻香村如此服善妙又

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纔一共十數首詩出令

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

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

蘭百忙中點出賈蘭直使一人不落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只不

過隨母依叔行禮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

自有處調養故亦無傳補明方不遺失那時賈薈帶領十二

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耐煩只見一太監飛來說

作完了詩快寫戲目來賈薈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

石頭記 卷二
個花名单子少時太監出來只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賈家之敗 第二齣乞巧長生殿

死妃之 第三齣仙緣甄寶玉送玉 第四齣離魂丹

亭中伏黛玉死所點之戲劇伏四
事乃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關鍵

賈善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欺裂石之音舞有

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作盡悲歡情狀畢矣

劉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類來問誰是齡

官賈善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何喜之有

許多文字只用一喜字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

官極好再作出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善忙答應

了因命齡官作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

非本脚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記中

總隱後文不盡風月等文按近之俗語云能養千

班之中此一人技藝稍優出眾此一則人則勢

不憐實不能不憐雖欲不愛實不能不愛余歷梨園

談非本脚之戲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閱石頭記

酸狡如淋漓滿紙矣後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

便言石頭記之為情即觀此迄然嚼蠟亦不知其

過乃事迷陷過乃情即觀此迄然嚼蠟亦不知其

也。妙賈善扭他不過。如何反扭他不過其只得依他作

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可知

了。尤物。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鏤子。食

物之類。又伏下一個尤物。一段新文。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

游玩。忽見山環佛寺。忙另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

一匾云。苦海慈航。寓通部人事一篇。熱文却如此冷收。又額外加恩與

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啟。賜物俱齊。請驗等例。

乃呈上畧節。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

行。太監聽了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

意。二柄沉香拐拄。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

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綉。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鏤十錠。

吉慶有魚銀鏤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

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

寶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

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鏡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鏤二

對寶玉亦同此。此中忽夾上寶玉可思。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

個。金銀鏤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鏤四錠。表

禮四端。外表禮二十四端。青錢一百串。是賜與賈母

禮四端。外表禮二十四端。青錢一百串。是賜與賈母

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奶娘衆了環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分金鏢一雙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兩府凡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並司戲掌燈諸人的外有青錢五百串是賜厨役優伶百戲雜行人丁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聽了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却又勉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釋放鼻使人酸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親一次

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

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妙極之識試看別書中專能

不然只有如此現成一語便是不再之賈母等已哭

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

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諸人好容易將賈母

王夫人安慰解勸攙扶出園去了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鋪排非身經歷開巨眼伸大筆則必有所
滯望牽強豈能如此觸處成趣立後文之根足
本文之情者且借象說法學我佛闡經代天女
散花以成此奇文妙趣惟不得與四才子書之
作者同時討論臧否為可恨耳

第十九回

彩筆輝光若轉環
心情魔態幾千般
寫成濃淡
兼深淺活現癡人戀戀間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
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
房等親補還賈家一門也不必細說且說寧榮二
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
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
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靜獨他是不
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拚拚著

與無事的人一樣

伏下

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閒

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

襲人家去吃茶晚間纔得回來

一回一回各生機軸總在人意想之外

因此寶玉只和衆了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

寫出正月

光正在房內頑的沒興頭忽見了頭們來回說東府

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

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

總是新正妙景

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

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

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

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

真真熱鬧倏爾神鬼亂出忽又

妖魔畢露甚至於揚幡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

聲遠聞巷外

形容刻薄之至弋陽腔能事畢矣

至隔牆間裏晴絲數曲則有如耳內喧嘩目中撩亂後文

之人個個都贊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

必有之言

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

坐便走開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了環姬

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

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故也不問。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私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這裡素日有個小書房內，曾掛著一幅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裡那美人自然是寂寞的，湏得我去。

望慰他一回。

極不通極胡說中寫出絕代癡情宜眾人謂之瘋傻

想著便往書

房裡來。到到窻前，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韻。寶玉倒唬

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

又帶出小兒心意一絲不亂

乃大著

膽子，膽破窻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

茗烟按著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

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

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求不迭。寶玉道：「青天

白日，這是怎麼說？」

開口便好

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

面看那了頭，雖不標致，到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處。

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蹂脚道還不快跑此

搜神奪魄至神至妙處只在國圖不鮮中得來一語提醒了了頭飛也似去

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寶活

王移之他人不可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

了寶玉因問那了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

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

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按此書中寫一

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目未曾親觀

者又寫寶玉之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

令人可笑不獨于世上親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

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顰兒處

為更甚其國圖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

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

之第二人萬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閱石頭記至

奇至妙之文全在寶玉顰兒至癡至呆國圖不解之

語中其詩詞啞謎在酒令及衣食奇玩等類又問名字

固他書中未能然在此書中評猶為二著又問名字

叫什麼茗烟大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真新鮮

奇文竟寫不出來的見此書中的出來何以據他說他

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夢是隨手成趣耳夢見得了

一足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出字的花樣千奇百怪

之想所謂牛波馬勃皆至藥也魚鳥昆虫皆妙文也

天地間無一物不是妙物無一物不可成文但在人

意拾取耳此皆信手拈來隨筆成趣所以他的名字

大游戲大會悟大解脫之妙文也

叫作^音兔

萬

寶王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

有些造化說著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

這樣的好戲寶王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音就

遇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茗烟趨近笑道這會

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音去一會

子再往這裡來他們就不知道了

茗烟此時只要遮飾方纔之過故設

此以悅寶王之心寶王道不好仔細看拐了去便是他們知

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

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王笑道依

我的主意俗們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作什

麼呢

妙寶王心中早安了這著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恰遇茗烟私行淫媾為寶王所掖故以城外

引悅其心寶王始悅出往花家去非茗烟適有罪被掖萬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別家子弟尚不敢私出况

寶王哉况茗烟哉

茗烟笑道好好到忘了他家又道

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著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必不可少

之寶王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

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

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

隨姓成名彼時

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

一樹千枝一源萬派無意

隨手伏脉千里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茶菓聽見外面有人
 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
 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寶玉來在院內嚷道寶二爺
 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
 來迎著寶玉一把拉著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
 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放下心來
精細周到嘻了一聲笑道轉至笑字妙神你也忒胡鬧了該說說得是
 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細茗烟
 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

慌

是必有之神理非特故作頓挫

說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了人或

是遇見老爺街上人擠車碾馬有個閃失也是頑得
 的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
 定告訴嫫嫫們打你該說說的更有理茗烟撇了嘴便道二
 爺罵著打著叫我帶了來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
 別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茗烟賊花自芳忙勸罷了既
 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醜爺
 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
 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

羞慚慚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寶玉冷又讓他

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淘好茶連用三個字上活

現紙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妙不寫襲卿忙正是

忙便是庸俗小派了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

東西吃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帶出一面說一面將自

己的坐褥家常情事他書寫不及此擡來鋪在一個炕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

脚爐墊了脚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

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然

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用四個自己字

素日如何親洽如何尊榮此時一盤托出蓋素日身

居侯府綺羅綉之中其安富尊榮之寶玉親密決

洽勤慎委婉之襲人是所應當不必寫者也今於此

一補更見其二平素之情義且暗透後回中所有

母女兄長欲為贖身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齊整

整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補明

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與下部後數十回寒冬

噎酸羹雪夜圍破毡等處對看可為後生過分之人

嘆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去之禮好互嚐一點兒也

是來我家一淌得意之態是纔與母兄說著拈了幾

個松子穰惟此品稍可一拈吹去細皮用手帕托著

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八字

畫出

纔收淚之一女兒是好形因悄問襲人好好的哭什

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

了伏下後文所補當下寶玉穿著大紅金蟒狐腋箭

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這裡來

又換新服他們指晴雯就不問你往那裡去的必有

閱此則又笑盡小說中無數家常穿紅掛綠綺綉綾羅等語自謂是富貴究竟反是寒酸俗態也寶

玉笑道珍大爺請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

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

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著好東西呢襲人道悄悄的

叫他們聽著什麼意思想見二人一面又伸手從寶

玉頂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

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

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

東西行文至此固好看之極且勿論按此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語蓋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見之寶

我却常守常見視為平物然余今窺其用意之旨則是作者借此正為賤玉原非大觀者也說畢

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

去或催一乘小轎或催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

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

的是確見人極細花自芳忙去催了一頂小轎來眾人

也不敢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菓子與茗

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砲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

也有不是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著上轎放下轎簾

花茗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

自芳道須等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纔好過

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

玉拖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到難為你於是

仍進後門俱不在話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

這些了環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

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嫫嫫挂

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了頭們只顧

頑鬧十分看不過人人都看不過獨寶玉看得過因嘆道自從我出

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個樣兒說得是原該說別的媽

媽們越不敢說你們了補明好寶玉雖不吃乳那寶

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家的用俗語入

妙只知嫌人家醜這是他的屋子由著你們躑躅越

不成體統了所以為今古未有之一寶玉這些了頭們明知寶玉

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嫫嫫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

調侃入如今管他們不著因此只顧頑並不理他那

李嫫嫫還只管問寶王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

辰睡覺等語嘆了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一個

討厭的老貨李嫫嫫又問道這盞碗裡是酥酪怎不

送與我去我就吃了罷說畢拏匙就吃寫聾鍾奶姆

姆一個了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著的下過

無痕回來又惹氣了照應苗雪楓你老人家自己承認

別帶累我們受氣這等話語聲口李嫫嫫聽了又氣

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且別說我吃了一

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

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

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

氣了我偏吃了怎麼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

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了頭什麼阿物兒雖暫委曲

然亦怨不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個了

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王

還時常送東西孝敬你老去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

石頂已

聽這聲口必李嫫嫫道你們也不必粧狐媚子哄我

是麝月無疑用打量上次為茶攆苗雪的我不知道呢

殺寶王然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著賭

氣去了中畢肖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著賭

霎湫在床上不動嬌態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

輸了秋紋道他到是贏的誰知老太太來了混輸了

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

去就是了說著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

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

一時換衣卸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了環們回說李嫫

嫫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道原來是留的

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

子疼足的吐了纔好他吃了到好攔在這裡到白糟

蹋了與前文失手碎鐘遙對通部我只

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鋪床必如此寶玉聽了信以

為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剥一面

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

是你什麼人便若見過女兒之後沒一段文字襲人道

是你什麼人便若見過女兒之後沒一段文字襲人道

是你什麼人便若見過女兒之後沒一段文字襲人道

那是我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贊嘆兩聲這一贊嘆又是令人團圓

不解之語只此便襲人道嘆什麼只一嘆字便引出

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補出

素喜紅色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不配穿紅的

誰還敢穿活寶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狠怎麼也得

他在俗們家就好了妙談襲人冷笑道實在好的該

給你家作奴才麼妙答寶玉並未說奴才二字襲人

作此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俗們家

來必定是奴才不成勉強說親戚就使不得更強襲人

道那也搬配不上說得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剥栗

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

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總是故意

他寶玉笑道你說的怎麼叫我答言呢我不過替他

好正該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的我們這種濁物號妙

後文又曰鬚眉濁物之稱今古未有之到生在這裡

謂今古未有之一人耳聽其國圖不解之言察其幽

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婉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

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光大光明說不得混

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又說不得好色

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今他
人徒加評論揔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心
臆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
出此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
情黛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甚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
痴之上亦屬國圖不鮮妙甚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

到也是嬌生慣養的呢我姨爹姨娘的寶貝如今十

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

出嫁二字不禁噓了兩聲寶玉心思另是一正不自

在又聽襲人嘆道襲人亦嘆自有別論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

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

寶玉聽了這話內有文章余亦如此不覺吃一驚余亦忙

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

兒聽得我媽和哥哥高議教我再耐煩一年他們上

來就贖我出去的呢即余今日尤難為情况當日之寶玉哉寶玉聽了

這話越發怔了因問為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

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裡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別

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裡怎麼是個了局說得極是寶玉道

我不叫你去也難是頭一句駁故用襲人道從來沒

這道理便是朝廷宮裏也有個定例或幾年一選幾

年一入也沒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咧一駁更有

石豆言 卷二 十九回

理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然自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

難第二層仗祖母襲人道為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

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寶玉並不提王夫人襲人偏自

補出周密之至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們家幾兩銀

子留下我然或有之我却也不過是個平常的人比

我强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免來了跟著老太太先

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百忙中又補出湘雲未真如是七穿八達得空便入如

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

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伏

侍的你好是分內應當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

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再一駁更覺精細有理寶玉

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然自心內越發

急了原當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你不

怕老太太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

也不好意思接你了急心腸故入襲人道我媽自然

不敢強且漫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

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强留下我他也不敢不

依但只是俗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

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為你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

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

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

太太太斷不肯行的三駁不獨更有理且又補寶

玉聽了思忖半晌正是思忖只有去依你說你是去

定了然自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

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此余亦疑如乃嘆道早知道都是

要去的都是要去的妙可謂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

刺我一個孤鬼尾活是寶玉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

了又到無可奈何之時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

回去補前文他就說寶玉至死不放回去的又說當日

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

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補出襲人幼時

文之香菱後文之晴雯大同小異自是如今幸而賣

到這個地方可謂不幸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

暮罵況且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

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淘澄

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難了這會子又贖我作

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

了一陣以上補在家今日之事與寶玉問哭一句對針他母兄見他這般堅

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

著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

一併賞了這是有的事呢又夾帶出賈府平素施為來與襲人口中針對二

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伏下

後文大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

下眾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

重的又伏下多少後文先一句是傳中陪客此一句是傳中本旨因此他母子兩

個也就死心不贖了既如此何得襲人又作前語以愚寶玉不知何意且看後文

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事一句間

聞文皆無警甚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

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結一段甚

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四字好所謂

也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眾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

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只如此說更好所謂說不得聰明賢良說不得

癡呆愚昧也近來仗著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

拘管更覺放蕩弛縱四字妙評確甚任情恣性四字更好亦

不涉於惡亦

不涉於淫亦不涉于驕不過一味任性耳最不喜務正這還是小每欲勸

時料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

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原來如此今見他默默

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不獨解語自己原

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苗雪

之茶等事可謂伶俐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寶玉

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了頭子們將栗挈去吃了自

己來推寶玉淚痕滿面正是無可襲人便笑道這有

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自然然不出去了寶玉聽

這話有文章寶玉便說道你到說說我還要怎麼留

你我自己也難說了二人素襲人笑道俗們素日好

處再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

說出兩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

了刀擱在額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寶玉忙笑道

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疊疊語活

走一寶玉下來如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

依兩三百不成話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著我等我

有一日化成了飛灰此評者所謂是何心思始得口

出此等不成話之至奇至妙之

話請諸公如何解得如何評論甚所飛灰還不好灰

還有形跡還有知識余則謂人尚無知識者多甚矣

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侯你們也

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

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是聰明是愚昧是小兒淘氣

魂愈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正為勸你這

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

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擰嘴

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

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

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寶玉又誚謗讀書

見如何也教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

裡想著我家代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

讀書已經他心裡便又氣又愧而且背前背後亂說

那些混話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作祿蠹

二字從古未見新奇之至難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

書却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另出己意混編

纂出來的人寶玉目中猶有明明德三字心中猶有聖

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語宜乎人人

謂之瘋這些話怎麼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

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原是那小時

不知天高地厚信心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又作是語說不

得不乖覺然又是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

道二件若不如還有更要緊的一

件此亦非寶玉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此一句是

父母語宜乎其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都改都改

再有什麼快說襲人笑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

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總包括盡矣其所謂花

為兒女之分也你若果都依了便掣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

了寶玉笑道你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

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

理總坐了也沒甚趣調侃不淺然在襲人能作是語

解語也二人正說著見秋紋走進來說快三更了該睡

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嫫嫫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

取表來照應前鳳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時表則是

法前形容自鳴鐘則是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

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

石頁已

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挫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
 着因而和衣淌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
 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
 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剉服下去命他蓋上被
 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為下文地步彼時黛玉
 自在床上歇午了環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
 的寶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
 裡忙去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住了好姐姐又聞好
 中一時之內此六個字未曾暫離口角妙甚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

醒若是別部中書寫此時之寶玉一進來便生不軌
 言矣此却反推喚醒他毫不在意所謂說不得淫蕩是也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
 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
 來補出嬌怯態度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怕睡出病來
 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寶玉又知養身黛玉只合
 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畧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
 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裡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
 的所謂只有一聲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
 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俗們說話兒寶玉

道我也歪著寶玉見沒有枕頭纏綿密因說俗們在

一個枕頭上罷更妙漸逼漸近黛王道放屁外頭不

是枕頭掣一個來枕著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

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醜婆子的黛玉

聽了睜開眼身起起身笑道笑真真你就是我命中

的妖魔星想見其態度請枕這一個說著就將自己

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掣了一個來自

已枕了二人對面倒下黛玉因看見寶玉左邊腮上

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

之細看想見其纏綿態度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極妙

補出寶玉側身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纔刮替

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濺上了一点兒遙與後文平兒

時對說著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使用自己的帕

子替他揩拭了想見情之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

事了又是勸戒語幹也罷了比別人一味固執死勸必

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不見別人又當奇事

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補前文之吹到舅舅耳裡

又使大家不乾淨惹氣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

又使大家不乾淨惹氣細膩之至乃父責其子縱加

以管楚如何能使大家不乾净哉今偏大家不乾净則知賈母如何管孫貴子遷怒於眾及自己心中多少

抑鬱難堪難禁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可知昨夜

憂代痛一齊托出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情切切之

語亦屬行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

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却像是一淫極然究竟不犯一淫意寶玉一把便

將黛玉的袖拉住要瞧籠著何物黛玉笑道

冷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然如此這香是那

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正是按誘云人在氣中

今續之曰美人忘容花則忘香此想必是櫃子裡頭

的香氣衣服上薰染的也未可知有理寶玉搖頭道未

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球子香袋

子的香自然黛玉冷笑道冷笑便是文章難道我也有什麼羅

漢真人給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

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朶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活輦

錯不我有的是一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

你就拉上這麼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

可不饒你了說著番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活

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

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裡

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

如見

寶玉方住了手笑問

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

一面理

髮畫笑道我有奇香你有煖香沒有

奇寶玉見問一

時解不來

一時原難解終遜黛

因問什麼煖香黛玉

點頭嘆笑道

畫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

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

的是顰兒活畫然這是阿顰

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寶玉笑道方纔求饒如

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

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

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

可該去了寶玉笑道去不能俗們斯斯文文的淌着

說話免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

臉

畫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

總先黛玉只

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

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只不答寶玉只怕他

睡出病來

原來只為此故不暇防人嘲笑所以放蕩無忌處不持此一件耳

便哄他

道噯哟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

黛玉見他說的鄭重且又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

問什麼事實。寶玉見問，便忍著笑，順口說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一個林子洞。黛玉笑道：真是撒謊。自來也沒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著呢。你那裡知道這些？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說林子洞裡原來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昇座議事。耗子亦能昇座且議事自是耗子猶穿壁啣物其昇座者置而不問哉哈哈因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湏得乘此打劫些來。方妙。議問是這事宜乎為鼠矣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

的小耗子

原來能於此者便是小鼠

前去打聽。一時小耗回報各

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裡菓米最多。

廟裡原

妙妙

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

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

角、五香玉。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

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箭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

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去

了。只剩下香玉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玉。只

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愿去偷香玉。老耗

並眾耗見他形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

去小耗道我雖年少身弱却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

機謀深遠這三句暗為黛此去包管比他們偷的還

巧呢眾耗忙問如何比他們巧小耗道我不學他們

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玉滾在香玉堆裡

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

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果然巧而

偷者可防此法不能防矣可惜這眾耗聽了都道妙

却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先變個我們瞧瞧小

耗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就變竟變了

一個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眾耗忙笑說變錯了

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余亦說小

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菓子是

香玉却不知益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香玉呢

前面有試才題對額故緊接此一篇無稽亂話前無

則可此無則不可蓋前係寶玉之懶為者此係寶玉

不得此為者世人誹黛玉聽了番身爬起来按著寶

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

著便擰的寶玉連連央告說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

了。我因為聞你香，忽然想起這個典故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妙笑問誰說典故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典故？寶釵笑道：「原來是寶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裡的典故原多。」妙只是可惜一件，轉妙凡該用典故之時，他偏就忘了。更妙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到想不起來。別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與前拭汗二字

針對不知此書何妙至如此有許多妙談妙語機鋒
詼諧各得其時各盡其理前梨香院黛玉之諷則偏

而趣此則正而趣二人
真是對手兩不相犯這會子偏又有記心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裏，只聽寶玉房中一片嚷聲，吵鬧起來。後回再見。

總評

若知寶玉真性情者當留心此回其與襲人何等留連其於畫美人事何等古怪其遇茗烟事何等憐惜其於黛玉何等保護再襲人之癡忠畫人之惹事茗烟之屈奉黛玉之癡情千態萬狀筆力勁尖有水到渠成之象無微不至真畫出一個上乘智慧之人入於魔而不悟甘心墮落且影出諸魔之神通亦非泛泛有勢不能輕登彼岸之形凡我衆生掩卷自思或於身心少

有補益小子妄談諸公莫怪

出... 畫入... 何... 事... 故...

...

第二十四回

智慧生魔多象魔生智慧方深
智慧寂滅萬緣根不解智魔作甚

第二十四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
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
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
間失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

云寶玉亦知醫理却只是

方露亦如後回許多明理之語只在閨前現露三分

越在兩村等經濟人前如痴如呆實令人可恨但雨

村等視寶玉不是人物豈知寶玉視彼等更不是人

物故不知接談也寶玉之情痴是真乎是假乎看官

評細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

已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媽媽和襲人叫呢。那襲人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

襲人能使

顰卿一贊愈見彼之為人矣。觀者諸公以為何如。

寶玉忙要趕過來。寶釵忙

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纔是他老糊塗了。倒

要讓他一步為是。」

寶釵如何觀者思之

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

走來。只見李媽媽拄著拐棍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你起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摸大樣的淌在炕上。見我來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

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臭銀子買來的毛了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寶玉不哄。襲人先只道李媽媽不過為他淌著生氣。少不得分辨說病了。纔出汗。蒙著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等話。後來只管聽他說。哄寶玉粧狐媚。又說配小子等話。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寶玉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辨。病了吃藥等語。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了。頭們李

媽媽聽了這話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裡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擎下馬來，的我都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跟前講了，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着了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說媽媽，你老人家，就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媽媽見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苗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清，可巧

鳳姐正在上房算完輸贏賬，聽得後面聲嚷動，便知是李媽媽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於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媽媽，笑道：「好媽媽，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纔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高聲，你還要管他們呢。難道你還不知道規矩，在這裡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裡燒的滾熱的野雞，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擎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媽媽脚不

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越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個沒臉強如受那娼婦蹄子的氣後面寶釵黛玉隨著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寶玉點頭嘆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賬只揀軟的排揎昨兒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旁笑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作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著帶累別人襲人一面拉寶玉道為我得罪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

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著病別只想著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麼樣纔好呢時常我勸你別為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裡遇著坎兒說的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

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著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叫他起來自己便端著就枕與他吃了即命小了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淌一淌也好寶玉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他淌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畢飯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媽媽鬪牌解悶寶玉記著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自己要睡天色尚早彼時晴雯綺霞

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獨見麝月一個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牌寶玉笑問道你怎麼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床底下堆著那麼些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裡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媽媽子們老天拔地伏侍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了頭子們也伏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這裡看著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

裡坐著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俗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玉笑道：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見，便道：就是這樣說著，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掣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盃盞還沒吃到上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那麼大福說著，掣了錢，便摔簾子出去。」

了。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也向鏡中搖手。寶玉會意，忽聽唿一聲簾子響，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俗們到要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著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著，一徑出去了。」

閑上一段兒，女口舌却寫麝月一人有襲人出嫁之後，寶

玉寶釵身邊還有一人，雖不及襲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弊等患，方不負寶釵之為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反留著麝月一語，寶玉便依從此話可見襲人雖去實未去也。寫晴雯之疑忌，亦為下文跌扇角口。

等文伏脉却又輕抹去正見此時都在幼時雖微
露其疑忌見得人各稟天真之性善惡不一往後漸
大漸生心矣但觀者凡見物其猜忌嫉妬愈甚若一
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嫉妬愈甚若一
味渾厚大量涵養則有何令人憐愛護惜哉然後知
寶釵襲人等行為並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
居當語不過燈前一時取樂買笑耳非切切一味輕俏
麗等語不遇諸人百倍不然寶玉何甘心受屈於二
賢也是以高過後文則知矣故觀書諸君子不必惡
女夫子哉看過後文則知矣故觀書諸君子不必惡
晴雯正該感晴雯金法這裡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
閨綉閣中生一方法這裡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
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語至次日清
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
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時到薛姨媽這邊

來閑狂彼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籬
却都是閑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
兒三個趕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習看
他亦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
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
歡喜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著急趕著這盤正
該自己擲個六點下該鶯兒擲三點就贏了因掣起
骰子來恨命一擲一個作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
拍著手只叫么嬌態如此賈環便瞪著眼六七八混叫那

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掣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聽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要賴你，還不下錢來呢？鶯兒見寶釵說不敢嘖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作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在眼裡。前兒和寶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沒著急。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了頭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掣什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

不是太太養的，說著便哭了。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兒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況，問是誰怎麼了。賈環不敢嘖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大族規矩原是如此一絲錯不，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疎了。況且

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獸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獸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堂

姊妹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氣。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說。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聽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寶釵恐怕

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你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個。難道你守着這個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來樂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再尋樂。頑一會子。你如今自招煩惱。難道算取樂頑了不成。不如快去為是呢。」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又是在那裡墊了。端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的。鶯兒欺」

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臺攀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又怎麼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點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些淡話。作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唯唯的出來。趙姨娘

也不敢噴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嗑。要頑。要笑。只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不聽我的話。反叫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著這心。還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幾。個錢。就這麼個樣兒。賈環見說。只得諾諾的回說。輸了一二百。鳳姐道。虧你還是爺。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麼下流。狐媚子。我先

打了你打發人告訴學裡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個
不尊重恨的哥才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
子抓出來呢唱命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兔得了
錢自己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一後大家子亦妄
吟唱如見如聞正
為下文五鬼作引也余為寶玉肯效鳳姐一且說寶
點餘風亦可繼寧榮之盛諸公當為何如
王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妙極凡
寶玉寶
釵正閑相遇時非黛玉來即湘雲來是恐漏洩文章
之精華也若如此則寶玉久坐忘情必被寶卿見
棄杜絕後文成其夫婦時無
可談舊之情有何趣味哉寶玉聽了抬身就走寶
釵笑道等著俗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

炕同寶玉一齊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
說的見他兩個來忙問好廝見寫湘雲又一筆
法特犯不犯正值
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裡的寶玉便說在寶姐
姐家的黛玉冷笑道我說你虧在那裡絆住不然早
就飛了來了寶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
過偶然去他那裡一淌就說這話林黛玉道好沒意
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叫你替我解悶
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
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

你倒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來自
已納悶。林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
管你。只沒有個看著你自己作賤了身子呢。」林黛玉
道：「我作賤壞了身子，我死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
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林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
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寶玉笑道：「要像只
管這樣鬧，我還怕死呢。到不如死了乾淨。」林黛玉忙
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乾淨。」寶玉道：「我說
我自己死了乾淨，別聽錯了話，賴人。」正說著，寶釵走

來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

此時寶釵尚未

知二人心性故來勸後文這裡林黛玉越發氣悶，只

向窻前流淚，沒兩盞茶的工夫，寶玉仍來了。

蓋寶玉亦是心

中只有黛玉見寶釵難却其意故暫隨林黛玉見了

越發哽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

回，打疊起千百樣的膩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

張口，只見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橫豎如今有

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笑，又

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麼來？死活憑我去罷。

了寶玉聽了忙上來悄悄的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
難道連親不間疎先不僭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
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俗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
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疎第二件你先來俗們兩
個一桌吃一床睡長的這麼大了他是纔來的豈有
個為他疎你的林黛玉啐道我難道為叫你疎他我
成了個什麼人了呢我為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
的是你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
此二語不獨觀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
未必解想石頭亦未必解不過迷寶林二人之語耳

石頭既未必解寶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隨口說
出耳若觀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身是寶林之流則
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寶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矣萬
不可將此二句不解錯謗寶林及石頭作者等人

林黛玉聽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
動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嘔人難受就拏今
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這樣你怎麼倒反把青欣

披風脫了呢真正奇絕妙文真如羚羊掛角無迹可
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筆不可形容出者

寶玉笑道何嘗不穿著見你一惱我一炮躁就脫了

林黛玉嘆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饑著吵吃的了仍歸

兒女本傳却又二人正說著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

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不容易來了也不理
我一理免林黛玉笑道偏咬舌子愛說話連這二哥
哥也叫不出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
免又該著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
他明免連你還咬起來呢可笑近之野史中滿紙羞
花閉月鶯啼燕語殊不知
真正美人方有一陋處如太真之肥飛燕之瘦西子
之病若施於別個不美矣今以咬舌二字加之湘雲
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獨不見其陋且更
覺輕俏嬌媚儼然一嬌態相雲立于紙上掩書合眼
思之其愛厄嬌音如入耳然後將滿史湘雲道他再
紙鶯啼燕語之字樣填真害可也

犯著見一個打趣一個拍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
就服你黛玉忙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短處
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麼不及你呢林黛
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裡敢挑他
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
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著明免得一個咬舌的
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厄去阿彌陀佛那纔現
在我眼裡笑的衆人不了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
的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文字重作輕抹得力處是鳳姐拉李媽媽去借環哥彈壓趙姨娘細緻處寶釵為李媽媽勸寶玉安慰環哥斷唱鶯兒至急為難處是寶釵論心無可奈何處是就拏今日天氣比黛玉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冷眼最好看處是寶釵黛玉鳳姐拉李媽云這一陣風玉麝一節湘雲到寶玉就走寶釵說等著湘雲大笑大說顰兒學咬舌湘雲念佛跑了數節可使看官於紙

第二十一回



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見後之三十回猶不見此之妙此回嬌嗔箴寶玉軟語救賈璉後回薛寶釵借詞含諷諫王熙鳳知命強英雄今只從二婢說起後文則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襲人之寶玉亦他日之襲人他日之寶玉也今日之平兒之賈璉亦他日之平兒他日之賈璉也何今日之玉猶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璉猶可救他日之璉已不可救耶箴與諫無異

也而襲人安在哉寧不悲乎救與強無別也甚矣但此日阿鳳英氣何如是也他日之身微運蹇亦何如是耶人世之變遷倏爾如此

今日寫襲人後文寫寶釵今日寫平兒後文寫阿鳳文是一樣情理景况光陰事却天壤矣多少眼淚洒與此兩回書中

此回襲人之大功直與寶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裡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柱上攔住笑勸道饒他這一遭罷林黛玉板著手說道我要饒過雲兒再不活著湘雲見寶玉攔住門料黛玉不能出來

寫得湘雲與寶玉又親厚之極却不見疎

遠黛玉是何情思耶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罷恰

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兒

弟分上却丟開手罷

好極妙極王顰雲三人已難解

看寶玉兄弟分上話只一句便將四人一齊

籠住不知孰遠孰近孰親孰疎真好文字

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

語是顰兒口吻雖屬尖利

真實堪愛堪憐

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馬敢

說你

好二字連二他字華灼之至

四人正難分解

好前係三人今忽四人俱是書

中正眼不

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

好文章正是

角之事成若只管哼哼

那天早又有掌燈時分王夫人

李紈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閑話了

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

前文黛玉未來時湘

雲寶玉則隨賈母今湘雲已去黛玉既來年歲漸大寶玉各自有房黛玉亦各有房故湘雲自應同黛玉

也

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

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明時便披衣

靱鞋往黛玉房中時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見他姊

妹兩個尚卧在衾內那林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幅

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

一個睡態那史湘雲却一把

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掠於被

外又帶著兩個金鐲子

又一個睡態

寫黛玉之睡

雲之態則儼然是一個嬌態女兒可愛真是人俱

畫個個活眺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釵

王見了嘆道

嘆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見之自曰喜也

睡覺還是不老實

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

他盖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著定是寶

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說道這早晚就跪過來作

什麼寶玉笑道這天還早呢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

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聽了轉身出至外邊黛玉

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寶玉復又進來坐

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鵲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

了面翠縷便掣殘水要潑寶玉道站著我趁勢洗了

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著便走過來灣著腰洗

了兩把紫鵲付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裡就不少不

用搓了又洗了兩把便要手中翠縷道還是這個毛

病鬼多早晚纔改寶玉也不理忙忙的要過青盥擦

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

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

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

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

子勒子不過打幾根散辮子就完了說著又千妹妹

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過來，一一梳篋在家不戴冠，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絛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脚。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吊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

妙談到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近日多用可惜了的四字今缺一珠不聞此四字妙極是極

玉在旁盥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了，也不知是給

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寶玉不答。有神理因鏡臺兩邊

俱是粧奩等物，順手拏起來賞玩。何賞玩耶不覺又

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是襲人勸因又怕

史湘雲說。好極的是寶玉也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

一手攙着辮子，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

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纔改過。」一語未

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

得回來自已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去

了。襲人含笑道：「寶兄弟那裏還有在家裡的工夫，寶

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
 個分寸禮節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
 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到別看錯了這個
 了頭聽說話到有些識見此是寶釵初試以下漸成
 襲人果賢寶釵便在炕上坐了好逐回細看寶釵待
 女子也遠不近可厭之人亦未見冷淡之態形諸聲色可喜
 了蓋深取襲卿矣二人文字此慢慢的閑言中套問
 回為始詳批於此諸公請記之

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
 四字包羅許多文章筆墨不似近之開口便云非諸
 女子之可比者此句大壞然襲人固佳矣不書此句

是大大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奇文寫得釵玉二
 手眼近何也寶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論貴賤皆親密之至
 不可輕犯寶玉欲近之而恐一時冒瀆故不敢狎犯
 也寶釵待下愚尚且和平親密何致兄弟前有遠心
 哉蓋寶玉之形景已泥于閨閣近之則恐不遜反成
 遠離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實相近之至也至如凡較
 寶玉實近之至矣却遠之至也寶玉則如何凡較
 勝角口諸事皆出於聲哉以及寶玉輒文如何凡較
 枯種種孽障種種憂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辨哉起後
 一將寶玉襲人釵顰雲等行止大概一描已起後
 大觀園中文字也今詳批於此久後不忌矣釵與
 玉遠中近顰與玉近中遠是要緊兩大概一描已起後
 過看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釵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熟
 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

你問我麼我那裡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動了真氣

寶玉如此襲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動氣只是你從今以後

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

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

眼倒下醋妬妍態至矣盡矣觀者但莫認真此態幸甚寶玉見了這般景

况深為駭異好可知未嘗見襲人之如此技藝也禁不住趕來勸慰那

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管與鞏免前番嬌態如寶玉無

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偏麝月來道姐姐怎麼來如

如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又好寶玉

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咳道不理罷我也

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下襲人聽他

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勦料他睡着便起身掣一領

斗篷來替他剗壓上只聽忽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

也仍合目粧睡寫得爛熳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

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子再不說你一

聲免如何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你又怎麼了你又

勸我你勸也罷了剗纔又沒見你勸我一進來你就

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著是為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是什麼話了。襲人道你心裡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鬧著。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搗起軟簾。自往裡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著出來。喚兩個小了。頭進來。寶玉掣一本書。歪著看了半日。因要茶。抬

頭只見兩個小了。頭在地下站著一個大些的生得

十分水秀。

二字奇絕多少嬌態包括一畫今古野史中無有此文也

寶玉便問你

叫甚麼名字。那了頭便說叫蕙香。

好也

寶玉便問是誰

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

俗原

是花大姐姐改了蕙

香。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了。什麼蕙香呢。

好極趣極

又

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蕙香道

第四。寶玉道明兒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

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

花襲人三字在

內說的

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

在外間聽了抵嘴而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大出房。

襲卿第一也不和姊妹了頭等厮鬧。此是襲卿第二功也。自己

悶悶的。只不過拈書解悶。或弄筆墨。此雖未必成功較往日終有微

裨小益所謂襲卿有三大功也。也不使喚眾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

這個四兒是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了頭。又是一個有

者一生為此所悞批者一生亦為此所悞於開卷凡見如此人故為喜余反抱恨蓋四字悞人甚矣

被悞者深寶玉用他。他變盡方法。籠絡寶玉。也。好。但

感此批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面頰耳熱之

卿之心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却冷清

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

們得了意。以後越來勸。寶玉惡勸此是若拈出做上

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甚。寶玉重情不重禮此是第二大病也。說

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然也要過的。便權

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此意却好。但襲卿輩不應

如此棄也。寶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為者。看至後半部。則洞明矣。

此是寶玉三大病也。寶玉看此為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有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

月之婢。豈能棄而為僧哉。主一生偏僻之處。正看至外篇。胙篋一則。其文

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

破璽而民樸鄙刻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
 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箏瑟塞瞽曠之
 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
 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
 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看至此段意趣暢然
 逞著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
 其勸矣奇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王之靈竅喪減情意
 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
 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反其靈竅無才思之情

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
 陷天下者也直似莊老奇甚怪極之想續畢擲筆就寢頭到著枕

便忽然睡去一夜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此猶筭

餘功也想每日每夜寶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
今則怡然自適雖此一刻於身心無所裨益能有一
時之閑開自若亦豈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

衾上神極之筆試思襲人不來同卧亦不成文字來

同卧之間神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諸意外更好可

的是天真爛熳之人也近之所謂欲公子又曰便推

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着凍着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

夜和姊妹厮鬧。若直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晝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得。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睬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剗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裡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

說得痛快

問得更好

你問我，我知道你愛往那裡去，就往那裡去。從今俗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雞聲鶯鬪，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著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著，比不得你挈著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裡說了，早起就忘了。」

花解語一回文字

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

這方是正人直勾起

挈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個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這

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種樣子寶王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急襲人笑道自此方笑你也知道著急麼可知道我心裡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著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翻出昨日的莊子來看至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書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却將醜語怪他人

罵得痛快

非顰兒不可真好顰兒若云知音者顰兒也至此方完箴玉半回

寫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亂著請大夫來診過脉大夫便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病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病雖險却順到還不妨預備桑虫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眾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掣大紅尺頭與奶子了頭親

近人丁裁衣

幾個一面寫得如見其景

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

個醫生輪流斟酌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回家去賈

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鳳姐與平兒都隨着王

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個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

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將小廝們內有清

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極不成器破爛

酒頭厨子名喚多官

妙人

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

多渾虫

更好渾虫更多也

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

個媳婦今年方二十來往年紀生得有幾分人才見

者無不羨愛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

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

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個媳婦美貌異常輕浮

無比眾人都呼他作多姑娘

更妙

如今賈璉在外熬煎

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內懼嬌妻外

懼變寵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曾有意於璉只

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走三淌

去招惹惹得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

廝們計議合同遮掩謀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焉

有不允之理况都和這媳婦是好友一說便成是夜
 二鼓人定多渾虫醉昏在炕賈璉便溜了來相會進
 門一見其態早已魂飛魄散也不用情談款叙便寬
 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竒趣一經男子
 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淫極虧想得使男子如卧綿上
如此境界自勝西方蓬萊等處更兼淫態總為後文實浪言壓倒娼
 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得連身
 化在他身上親極之語趣極之語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
 你家女兒出花兒供著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到為我

醜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裡罷賈璉一面火動一面喘

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裡還管什麼娘娘那媳

婦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可以噴飯一時事畢兩個又海

誓山盟難分難捨自此後遂成相契趣文相契掃地此用相契掃地

矣一日大姐毒盡癡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

天祀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卧

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

恩愛自不必煩絮次日早起鳳姐往房去後平兒

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

絡青絲來平兒會意忙拽在袖內

好極不料平兒大有襲卿之身分可

謂何地無才蓋遭際有別耳

便走至這邊房內來掣出頭髮來向

賈璉笑道這是什麼

好看之極

賈璉看見著了忙搶上來

要奪平兒便跪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用手要

奪口內笑道小蹄子你不趁早掣出來我把你膀子

撇折了平兒笑道你就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著他

來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來告訴他看你怎麼賈璉

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賞我罷我再不賭狠了

好看之極迥不犯襲卿

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

驚天駭地之文

不知下文如何了結使賈璉及觀者一齊喪膽

平兒刮起身鳳姐已走進來

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

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兒掣出

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

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丟下一兩件細細的

查了查也不少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

奇平兒笑道不丟萬幸誰還多添出些鳳姐冷笑道

這半個月難保乾淨或者有相厚的丟失下的東西

戒指汗中香袋兒再至於頭髮指甲都是東西

好阿鳳令

人膽寒 一夕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賈璉在鳳姐身後

只望著平兒殺雞抹額使眼色兒平兒只粒著看不

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樣我就怕

有這個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

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奶奶親自翻尋一遍去

好平兒遍天下 鳳姐笑道懼內者來感謝 傻了頭不可笑竟 他便

有這些東西那裡就叫俗們翻著了好阿鳳好文

口角小事讀之不無聰明得失癡心真假之感 說著尋了樣子上去了平兒

指著鼻子悞著頭笑道這件事怎麼回謝我呢嬌俏如見

迥不犯襲卿 喜的個賈璉身癢難撓跑上來接著心

肝腸肉亂叫亂謝平兒仍掣了頭髮笑道這是我一

生的把柄了好就好不好就抖出這事來賈璉笑道

你只好生收著罷千萬別給他知道口裡說著聽他

不防便搶了過來笑道你掣著終是禍患不如我燒

了他完事了妙說使平兒收了再不致泄漏故仍用賈璉搶回後文遺失方能穿揀過脉也

一面說著一面便搵於靴掖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

的東西過了河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扯謊賈璉

見他嬌俏動情便接著求歡被平兒奪手跑了急的

賈璉灣著腰恨道死促狭小淫婦一定浪上人的火

來他又跑了

醜態如見淫聲如聞今古淫書未有之章法

平兒在窗外笑

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了

妙極之談直是理學工夫所謂不可正照風月

也。難道圖你受用一面叫他知道了又不得見我

鳳姐

醋妬於平兒前猶如是况他人乎余謂鳳姐必是甚於諸人觀者不信今平兒說出然乎否乎賈璉

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確打個稀爛

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只許他同男人說

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畧近些他就疑惑

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

吃醋了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

無理之甚却是妙極趣談天下懼內者皆

後之談皆如此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

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個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

說他了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

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裡一句未

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意外就問道要說話

兩個人不在屋裡說怎麼跑出一個來隔著窻子是

什麼意思賈璉在窻內接道你可問他到像屋裡有

老虎吃他呢好平兒道屋裡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

前作什麼鳳姐兒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說道這話是說我呢鳳姐笑道笑字妙平兒反正是色鳳姐反陪笑奇

極意外之文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

說着也不打簾子讓鳳姐自己先摔簾子進來往那

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瘋魔了這蹄

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已絕

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

到伏他了鳳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只和你說話賈

璉聽說忙道你兩個不郊又掣我來作人我躲開你

們鳳姐道我看躲到那裡去賈璉道我就來鳳姐道

我有話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聽下回分解後

淡雅之至正是

淑女自來多抱怨

嬌妻從古便含酸二語色盡

今古萬萬世裙釵

總評

不惜恩愛為良人方是溫存一脉真俗子妬婦
渾可笑語言偏自涉風塵

第二十二回

禪理偏成曲調燈謎巧隱識言其中冷暖自尋
看晝夜因循暗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好你到底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到沒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在那裡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有心機人在此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令兒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

往年怎麼給林妹妹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就

是了此例引的極是無怪賈政委以家政也

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

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定了但昨兒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想來若果然替他作自然比往年與林妹妹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著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

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殼了我還

怪你說著一竟去了不在話下

一段題綱寫得如見如聞且不失前篇懼

內之旨最奇者黛玉乃賈母溺愛之人也不聞為他作生辰却云特意與寶釵實非人想得著之文也此書通部皆用此法瞞過多少且說史湘雲住了幾日見者余故云不寫而寫是也

因要回去賈母因說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

自己舊日作的兩色針線活計取來為寶釵生辰之

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

兩字評倒黛玉

是以特從賈母眼中寫出

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

二十兩

寫出太君高興世家之常事耳

喚了鳳姐來交與他置酒戲

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戲？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上幾兩巴巴的，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作東西。這意思還叫我賠上，果然掣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勅捐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兄弟只留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戲酒的。」

戲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和我梆梆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冤。」到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回。賈母十分喜悅，到晚間眾人都

在賈母前定昏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等語。寶釵深知賈母

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甜爛之食，便總依賈母向日

所喜者說了出來。

看他寫寶釵比顰兒如何

賈母更加歡悅。次日

便先送過衣服玩物禮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不一。不須多記。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

中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另有大禮所用之戲臺也。侯門風俗斷不可少。定了

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皆有。是賈母好熱鬧之故。就在賈母

上房排了幾席家宴酒席。是家宴非東閣盛設也。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

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

皆是自己人。將黛玉亦算為自己人。奇甚。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

林黛玉。又轉至黛玉文。字亦不可少也。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林黛

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

看那一齣，我好點。」林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特

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給我。看這會子犯不上跣著

人借光兒問我。好聽之極。令人絕倒。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

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俗們的光兒。一面說一

面拉他起來，携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定先

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摺西游

記。是順賈母之心也。賈母自是歡喜。然後命鳳姐點鳳姐亦

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譔笑科渾。寫得周到想得奇。便趣實是必真有之。

點了一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加喜歡。然後命

黛玉先讓鳳姐點者是非待鳳先而玉後也蓋亦素不推讓承命一點便合其意此篇是黛玉喜鳳嘲笑得趣之故今故命彼點彼亦自知並賈母取樂非禮庭大典故如此寫黛玉因讓薛姨

媽王夫人等賈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笑

俗們只管俗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

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裡白聽白吃已經便宜還讓他們

們點呢說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點了一齣不題何戲妙蓋

黛玉不喜看戲也正是與後文妙曲警芳心留地步正見此時不過草草隨眾而已非心之所愿也然

後寶玉史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點了接齣扮演

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

深醉鬧五臺山寶玉道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

聽了這幾年戲那裡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

詞藻更妙寶玉道從來怕這些熱鬧寶釵笑道要說

這一齣熱鬧你還算不知戲呢是極寶釵可謂博學矣不似黛玉只一壯

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學問如此寶釵是也你過來告訴你這一齣熱

鬧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韻律不用說是好

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填的極妙你何曾

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進來央告好姐姐念

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慢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

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
去無牽掛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

鉢隨緣化

此闕出自山門傳奇近之唱者將一任俺改為早辭却無理不通之甚必從一任俺

三字則隨緣二字方不脫落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畫圈稱賞不已

又贊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還無唱

山門你到粧瘋了

趣語今古利口莫過于優伶此一

謂才人百技也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至

晚散時賈母深愛那作小旦的與一個做小丑的因

命人帶進來細看時益發可憐見是賈母眼中因問年紀

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嘆息一回賈母

命人另拏些肉菜與他兩個又另外賞錢兩串鳳姐

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來

寶釵心裡也知道便一笑不肯說寶釵如此寶玉也猜著

了亦不敢說不可說史湘雲接著笑道到像林妹妹的

模樣兒

口直心快無有不可說之事

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瞧了一

眼使個眼色眾人却都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

來了說果然不錯一時散了晚間史湘雲更衣時便

命翠縷把衣包打開收拾都包了起來翠縷道忙什

麼等去的日子再包不遲湘雲道明兒一早就走在

這裡作什麼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麼意思此是真

免之惱可比然錯怪寶玉聽了這話忙趕近前拉他

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

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

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你我是怕你得罪了人

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我不但辜負了我而且

反到委曲了我若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

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哄我我也

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說他揶他取笑都使得只我

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

奴才了頭得罪了他使不得寶玉急的說道我倒

為你反為出不是來我要有外心立刻化成灰叫萬

人踐踏千古未聞之誓懇切盡情湘雲道大正月裡

少信嘴胡說這些沒要緊惡誓散話歪話說給那些

小性兒行動愛惱的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

啐你說著一逕至賈母裡問忿忿的淌著去了寶玉

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到到門檻前黛玉便推出來

將門闕上寶玉又不解何意在意外只是吞聲叫好
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自審襲人早
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勸寶玉在此時一勸便惱那

寶玉只呆呆的站着黛玉只當他回房去了起來開
門只見寶玉還站着在那裡黛玉反不好意思不好
再闕只得抽身上床歪著寶玉隨進來問道凡事都
有個原故說出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終究
是為什麼起林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到好我也不知
為什麼我該給你們取笑兒的擎著我比戲子給衆

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我並沒有笑為什麼
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
人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辨不噴

一聲何便無言可辨真令人不解前文湘雲方來正
言彈妬意一篇中擲玉角口後收至樹子一篇
余已註明不解矣回思自心自身是玉擲之心則洞
然可解否則無可解也身非寶玉則有辨有吞若是
寶玉則再不能辨不能吞何也總在二人心上想来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

再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
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他原是公侯的小
姐我原是貧民的了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

不他自惹輕賤呢是這主意不是這却也是你的好

心只是那一個偏又不領你這好情一般也惱了兒

自知雲兒惱你又駑我作情到說我小性兒又聽見

用心甚矣行動肯惱又怕他得罪了我惱他我惱他與你

甚矣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問的却極是但未必

淚盡天亡已化烏有世間寶玉見說方纔與湘雲私

亦無此一部紅樓夢矣談他已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為他二人怕生隙方在

中調和不想並未調和成功反已落了兩處的貶謗

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上有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

寇按原註山木漆樹也精脉自出豈人源泉自盜等

語源泉味甘然後人爭取之自尋乾涸也亦如山木

南華經不於今過襲人等惱時無聊之甚偶以釋悶耳殊

必云前日看的是外篇肱篋迷之今甚矣市徒見此

然則彼時只曾看外篇教語乎想其理自然默默看

了那幾篇適至外篇故偶觸其機方續之也若云只看

非釋悶時偶續之也且更有見前所續則曰續的不

通更可笑矣試思寶玉雖愚豈有前所續則曰續的不

爭衡哉且寶玉有生以來此身此心為諸女兒應酬

是寶玉於腐言糴之

分心於腐言糴之

是寶玉於腐言糴之

是寶玉於腐言糴之

是寶玉於腐言糴之

枯以及吟篇琢句皆隨分觸情偶得之不喜失之
 不悲若當作有心則謬矣只看大觀園題咏之文已
 算平生得意之句得見矣然後亦可知前夜是無心順
 句再題一事據此可見且酒興醺醺芳愁默默順手
 手拈了一本莊子在且酒興醺醺芳愁默默順手
 不計工拙草草一續也若使順手拈一本近時鼓詞
 或如鍾無艷赴會其太子走國等草野風邪之傳亦
 必續之矣觀者試看此批然後謂余不謬所以可恨
 者彼時捨却不曾拈了山門一齣後傳奇若使山門在案
 彼時捨却又不曾拈了山門一齣後傳奇若使山門在案
 大覺大悟諸語錄來寄生草後續出何等超凡人聖
 是多事者情之錄也非世也生情曰多事亦宗莊
 是博知而蓋余亦偏矣可笑阿鳳是機心所悞寶釵是
 博知而蓋余亦偏矣可笑阿鳳是機心所悞寶釵是
 能跳亦甚矣再筆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目下
 外悲亦甚矣再筆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目下

不過這兩個人尚未應酬妥協將來猶欲為何看他

一筆寫得寶玉又如何用心於世道言閨中紅粉尚
 不能周全何碌碌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視閨中自
 然女兒戲視世道如想到其間也毋庸分辨回答自
 虎狼矣誰云不然

已轉身回房來與我何干寶玉如此一回則

矣但恐不常耳若常存此念無此林黛玉見他去了

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

越發添了氣只此一句又勾起波浪去則去來則來

了這禍害既便說道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也別

說話寶玉不理處將來如何回房淌在床上只是瞪

瞪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就惱只得以此事來

解釋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
一定要還席的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管誰什麼相

干大奇大神之文此相干之語仍是近文與顰兒之

語之相干也上文來說終存於心却於寶釵身上

發洩素厚者惟顰雲今為彼等尚存此心况於素

不相契者有不直言者乎情理筆墨無不盡矣 襲

人見這話不是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

好的大正月裡娘兒姊妹們都喜喜歡歡你又怎麼

這個形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

不歡喜也與我無干先及寶釵後及眾人皆一顰之

有一顰乎襲人笑道他們既隨和你也隨和豈不大家彼

此有趣寶玉道什麼是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

我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拍案叫好當此一發西方

語錄談及此句不覺淚下了還是心中不淨不襲人見此

景况不肯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趣味不禁大哭起

來此是忘機大悟世人所謂瘋顛是也翻身起來至案遂提筆立占一

偈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已悟已覺是好偈矣寶

情讀莊亦由情可笑

寫畢自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自悟則自了又何用人亦解哉此正

是猶未正因此亦填一支寄生草也寫在偈後亦處

覺大悟也也蓋前夜莊子是道悟此日是禪悟天散漫之文

也自己又念一遍自覺無掛碍中心自得便上床睡

了前夜已悟今夜又悟二次翻身不出故一世墮落

無成也不寫出曲文何辭却要留於寶釵眼中寫

出是交代誰想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故以尋

襲人為由來視動靜這又何必總因慧刀不利未斬

襲人笑回已經睡了黛玉聽說便要回去襲人笑道

姑娘請站住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麼話說著便

將方纔那曲子偈語悄悄拿來遞與黛玉看黛玉看

了知是寶玉因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笑可嘆是個善知

覺何不趁此大家一解齊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

兒無甚關係黛玉說無一悟則無妙文可看矣不想

輦兒視之為漠然更曰無關係可知最確故余聞輦語

余心稍慰蓋寶玉一生行為輦知最確故余聞輦語

則信而又信不必定玉而後証之方信也墮迷津

是矣試思之可發一笑今自呈於此亦可為後人一

笑以助茶前酒後之興耳今而後天地間豈不又添

去其理自明其趣自得矣說畢便携了回房去與

詞曰出自寶釵目中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

無碍憑來去茫茫著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

前碌碌却何因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看此一曲試思作者

當日發愿不作此書却立意要作傳奇則又不知有如何詞曲矣看畢又看那偈語

又笑曰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兒一

支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禪機最能移性拍案叫絕此方

是大悟徹語錄非寶卿不能談此也明兒認真說起這些瘋話來存了

這個意思都是從我這一隻曲子上來我成了個罪

魁了說着便扯了個粉碎遞與了頭們快燒了罷黛

玉笑道不該擗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

了這癡心邪話三人果然都往寶玉屋裏來一進來

黛玉便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是寶至堅者是玉

你有何貴你有何堅拍案叫絕大都尚未答此機鋒想亦不能答也非顰兒第二人

無此靈心慧性也寶玉竟不能答三人拍手笑道這樣鈍愚

還忝禪呢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

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還未盡善我再續二句在

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是方乾淨拍案叫絕此又深一層也亦如諺云去年

貧只立錫今年貧錫也無其理一也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

三頁九

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忍在黃梅他便
 克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
 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
 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
 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
 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
 鉢傳他出語錄總寫寶卿博學宏覽勝諸才人輩兒
却聰慧靈智非學力所致皆絕世絕倫之人
也寶玉寧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
不愧殺譏諷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彼

時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只
 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的所能的
 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寶玉自己為覺悟不
 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
 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又想原來他們比我
 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
 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一時頑話罷了說著四人仍
 復如舊輕輕抹去也心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
淨難三字不謬個燈謎來命你們大家去猜猜著了每人也作一個

進去四人聽說忙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
 擎了一盞四角平頭紅紗燈專為燈謎而製上面已
 有一個衆人都爭看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
 猜着了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在紙上一齊
 封進宮去娘娘自驗是否寶釵等聽了近前一看是
 一首七言絕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贊只說
 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便猜着了寶玉黛玉湘雲
 探春此處透出探春正是草
蛇反線後文方不突然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
 暗暗的寫了半日一併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

揣心機

寫出猜謎人形景看他偏於兩次戒機
後寫此機心事足見用意至深至遠都猜

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

掛在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前娘娘所製俱

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迎春賈環也小
交錯有法

姐們作的也都猜着了不知是否說着已將寫的拏

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亂說猜着了

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

詩筒

詩筒身邊所佩之物以待偶成之句草錄暫收
之共歸至憲前不致有亡也或齒牙成或琢香

屑或以綾素為之一柄茶筴破竹如帚以淨茶
具之積也二物

極微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為頑笑小事並
 不介意大家小姐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
 說的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
 什麼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是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可發一笑真環

哥之謎諸卿勿笑
難為了作者摹擬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一個枕
 頭一個獸頭虧他好才情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

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越發喜歡便命速作一架小
 巧精致圍屏燈來設於堂屋命他姊妹各自暗暗的
 作了寫出來粘於屏上然後預備下看茶細菓以及
 各色玩物為猜著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
 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設了酒菓備了玩物上房
 懸了綵燈請賈母賞燈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
 席下面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探惜三人
 又一席地下婆娘了環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
 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

看他透出賈政極愛賈蘭地下婆娘忙進裡問李氏李氏起身

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

娘回覆了賈政眾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

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娘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

旁坐了抓菓子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

寶玉長談濶論今日賈政在這裡惟有唯唯而已寶

玉如此非世家曾經嚴父之訓者斷寫不出此二句餘者湘雲雖係閨弱女

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是插口禁言非世家

者斷不知如此一黛玉本性懶與人共原不肯多話黛

如此與人多話則不肯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

豈得與寶玉話更多哉寶釵原是公府千金自己又天性

亦是坦然自若照他寫實釵真是又曾經嚴父慈母

從禮合節前三人長並歸於一身前三人向有控

作之態故惟寶釵一人作坦然自若亦不見踰規越

矩也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不樂非世家

寫不及此想近時之家縱其兒女哭笑索賈母亦知

飲長者又以為樂其無禮不法何如是耶明補出賈母

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這一句又明補出賈母

也不然斷想不及此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

母之意攆了自己去後好讓他們姊妹兄弟取樂的賈政忙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裡大設春燈

啞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兒孫女之心，便不略賜以兒子半點。賈政如此，余已淚下。賈母笑道：「你在此這，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叫我悶。你要猜謎時，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要罰。若猜着了，也是要領賞的。」賈母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

所謂樹倒糊猴散是也。

打一菓名。

的是賈母之謎。

賈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亂猜。別的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與

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應。打一

用物。

好極的是賈老之謎，包藏賈府祖宗自身必字暗隱筆字妙極。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了寶玉。寶玉意會，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果然不差，便說是硯臺。賈政笑道：「到底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綵送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盤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

石言 卷三
瞧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
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寫道是

能使妖魔膽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此元春之

謎纒得僥倖奈壽不長深可悲哉

賈政道這是爆竹噯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道是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同此迎春一

生遭際惜不得其夫何

賈政道這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道是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段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此探春遠

適之識也使其人不遠去將來事敗諸子孫不致流散也悲哉傷哉

賈政道這是風箏探春笑答是又看道是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聽菱歌聽佛經

莫道此生沉墨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此惜春為

尼之識也公府千金至縑衣乞食寧不悲夫

賈政道這是佛前海燈噯惜春笑答道是海燈賈政

心內沉思道。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響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盤。是打動亂如麻。探春所作風箏。乃飄飄浮蕩之物。惜春所作海燈。益發清淨孤獨。今乃上元佳節。如何皆用此不祥之物為戲。耶。心內愈思愈悶。因在賈母之前。不敢形於色。只得仍勉強往下看。去只見後面寫著七言律詩一首。却是寶釵所作。隨念道。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邊衾裡總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詩句。更覺不祥。皆非永遠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因而將適纜的精神。減去十之八九。只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道。或是他身體勞乏。亦未可定。又兼恐拘束了眾姊妹。不得高興頑耍。即對賈政云。你竟不必猜了。去安歇罷。讓我們再坐一會。也好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

忙答應幾個是字。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
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番來復去。竟難成寐。不
由傷悲感慨。不在話下。且說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
你們可自在樂一樂罷。一言未了。早見寶玉跑至圍
屏燈前。指手畫脚。滿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一
個做的不恰當。如同開了籠的猴子一般。寶釵便道
還像適纔坐着大家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
自裡間忙出來。揷口道。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令
你寸步不離方好。適纔我忘了。為什麼不當着老爺
攛掇。叫你也作詩謎兒。若如此。怕不得這會子正出
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扯着鳳姐兒。扭股兒糖似的。只
是厮纏。賈母又與李宮裁并眾姐妹說笑了一會也。
覺有些困倦起來。聽了聽。已是漏下四鼓。命將食物
撤去。賞散與眾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
節下。該當早起。明日晚間再頑罷。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作者具菩提心捉筆現身設法每於言外警人
再三再四而讀者但以小說古詞目之則大罪
過其先以莊子為引及偈曲句作醒悟之語以
警覺世人猶恐不入再以燈謎伸詞致意自解
自嘆以不成寐為言其用心之切之誠讀者忍
不留心而慢忽之耶

第二十三回

羣艷大觀中柳弱繫輕風惜花與度曲笑看利
名空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叙其優劣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摹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薈又管理著文官等十二個女戲並行頭等事不大得便因此賈珍又將賈菖賈菱喚來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

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菴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思想發到各廟去居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盤算着也要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物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事便坐轎子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掣班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

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俗們家廟裡鐵檻寺去。月間可派一個人掣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完了。說聲用走去叫來一點兒不費事的王夫人聽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到是提醒了我。就這樣即時喚賈璉來當下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也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麼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

了把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的瞧着賈璉道你當真的是頑話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個事情管管我依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子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物這件事出來我保管叫芸兒管這件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罷了只是昨兒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兒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

低下頭便吃飯賈璉一迭笑着去了到了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小和尚一事賈璉便依了鳳姐主意說道如今看來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豎照在裏頭的規例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事聽賈璉如此說便如此依了賈璉回到房中告訴鳳姐兒鳳姐即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兩個感謝不盡鳳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個月的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

數發給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花二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一塊。摺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於是命小廝駕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僱了大脚驢。自己騎上。又僱了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一逕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起那大觀園中景致。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騷擾。豈不寥落。况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到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忠到榮國府來。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這諭。待夏忠去後。便來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自猶可。惟寶玉聽了這諭。喜的無可不可。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弄那

石頭記 卷三
個忽見了了環來說老爺叫你寶玉聽了好似打了
個焦雷登時掃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賈母
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殺死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
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且
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去住他分
付你幾句不過不教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麼只好
生答應著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嫗嫗
來分付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著他老嫗
嫗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了三寸挨到這邊

來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霞
綉鸞綉鳳等衆了環都在廊簷下站著呢一見寶玉
來都抵著嘴兒笑金釧一把拉住寶玉悄悄的笑道
我這嘴上纔擦的香浸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
了彩雲連忙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裡正不自
在你還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
挨進門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裡間呢趙姨娘
打起簾子寶玉躬身挨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
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探惜並賈環四個

人都坐在那裡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
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
秀色奪人看看賈環人物委蕤舉止荒疎忽又想起
賈珠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
如珍自己的鬚鬢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素日嫌
惡處分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半的說道娘娘分
付說你日日外頭嬉遊漸次踈懶如今叫禁管同你
姊妹在園裡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若不
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的答應了幾個是王

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
夫人摸娖著寶玉的額頭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
了寶玉答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兒再取十九丸
天天臨睡的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
只從太太分付了襲人天天晚上想著打發我吃賈
政問道襲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個了頭賈政道不
管叫個什麼罷了是誰這樣刁鑽起這樣的名字王
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
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知道這樣的話一定是寶

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
古人有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個了頭姓
花便隨口起了這個名字王夫人忙又向寶玉道你
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動氣賈政道究
竟也無碍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
些濃詩艷詞作工夫說畢斷唱一聲作孽的畜生還
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只怕太太等你吃飯寶
玉答應了慢慢的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帶
着兩個老嫫嫫一溜烟去了到至穿堂門前

妙這便
拾玉之

是鳳姐掃雪
處一絲不亂

只見襲人倚門立在那裡一見寶玉平
安回來堆下笑來問叫你作什麼寶玉告訴他沒有
什麼不過怕我進園去淘氣分付分付一面說一面
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正在那裡寶
玉便問他你住那一處好林黛玉正在心裡盤算這
事忽見寶玉問他便笑道我心裡想著瀟湘館好我
愛那幾竿竹子隱著一道曲欄比別的更覺幽靜寶
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要叫你
住這裡呢我就住怡紅院俗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

二人正計較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
二的日子好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
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院林黛玉住了
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爽齋惜春
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了怡紅院每
一處添兩個老嫗嫗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了
環不算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
進去登時園內花搖綉帶柳拂香風八字寫得滿園
之內處處有人
無一處不似前番那等寂寥了閑言少叙且說寶玉

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
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
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鬪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
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他曾有幾首即事詩
雖不好却倒是真情真景略記幾首云

春夜即事

霞綃雲幄任鋪陳隔卷簾更聽未真枕上輕寒
意外兩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盈燭淚因誰泣默
默花愁為我嗔自是小鬟嬌懶慣攤衾不耐笑

言頻

夏夜即事

倦繡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窻明麝月開宮鏡
室靄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處處齊紈動
簾捲珠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

絳芸軒裡絕喧譁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飄桐露濕棲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渴
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

梅魂竹夢已三更
錦罽鸛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鶴
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郎翠袖詩懷冷
公子金貂酒力輕
却喜侍兒知試茗
掃將新雪及時烹

因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榮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

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
賞贊因此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益
發得了意鎮日在家作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
忽一日不自在起來發悶園中的那些人多半是女
孩兒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卧不避嬉笑
無心那裡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內不自在
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不進園去
真不知何
事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
玉頑的耐煩了的不能開心惟有這件寶玉不曾

看見過想畢便走去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
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脚本買
了許多來引寶玉看寶玉何曾見過這些書一看見
了便如得了珍寶茗烟又囑咐他不可挈進園去若
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那裡捨的
不挈進園躊躇再三單把那文理細密的挈了幾套
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自己密看那粗俗過露的
都藏在外面書房裡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
玉携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閨橋那邊桃花底下

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情不只得燒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閨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寶玉正躊躇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作什麼寶玉回頭却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上掛著行囊手內挈著花帚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摺在那水裡我纔摺

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摺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醜的臭的混濁仍舊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挈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乾淨寫黛玉又勝寶玉十倍痴情寶玉聽了喜不自

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帮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免給我瞧好多著呢寶玉道好妹妹若論你我是怕的你看了好互

別告訴別人去。真真這是好文章。你看了連飯也不想呢。一面說一面遞與了林黛玉。黛玉把花具都且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頓飯工夫。將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覺詞藻警人。雖看完了書。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詞。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林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直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微腮帶怒。薄面含嗔。指寶玉

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還學了這些混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兩個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向前攔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叫我吊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龜吞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馱一輩子的碑去。說的林黛玉啞一聲笑了。揉著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是苗兒。」

不秀是個銀樣蠟槍頭。寶玉聽了，笑道：「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裡沒找到，摸在這裏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裳去罷。」寶玉聽了，忙掣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一語這度下這

裏林黛玉見寶玉去了，又聽見衆姊妹也不在房，自

已悶悶的。

有原故

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下，只聽

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

個孩子演習戲文呢。林黛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妙法

必云不大喜看

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兩句只吹到耳

內，明明白一字不落。

却一喜便總不忘方見契得緊

唱道：「是原來

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林黛玉聽

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聽唱道：

「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

不覺點頭自嘆，心下自思道：「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

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這其中的趣味想
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悞了聽曲子再側耳時只聽
唱道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聽了這兩
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益發
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
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
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
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所見
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閒情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
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
正沒個開交處忽覺背上擊了一下及回頭看時原
來是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粧晨綉夜心無矣

對月臨風恨有之

總評

詩童才女添大觀之顏色埋花聽曲寫靈慧之
幽閒妬婦主謀愚夫聽命惡僕殷勤淫詞胎邪
開楞嚴之密語闡法戒之真宗以撞心之言與
石頭講道悲夫

第二十四回

夾寫醉金剛一回是書中之大文字聊醒看官
倦眼耳然亦書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
人今寫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俠字則大有
深意存焉

入今寓市中井谷入良止又味一刺突限大有
對耶且燕亦書中必不阿少之文必不阿少之
夫真神金剛一四長書中之大文字神顯音官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自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
從背後擊了他一掌說道你作什麼一個人在這裡
林黛玉倒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
林黛玉道你這個傻了頭唬我這麼一跳好的你這
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
的總找他不著你們紫鵲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
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走罷回家去坐著一面說著

一面拉著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兒送了
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試問他們

有何正事談講不過說些這一個綉的好那一個刺

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

棋不論盤書不論章皆是嬌憨女兒神理寫得

不即不離似有若無妙極

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

因被襲人找回房去果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
針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太
等著你呢叫過那邊請大老爺的安去還不快換了
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

褪了鞋等鞦韆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著水紅綾
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著白縐紬汗巾兒臉向那邊
低著頭看針線額子上戴著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
在額項聞那香油氣不住用手摩娑其白膩不在襲
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
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
上鴛鴦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
勸勸還是這麼著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
勸不改右勸不改你到底是什麼樣你再這麼著這

個地方可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劉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玉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俊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得著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歎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

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條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燥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覺聽寶玉這樣說便笑道俗語說的搖車裡的爺爺拄拐的孫孫雖然歲數大山高遮不過太陽只從我父親沒了這幾年也無人照管教導若寶叔不嫌姪兒蠢笨認作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兒子不是好開交

的呢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閑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閑，明兒你到書房裡來，和你說天話。」明兒我帶你園裡頑耍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廝圍擁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次後便喚人來帶哥兒進去。太太屋裡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來，先倒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

別人又命人倒茶來，一鍾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裡找活猴子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得黑眉烏嘴，那裡像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了。請過安。邢夫人便叫他兩個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摩娑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和賈蘭便使眼色，明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走，自己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

笑道你且坐著我還合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們各人母親好你們姑娘姐姐妹妹都在這裡呢鬧的我頭暈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著便出來回家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姐姐們都過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裡去了寶玉道大娘方纔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裡什麼話不過叫你等著同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娘兒兩個

說話不覺早又晚飯時節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去辭別了賈赦同姊妹一同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

一段為五鬼
歷魔作引

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

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孀孀再三的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了我說明兒園裡還有幾處要我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著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孀孀跟前提我今

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作什麼？我那裡有這些工夫說閑話兒呢？」明兒一個五更，還要到興邑去走一淌，須得當日趕回來纔好。你先等著，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兒。早了，我不得閑說。著便回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逕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裡回來，忽見賈芸進來，彼此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麼事跑了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幫襯我有一件

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

八月裡按數送了銀子來。

甥舅之談如此可嘆

卜世仁冷笑道：

「再休提賒欠一事。前兒也是我們鋪子裡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錯了，就要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一個貨也短，你說掣現銀子到我們這不三不四的鋪子裡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包兒去。這是一二則你那裡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

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兒家
狠不知好歹也倒底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的吃的
是吃的穿的是穿的我看著也喜歡賈芸笑道舅舅
說的倒乾淨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偏又小不知事後
來聽見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中作主
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就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
田兩間房子如今我手裡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
沒米的粥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的
死皮賴臉三日兩頭兒來纏著舅舅要個三升米二

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
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
個計算兒你但凡立的起來到你大房裡就是他爺
兒們你見不著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
的人們嘻和嘻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
撞見了你們三房老四騎著大叫驢帶著五輛車有
四五十和尚道士

妙極寫小人口角羨慕之言加倍畢肖却又又是背面傳粉法往

家廟去了他不虧能幹此事如何輪到他呢賈芸聽
他嘮叨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

吃了飯再去罷。一句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道：「沒有米，這裡買了半觔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糝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觔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三二十個，明兒就送過來。夫妻兩個說話，那個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妻，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門，一迳回歸舊路。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低頭只管走，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

把賈芸唬了一跳，聽那醉漢罵臊你娘的，瞎了眼睛，碰起我來了。賈芸忙要躲了，早被那醉漢一把抓住對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緊鄰倪二。原來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閑錢，專慣打降吃酒。如今正從欠錢人家索了利錢，吃醉回來，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沒出氣，掄拳就要打。只聽那人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聽見是熟人的語音，將醉眼睜開看時，見是賈芸，忙把手鬆了，趨趨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我該死。這會子往那裡去？」賈芸

道告訴不得你平白地又討了個沒趣。倪二道不妨不妨有什麼不平事告訴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且別氣聽我告訴你這原故說着便把卞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要不是你令舅我便罵出好話來。真真氣死我倪二也罷你也不用愁煩我這裡現有幾兩銀子你若用什麼東西只管掣去買辦。但只一件你我住了這些年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你却從沒有和

我張過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個潑皮怕低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你怕我難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重這銀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約若說怕低了你的身分就不敢借給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果然從搭包裡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素日倪二雖然是潑皮無賴却因人而施頗頗的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燥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倒也罷了想畢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我何曾不想着你和你張口

但只是我見你所相與交結的都是些有膽量的有
作為的人。似我們這等無能無為的你倒不理我。若
和你張口。你豈肯借給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
領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俛二大笑道。好
會說話的人。我却聽不上這話。既說相與交結。四個
字如何放賬給你使。圖賺你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你
圖你的利錢。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閑話也不必講。既
你肯青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便挈去治
買東西。你要寫什麼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
給那些有指望的人使去。賈芸聽了。一面接了銀子。
一面笑道。我便不寫罷了。有何著急的。俛二笑道。這
不是話。天色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到那邊有點
事情去。你竟回去。還煩你帶個信兒與舍下。叫他們
早些關門睡罷。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甚麼要緊的
事。叫我們女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來找我。一
面說。一面趑趄著脚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
然碰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希罕。想那俛二倒果然
有些意思。只是還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

的要起來怎處心內猶豫不決又想道不妨等件事成了也可加倍還他。想畢一直走到個銅錢鋪裡將那銀子稱一稱十五兩三錢四分二厘。賈芸見俛二不撒謊心下越發喜歡收了銀子來至家門先到隔壁將俛二的信稍與他娘子方回來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去了一日。賈芸忍他母親生氣便不說起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裡等琏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已吃過了說留的飯在那裡。小了頭子掙過來與他吃。那天已

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歇息一宿無語。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舖裡買了冰麝便往榮國府來。打聽賈琏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琏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著大高苕帚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來笑問二嬸嬸那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著只見一羣人簇著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尚排場的忙把手逼著恭恭敬敬搶上來請安。鳳

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著只問他母親好怎麼
不來我們這裡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時
常記著要來瞧瞧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
撒謊不是我提起他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笑道
姪兒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長輩前撒謊昨兒晚上還
提起孀孀來說孀孀身子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孀
孀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個兒的
累的不知怎麼樣呢鳳姐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便
止住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裡

嚼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
友家裡有幾個錢現開香舖只因他身上捐個通判
前兒選了雲南不知那一處連家眷一齊去把這香
舖也不在這裡開了便把賬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
給人該賤發的賤發了像這細貴的貨都分著送與
親友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
商量若要轉賣不但賣不出原價來而且誰家掣這
些銀子買這個作什麼便是很有錢的大家也不過
使個幾分就挺折腰了若說送人也沒個人配使這

些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轉賣了。因此我就想起孀
孀來。往年間我還見孀孀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
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下不用說
這些香料自然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因此想來想
去只有孝順孀孀一個人。纔合式。方不算躑躅這東
西一邊說一邊將一個錦匣舉起來。鳳姐正是要辦
端陽的節禮。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見賈芸如此
一來聽這篇話。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歡喜。便命豐兒
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

著你這樣知好知歹的。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說你

說話兒也明白。心裡有見識。

看官須知鳳姐所喜者
是奉承之言打動了心

不是見物而喜若說是
見物喜便不是阿鳳矣

賈芸聽這話入了港。便打進

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曾提我的鳳姐見問。

纔要告訴他。與他事情管的那話。便忙又止住。心下

想道。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倒叫他看著我見不得

東西似的。為得了這點香。就混許他管事了。今兒先

別提起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

隱瞞的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兩句閑話。便往賈母那

裡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著。賈芸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霞齋書房裡來。只見焙茗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為奪車正拌嘴。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又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躁，說道：「猴頭們淘氣，我來了。」引泉小廝看見賈芸進來，都纔散了。賈芸進入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沒下來。焙茗道：「今兒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替你哨探哨探去。說著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

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別的小廝都頑去了。正是煩悶，只聽門前嬌聲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却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了頭生的，倒也細巧乾淨。那了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過去。恰好焙茗走來，見那了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著個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了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裡的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了頭聽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

便不似先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賈芸說什麼是廊上廊下的你只說是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了頭冷笑了一笑依我說二爺竟請回去了有什麼話明兒再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他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了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又下不來難道只是耍的二爺在這裡等著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那都是不中用他不過口裡應著他倒給帶信呢賈芸聽這了頭說話簡便俏麗待要問

他的名字因是寶玉房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兒再來說著便往外走焙茗道我淘茶去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了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逕回家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窻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這事孀孀休提

我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竟一起頭求嬸嬸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成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裡沒成兒。昨兒又來尋我。」賈芸道：「嬸嬸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思，昨兒還求嬸嬸。如今嬸嬸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嬸嬸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子事，耽誤到這會子。」那園子裡還要種花。我只想不到個人來。早來不早完了。」賈芸笑道：「既

這樣，嬸嬸明兒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著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嬸嬸，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個辦的好。再派我那個。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錯的時候來領銀子。後兒就進去種花。說畢，令人駕起香車一運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霞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

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接了。看那批上銀數批了二百兩。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銀庫上。交與收牌票的領銀子回家。告訴母親。自是母子俱各歡喜。次日一個五鼓。賈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數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也便按數收回。不在話下。這裡賈芸又掣了五十兩。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不在話下。至此便完種樹工程。一者見得趨趕工程。原非正文。不過虛描盛時光景。借此以出情文。

二者又為避難法。若不如此。了必曰。其樹其價。怎麼買定幾株。豈不煩絮乎。如今且說寶

玉。自那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著他進來說話。兒如此說了之後。他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還把這一個放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從北靜王府裡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的生日。接了回去。麝月又現在家中養病。雖還有幾個作粗活聽喚的了。頭估量著叫不著他們。都出去尋夥覓伴的頑去了。不

想這一刻的工夫妙必用一刻二字方是寶玉的房中見得時時原有人又有一

刻無入所謂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三字不寶

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嫗走

進來妙文字細密一絲不落非批得出者寶玉見了他們連忙搖手兒

說罷罷不用你們了是寶玉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

玉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掙了碗向茶壺去掙

茶只聽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們來掙一

面說一面走上來早接了碗過去寶玉倒唬了一跳

問你在那裡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了頭一面遞茶

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裡纔從裡間的後門進來難

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響寶玉一面吃茶一面六個

是神情並不覺厭仔細打量那了頭穿著幾件半新不舊的

衣裳倒是一頭黑鬢鬢的好頭髮挽著個鬢龍長臉

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甜淨與賈芸目中寶玉看

了便笑問道神情寫你也是我這屋裡的人麼妙問

此問方是那了頭道是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

怎麼不認得那了頭聽說便冷笑了一聲道神理認

不得也多豈只我一個從來我不遞茶遞水掙東掙

五頁已 二十四回

西眼見的事一點兒不作。那裡認得呢。寶王道：你為
什麼不作那眼見的事？那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
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兒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
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叫他今日早起
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
秋紋碧痕嘻嘻哈哈的說笑着進來，兩個人共提著
一桶水，一手撩著衣裳，趙趙趙，潑潑撒撒的，那了
頭便忙迎去接。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裙
子，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一個人來接水。

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
水放下，忙進房來，東瞧西望，並沒個別人，只有寶玉
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
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門內，便找小
紅。問他方纔在屋裡說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
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手帕子去，不
想二爺要茶吃，叫姐姐們一個沒有，是我進去了，纔
倒了茶，姐姐們便來了。秋紋聽了，抖臉便啐了一口，
罵道：沒臉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

故倒叫我們去你可等着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水送東挈西的事。俗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他在這屋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嫗嫗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兒有人帶花兒匠進來種樹。叫你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攔着幃幙呢。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兒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婆子道。說什麼後廊上的芸哥。秋紋碧痕聽了都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聽見了。心內却明白。就知是昨兒外書房所見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又是林小名紅玉。紅字切絳珠玉字則

真通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寶玉。文妙便都把這個字隱起來。便叫他小紅。原是榮國府中世代的舊僕。他父母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這紅玉年方十六歲。因分入在大觀園的時節。把他便分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人進來居住。偏生這一所

免又被寶玉佔了這紅玉雖然是個不諳事理的了
頭却因他原有三分容貌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

乎心內著實妄想癡心的向上攀高爭奪者同每每

的要在寶玉面前顯弄顯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

都是靈牙利爪的那裡還能下的手去不想今免纔

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意心內早灰了一半

爭名奪利者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嫫嫫說起賈芸

來齊來一哭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的回至房中睡在床上暗

暗盤算翻來復去沒個抓尋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

紅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裡呢紅玉聽了忙走出

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紅玉不覺的粉面含羞問

道二爺在那裡拾著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

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紅玉急回身一跑却被

門檻絆倒唬醒方知是夢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冷暖時只自知
金剛卜氏渾閑事
眼中心言中
意三生舊債原無底
任你貴比王侯
任你富似
郭石一時間
風流願不怕死

第二十五回

有緣的推不開知心的死不改總然是通靈神
玉也遭塵敗夢裡徘徊醒後疑猜時時覓的上
心來怕人窺破笑盈腮獨自無言偷打咳這的
是前生造定今生債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

話說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丫頭子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日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點

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是寶玉心中想不是襲人拈酸

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罷了不知好字是如

何講答曰在何等行為四字上看便知玉兒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若不好起來那時

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下悶悶的早起來也不梳洗

只坐著出神一時下了窻子隔著紗屋子向外看的

真切只見好幾個了頭在那裡掃地都擦脂抹粉簪

花插柳的八字寫盡蠢鬢是為襯紅玉亦如用豪貴人家濃粧艷飾插金戴銀的襯寶釵黛玉

也獨不見昨日那一個寶玉便靸了鞋晃出了房門

只粧著看花兒這裡瞧瞧那裡望望一擡頭只見西

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上似有一個人倚在那裡却

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著看不真切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

詞句中翻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試問觀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幾回非余妄擬只得

又轉了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日那個了頭在那

裡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著忽見碧痕

來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紅玉正自

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此處方寫出襲人來是襯貼法只得走上

前來襲人笑道我們這裡的唾壺還沒有收拾了來

呢你到林姑娘那裡去把他們的借來使使紅玉答

應了便走出來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擡頭一望，只見山坡上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匠人在裡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一簇人，在那裡掘土。賈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館取了唾壺回來，無精打彩，自回房內，倒着眾人，只說他一時身上不快，都不理論。

文字到此一頓，狡滑之至。展眼過了一日。必云展

一日者是反襯紅玉挨一刻似一夏也，知乎。原來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

見賈母不去，自己也便不去了。

所謂一筆兩用也。

倒是薛姨

媽同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

了。至晚方回，可巧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來抄

個金剛咒，捧誦那賈環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

點上燈燭，掣腔作勢的抄寫。

小人乍得意者齊來一玩。

一時又叫

彩霞，淘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兒來剪剪蠟花。一時

又說金釧兒擋了燈影，眾了環們素日厭惡他，都不

答理。只有彩霞還和他合的來。

暗中又伏一風月之隙。

淘了一

杯茶遞與他。因見王夫人和人說話，他便悄悄的向

賈環說道：你安些分罷。何苦討這個厭？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知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

不答理，被我也看出了。

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戳了一指頭，說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

心。

風月之情，皆係彼此。孽障所牽，雖云猩猩惜猩猩，但亦從孽障而來。蠢婦配才郎，世間固不少。然俏

女慕村夫者，尤多所謂孽障牽魔，不在才貌之論。

兩人正說着，只見鳳姐來

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等語說了不少。幾句話，寶玉也來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矩

矩說了幾句。

是大家子弟模樣。

便命人除去珠額，脫了袍服。

拉了鞵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王夫人使用手

滿身滿臉去摩挲撫弄他。

普天下幼年喪母者，齊來一哭。

寶玉也搬

着王夫人的頸子，說長說短。王夫人道：我的兒，你

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你還只是揉握一會，鬧上酒

來，還不在那裡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掣

個枕頭來。寶玉聽說下來，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

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

淡的不大答理。兩眼睛只向賈環處看。寶玉便拉他

石叵言
卷三
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呢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開我就嚷了二人正開著原來賈環聽的見素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廝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甚近便要用熱油燙瞎他眼睛因而故意粧作失手把那盞油汪汪的蠟燈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噯喲了一聲滿屋裡衆人都唬一跳連忙將地下的掉燈挪過來又將裡外間屋裡的掣了三四盞看時

只見寶玉滿臉滿頭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面命人來替寶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的上炕去替寶玉收拾著一面笑道老三還這麼慌脚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高臺板趙姨娘時常也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罵賈環便叫過趙姨娘罵道養出這樣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來也不管管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得了意了越發上來了那趙姨娘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寶玉兩個也不敢露出來如今

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惡氣不但吞聲承受而且還要走去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燙了一溜燎炮出來幸而眼睛竟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賈母明日問怎樣回吞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總是為喫緊五鬼一回文字然後又安慰了寶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來敷上寶玉道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姐笑兩笑壞極道便說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麼不小心看著叫你燙了橫豎有一場氣生的明日憑你怎麼說去

罷

壞極總是調唆口

王夫人命人好生送去寶玉回

房去後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一天門就覺悶悶的沒個可說話的人至晚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回來不曾這遍方纔回來又偏生燙了林黛玉便趕著來瞧只見寶玉正掙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的藥林黛玉只當燙的十分利害忙上來問怎麼燙了要瞧瞧寶玉見他來了忙把臉遮著搖手叫他出去不肯叫他看知道他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寫寶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經筆墨林

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已也有這件癖性

寫林黛玉文字此等方是

正經筆墨故二人文字雖多如此等暗伏淡寫處亦不少觀者實實看不出

知道寶玉的

心內怕他嫌醜

將二人一並真真寫他二人之心玲瓏七竅

因笑道我瞧

瞧燙了那裡了有什麼遮著藏著的一面說一面就

湊上來強搬著額子瞧了一瞧問他疼的怎麼樣寶

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

悶悶的回房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

然自己承認是自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那

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

此原非正文故草草寫去

過了一日

就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

了寶玉唬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惜

一回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一畫口內嘟嘟囔囔

的又持誦了一回說道包管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

飛災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經典佛

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

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促狹鬼跟著他得空便擰

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

走著推他一跤所以徃徃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

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趕著問這有個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子信女人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磕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個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值些什麼不過除香燭供養之外一天多添幾觔香油點上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

多少油明白告訴我我也好做這件功德的馬道婆聽如此說便笑道這也不拘隨施主菩薩們隨心像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裡的太妃他許多的愿心大約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觔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畧小些錦田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四觔再還有幾家也有五觔的三觔的一觔的都不拘數那小家子窮人家捨不起這些就是四兩半觔也少不得替他點賈母聽了點頭思忖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

親長上的多捨些不妨。若是像老祖宗如今為寶玉，若捨多了，倒不好，還怕哥兒禁不起，倒折了福。也不當家花花的要捨，大則七觔，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你便一日五觔，合准了。每月來打。」
蔓關了去。馬道婆念一聲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命人來吩咐，以後大凡寶玉出門的日子，掣幾串錢，交給小子們帶着，遇見僧道窮苦，好施捨說畢。
馬道婆又坐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間安間，住了一回。一時來至趙姨娘房內，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

了頭，澆杯茶來與他吃。馬道婆因見炕上堆着些零碎綉緞灣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正沒了鞋面子了。趙奶奶，你有零碎緞子，不拘甚麼顏色的，弄一雙鞋面給我。趙姨娘聽說，便嘆口氣說道：『你瞧瞧那裏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成了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我手裡。』來有的沒的都在那裏，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說，果真便挑了兩塊收將起來。趙姨娘問道：「前日我送了五百錢去，在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

了趙姨娘嘆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裡但凡從容些也時常的上個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兒大了得個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也不難趙姨娘聽說鼻子裡笑了一聲說道罷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個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裡那一個兒也不是有了寶玉竟是得了個活龍他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也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出兩個指頭兒來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得忙搖手兒走到門前掀簾子向窗外看看無一個人方來向馬道婆悄悄說道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教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他如此說便探他口氣說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裡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呢馬道婆聽說鼻子裡一笑半晌說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有本事也難怪別人明不敢怎樣暗

裡也就算計了。還等到這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裡。有道理。心內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裡算計我。倒有這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說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過罪過。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人家來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馬道婆聽說如此。便笑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人委屈。

還猶可。若謝的這個字。可是你錯打算了。就便是我希圖你謝靠你有些什麼東西。能打動我。趙姨娘聽這話。口氣鬆動了。便說道。你這個明白人。怎麼糊塗起來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候你要什麼。不得馬道婆聽了。低了頭。半晌說道。那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道。這又何難。如今我雖手裡沒什麼。也零碎攢了幾兩。梯己還有幾件衣服簪子。你先掣些去。下剩的我寫個欠銀子文契給你。你

要什麼保人也有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
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還撒得謊說著便叫過一個
心腹婆子來耳根底下戚戚喳喳說了幾句話那婆
子出去了一時回來果然寫了個五百兩銀子欠契
來趙姨娘便印了手摸走到厨櫃裡將梯已架了出
來與馬道婆看看說道這個你先拿去做個香燭供
養使費可好不好馬道婆看看白花的一堆銀子
又有欠契並不顧青紅皂白滿口裡應著伸手先去
抓了銀子拽起來然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腰裡掏了

半晌掏出十個紙鈔的青面白髮的鬼來並兩個紙
人遞與趙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把他兩個的年庚
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並五個鬼都掖在他
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裡作法自有效驗
千萬小心不要害怕正纔說完只見王夫人的了環
進來找道奶奶可在這裡太太等你呢二人方散了
不在話下却說林黛玉因見寶玉近日燙了臉總不
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說話鬼這日飯後看了兩篇
書自覺無趣便同紫鵲雪鴈做了一回針線更覺煩

悶便倚着房門出了一回神

所謂閒倚綉房吹柳絮是也

信步出

來看階下新迸出的稚筍不覺出了院門一望園中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紅院中來只見幾個丫頭盪水都在迴廊上圍着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有笑聲林黛玉便進入了房中看時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裡呢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一個林黛玉笑道今日齊全誰下帖子請來的鳳姐道前日我打發了丫頭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裡去了林黛玉笑道

我可是倒忘了多謝多謝鳳姐兒又道你嚐了可還好沒有說完寶玉便說論理可倒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也不知別人嚐着怎麼樣寶釵道味倒輕只是顏色不狠好些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來的我嚐着也沒什麼趣味兒還不如我每日吃的呢林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寶玉道你果然愛吃把我這個你孥了去吃罷鳳姐笑道你要愛吃我那裡還有呢林黛玉道果真的我就打發了頭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打發人送來就是了

石叵言 卷三
明日還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發人送來。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們家一點子茶葉，便來使喚了。鳳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說這些閒話。』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不給我們家作媳婦？衆人聽了，一齊都笑起來。林黛玉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宮裁笑向寶釵道：『真真我們二嬸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說着，便啐了一口。鳳姐笑道：『你作夢，你給我們家做了媳婦，少什麼？』指寶

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門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模樣兒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點還玷辱了誰呢？』林黛玉抬身就走。寶釵便叫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坐着，走了倒沒意思。說着，便站起來，拉住劉至房門前，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進來，瞧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他兩個坐。獨鳳姐只和林黛玉說笑，正眼不看他們。寶釵方欲說話時，只見王夫人房內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出去呢。李宮裁聽了，連忙叫着鳳姐等走了。趙周兩個也忙辭了寶

玉出去寶王道我也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
進來又道林妹妹你先略站一站我說一句話鳳姐
聽了回頭向林黛玉笑道有人叫你說話呢說着便
把林黛玉往裡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裡寶玉拉
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心裡有話只是口
裡說不出來此時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臉紅漲起
來掙着要走寶王道噯喲好頭疼林黛玉道該阿彌
陀佛寶玉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縱離地跳有三
四尺高口內亂嚷亂叫說起胡話來了林黛玉並了

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知王夫人賈母等此時王子
騰的夫人也在這裡都一齊來時寶玉益發掙刀弄
杖尋死覓活的鬧得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見了唬
的抖衣亂顫且兇一聲肉一聲放聲慟哭於是驚動
諸人連賈赦邢夫人賈政賈璉賈環賈蓉賈芸賈萍
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一千家中上上下下裡裡外
外衆媳婦了頭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
沒個主見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剛刀砍進園
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

此處馬用雞
犬然揮煌富

麗非處家之常雞犬開闢始為免孫千年之業故於此處必用雞犬二字方是一簇騰騰大舍眾人

益發慌了。周瑞媳婦忙帶著幾個有力量的膽壯的婆娘上去抱住奪下刀來。抬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的淚天淚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裡丟不下那裡。別人慌張自不必講。獨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了。又恐薛姨媽被人擠倒。又恐薛寶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已酥倒那裡。忙中寫開真大當下眾人

七言八語有的說請端公送祟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薦玉皇閣的張真人。種種喧騰不一。也百般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看看日落。王子騰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也來瞧問。接著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輩並各親戚眷屬都來瞧望。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總不見效。他叔嫂二人愈發糊塗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晚間那些婆娘媳婦了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夜晚派

了賈芸帶著小子們捱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媽等寸地不離只圍著乾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人口不安也都沒有主意賈赦還各處去覓僧尋道賈政見不靈效著實懊惱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病出於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亂那裡見些效驗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和寶玉淌在床上益發連氣都將沒了合家人

口無不心慌都說沒了指望忙著將他二人的後事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這幾個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餐廢寢覓死尋活趙姨娘賈環等心自是稱願

補明趙姬進怡紅為行法也

到了第四日早晨

賈母等正圍著寶玉哭時只見寶玉睜開眼說道從今以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了打發我走罷賈母聽了這話如同摘去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也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已免些苦只管

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世也受罪不安生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誰叫你來多嘴多舌的你怎么知道他在那世裡受罪不安生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愿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做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不是你們調唆著逼他寫字念書

所謂溺愛者不明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的

把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

奇語

不像個避貓鼠兒都不是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你們遂了心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賈政在旁聽見這些話心裡越發難過便唱退趙姨娘自己上來委婉解勸一時又有人來回話兩口棺槨都作齊了請老爺出去看賈母聽了如火燒油一般便罵是誰做了棺材一疊聲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正鬧得天翻地覆沒個開交只聞得隱隱的木魚聲響念一句南無解冤孽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凶險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聽見這些話那裡還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進來賈政雖不自在奈賈母之言如何違拗想

如此深宅何得聽的這樣真切心中亦希罕命人請
了進來衆人舉目看時原來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
個跛足道人僧因鳳道因玉一絲不亂見那和尚是怎生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臉賸更有滿頭瘡

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但見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笑道長官

不須多話因聞得府上人口不利故特來醫治賈政

道倒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那道人笑

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珍如何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

聽這話有意思心中便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雖

帶了一塊寶玉下來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

驗那僧道長官你那裡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

今被聲色貨利所迷石且能迷可知其害不小故不

靈驗了讀書者觀之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誦持誦

只怕就好了賈政聽說便向寶玉頂上取下那玉來

石叢言 卷三
涕與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
道青埂峰下一別轉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
此迅速塵緣滿目若似彈指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
驚不忍往後再看矣
可羨你當時的那段好處

天不拘來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却因煅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覓是非

可嘆你今日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污寶光

綺攏晝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冤孽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涕與賈政道此物已
靈不可褻瀆懸於臥室上檻將他二人安在一室之
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陰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後
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著回頭便走了賈政趕
著還說話讓二人坐了吃茶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
出去了賈母等還只管著人去趕那裡有個踪跡少
不得依言將他二人就安放在王夫人臥室之內將
玉懸在門上王夫人親身守著不許別個人進來至
晚間他二人竟漸漸醒來說腹中饑餓賈母王夫人

石叢言 卷三
如得珍寶一般。旋熬了米湯與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邪祟稍退。一家子纔把心放下來。李宮裁並賈府三艷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聽消息。聞得吃了米湯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薛寶釵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一笑。衆人都不會意。惟惜春道。寶姐姐好好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笑阿彌陀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渡衆生。這如今寶玉鳳姐姐病了。又燒香還愿。賜福消災。今日纔好些。又管林姑娘姻緣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林黛玉不覺的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麼死。再不跟著好人學。只跟著鳳姐姐貧嘴爛舌的學。一面說一面擗簾子走出去了。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十去出志亦不以...
 入學只取善...
 截於斷...
 外...

總評

慾深魔重復何疑
 苦海冤河解者誰
 結不休時
 冤日盛井天甚小
 性難移



第二十六回

一個是時才得傳消息
一個是舊喜化作新歌
真真假假事堪疑
哭向花林月底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內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著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紅玉同衆了環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挈著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丟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著一切男

人買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內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裡沒有？」紅玉聞聽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了。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這裡。」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剛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交代井井有法花大姐姐交給

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裡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

他們的了。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

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著。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紅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程子心裡倒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紅玉道：「那裡的話。好好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聞言中叙出黛玉之弱。草蛇灰線。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嗑的。終究怎麼樣。」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

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這個地方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跟著伏侍的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愿叫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免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不得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可

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裡去仗著老子娘的臉衆人倒捧著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筵席

此時寫出此等言語令人墮淚

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

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却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熬煎

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實是寫寶玉不如一鬟婢

紅玉聽了冷笑了兩聲方纔說話文字又頓只見一個

未留頭的小了頭子走進來手裡挈着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是兩個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倒是誰的也等不得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了頭在意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起脚來咕咚咕咚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麼一時想不起來一

面說一面出神

總是畫境

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兒晚

上鶯兒挈了去了便向佳蕙道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抬箱子呢你自取去罷紅玉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了的蹄子說着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徑往寶釵院內來到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嫫嫫從那邊走來奇文真令人不得機關紅玉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打這裡來李嫫嫫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說好好的又

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奇文這

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聽見可又是

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着他去叫了

是遂心話李嫫嫫道可怎麼樣呢妙的是老紅玉笑道那

一個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是私心李嫫

嫫道他又不癡為什麼不進來紅玉道既要進來你

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叫他一個人亂確可是不好

呢總是用這等語慢慢的套出有神理李嫫嫫道我有那

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了頭

子或是老婆子帶他進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迳

去了紅玉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總是不言

花樣一時只見一個小了頭子跑來見紅玉站在那裡

便問道林姐姐你在這裡作什麼呢紅玉抬頭見是

小了頭子墜兒墜兒者贅也人生天地間已是贅疣

嘆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著一

迳跑了這裡紅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

兒引着賈芸來了妙不說紅玉不走亦不說走只說

若說出必定不走必定走則文字死那賈芸一面走

板亦且稜角過露非寫女兒之筆也

一面把眼向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

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却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

了看官至此須掩卷細想上二十回中篇一扭身往

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

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

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

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

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

雕鏤新鮮花樣隔窻上面懸著一個匾額四個大字

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

上是恁樣四個字傷我轉眼便紅正想着只聽裡面

隔著紗窻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

三個月賈芸聽得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

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器文章閃爍陳設却看不見寶

玉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後

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了頭來說請二爺

裡頭屋裡坐賈芸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

一道碧紗厨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著大紅銷

金洒花帳子。寶玉穿著家常衣服，鞞著鞋，倚在床上，
 拏著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堆著笑，立起身
 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
 子上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
 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
 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偏又遇著叔叔，身上欠安。叔
 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
 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
 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了環，端了茶

來，與他那賈芸口裡和寶玉說著話，眼睛却溜瞅那
 了環，細挑身材，龍長臉面，穿著銀紅襖子，青緞背心，
 白綾細摺裙，不是別個，却是襲人。那賈芸只從寶玉
 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他都把那有名人口都記
 了一半。一路總是賈芸是個他也知道襲人在寶玉

房中，比別個不同。今見他端了茶來，寶玉又在旁邊

坐著，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淘起茶來？」我

來到叔叔這裡，又不是客，讓我自己淘罷。總寫賈芸

亂不寶玉道：「你只管坐著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

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裡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妙極是極，況寶玉又又說道：「誰家的戲子？」

「好誰家的花園？」又告訴他誰家的了。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幾個

誰家自北靜王公侯駙馬諸大家包括盡矣，寫盡紈袴口角。對芸兄原無可說之話，故問叙。那賈

芸口裡只得順著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閒了只管來，仍命小了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

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慢停著些走。口裡一長

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

母在那一行上。在寶叔房內幾年了。漸漸一個月多

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

一椿椿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纔到那個與你說

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便叫小紅。你問他

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倒揀了

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看見他的

手帕子？我有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

石頭記 卷三
他說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掣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在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紅玉問。墜兒便知是紅玉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著我。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

出賈芸回來找紅玉不在話下。

至此一頓狡滑之甚

如今且說

寶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悶的慌。你出去逛逛。不是寶玉見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葳蕤。越發心裏煩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愧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

院外順著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
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
只見賈蘭在後面擎著一張小弓追了下來一見寶
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
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作什麼
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閑著作什麼所以演習演
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栽了那時纔不演呢說著順著
脚一迳來至一個院門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
與後文落葉蕭蕭寒烟漠漠一對可傷可嘆舉目望門上一看只見匾上

寫著瀟湘館三字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
無人聲走至窓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窓中暗暗
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窓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
未曾看見先聽見有神理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
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
黛玉在床上伸懶腰有神理真真畫出寶玉在窓外笑道為
甚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
了林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掣袖子遮了臉翻
身向裡粧睡著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

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却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了再請來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

笑道誰睡覺呢

妙極可知黛玉是怕寶玉去也

那兩三個婆子見黛

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的說着便叫紫鶯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作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錫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個櫃子吃

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鶯進來寶玉笑道紫鶯把你們的好茶淘碗我吃紫鶯道那裡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盥水去罷紫鶯笑道他是客自然先淘了茶來再盥水說着淘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了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床黛玉登時摺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來學我取笑鬼我成了替爺們解悶

的一面哭著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要敢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著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家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著。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為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著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還自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哈

哈哈大笑，回頭只見薛蟠拍著手跳了出來，笑道：要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裡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著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哄他。薛蟠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因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媽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噯，噯，越發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爺的還跪著做

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大西瓜這麼長一尾新鮮的鱈魚這麼大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栢香燻的暹猪你說他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著給你們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

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来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兒又纔来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来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明兒你送我什麼寶玉道我可有什麼可送的若論銀錢吃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

我的惟有我寫一張字畫一張畫纔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来了昨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宮畫的著實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庚黃畫的真真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薛蟠道怎麼看不真實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別是這兩字罷其實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

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著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著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

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嘔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打圍在鐵網山教鬼鶻捎一翅膀。寶王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王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去，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閑瘋了，偕們幾個人吃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領，掣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著一氣而盡。寶王道：「你倒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

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治一東，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一則還有可懇之處，說著執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著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著你，且高樂去了。到底打

發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只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他叫他留著送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著了環，淘了茶來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裡要找他問問，是怎麼了。一步步

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院內去了自己也便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炫耀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會再往怡紅院來只見院門關着黛玉便以手扣門誰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

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恐怕院內的了頭沒聽真是他的聲音只當是別的了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麼晴雯偏生還沒聽出來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槩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母舅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倒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正是回去

不是站著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裡面一陣笑語之聲
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益發動
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
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
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
道明兒又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
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戚戚嗚
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希世俊貌不
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鴉一聞此
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真是花魂點點無
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闈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啞一聲院門開處不知
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喜相逢三生註定遺手帕月老紅絲幸得人語
說連理又忽見他枝並蒂難猜未解細追思因
多疑空向花枝哭月底

第二十七回

葬花吟是大觀園諸艷之歸源小引故用在餞
花日諸艷畢集之期餞花日不論其典與不典
只取其韻耳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閉了門方轉過來猶望著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方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鵲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為什麼

常常的便自淚自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曲只得用話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無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著床欄杆兩手抱著膝眼睛含著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上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

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旌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繡帶飄飄花枝颼颼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同了大姐香菱與衆了環們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了頭這會子還睡覺不

成寶釵道：你們等著等著，我去開了。他來說著，便丟下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著，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閑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裡呢？你們找他們去。我叫林姑娘去。就來說著，便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況且林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

玉嫌疑罷了。到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到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前面一隻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蹣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隻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穿花度柳，將欲過河去了。到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滴翠亭裡邊戚戚查查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橋，蓋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隔子糊

著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脚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拏著要不是就還去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拏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拏什麼謝我呢難道白尋了來不成又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的又聽說道我尋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拏什麼謝他又回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我拏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況且他再三

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答道也罷拏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個誓來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一個人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呀俗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俗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走到跟前俗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裡

他們豈不燥了。况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紅
兒的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東
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牆。
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著躲了。料也躲
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
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說道。顰兒。
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
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著。往前趕。
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
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
我纔在河邊。看著林姑娘在這裡。蹲著弄水兒的。我
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
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
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
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
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
人是怎樣。誰知紅玉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
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

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到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刻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待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連忙棄了眾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作什麼事。鳳姐打量了一打量，見他生的乾淨俏麗，說話知

趣，因笑道：「我的了頭，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小姐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的。」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噯，你原是寶王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

放著一捲銀子。那是一百六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掙去。再裡頭床頭間。有一個小荷包。掙了來。紅玉聽說。抽身去了一回。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來。站著繫裙子。便趕上來問道。姐姐可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紅玉聽了。抽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紅玉上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那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裡找去。紅玉聽了。纔往稻香

村來。頂頭的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紫綃麝月待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了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鑪子也不爇。就在外頭。狂紅玉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鑪子呢。紅玉道。今兒不該我爇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狂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問我。狂了沒。狂二奶奶使喚我說話取東西的。說著將荷包舉給

石叢言 卷三
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呢！就

把他興的這個樣。這一遭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聽得麼？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一面說着去了。這裡紅玉聽說，不便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紅玉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

了起來，纔將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掣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奶奶好，還要和這裡的姑

五頁已
二十七回

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噯，噯，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了。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掣着腔兒，哼哼唧唧的。」

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裡知道，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兒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破落户纔好。」鳳姐又道：「這一個了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說着，又向紅玉笑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我說我年輕，比你大幾歲，就作你的媽了。你作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頭，比你大的，趕着我叫媽，我不理。」

石頭記 卷三
今兒抬舉了你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得他是林之孝之女。」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了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到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顰，一個地啞。那裡承望養出這麼樣伶俐了頭來。你十幾歲了？」紅玉道：「十七了。」又問名字。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

只叫紅兒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益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肯跟我，還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了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着。他饒不挑倒把他的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紅玉笑道：「愿

意不愿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了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恐人笑他癡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我了不曾教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鵲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屨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

了下來掣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直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個光景來不像是昨日的事故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去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

石頭記 卷三
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顆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沒有。探春道：昨日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存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掙了去。明兒出門。你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

玉道：我這麼城裡城外大廟大廟的。也。也沒見過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器。沒處撿的古董。再就是綉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鏤的香盒兒。膠泥搽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不值什麼。掙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包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作者。這些東西。你多多的替

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個故事。那一回我穿著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作的。我那裡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作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的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聽說

登時沉下臉來道：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作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沒有人的。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老婆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閑著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有什麼他也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益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

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忒昏憤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我也不理論誰知後來了頭們出去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存的錢為什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的是哥哥妹

妹了丟下別人且說梯已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越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消一消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嘆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說畢等他二人去遠了便把那花撚了起來登山度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

石豆言 卷三
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
過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行數落著哭的好不傷
感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了頭受了委
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
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綉閨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階前悶殺莖花人
獨把花鋤淚暗洒
洒上花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未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愿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垆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堆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爾今死去儂收葬
强如污淖陷渠溝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
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幸逢知己無迴避密語隔窗怕有人總是關心
渾不了叮嚀囑咐為輕春
心事將誰告花飛動我悲埋香吟哭後日日歛
雙眉



第二十八回

苗香羅紅麝串寫於一回蓋琪官雖係優人後
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終始者非泛泛
之文也

自聞曲以後回回寫藥方是白描顰兒添病也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後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

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
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
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
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
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
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
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
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
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那林黛玉

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
笑我有些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想着抬頭
一看，看見是寶玉。林黛玉看見，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
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上，又把口掩
住，長嘆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
一回，忽抬頭不見了黛玉，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
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
院來。可巧看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
「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

石叟言
卷三
撻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
只說一句話從此撻開手這話裡有文章少不得站
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
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後面嘆道既有
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
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嘆道當初姑娘來
了那不是我陪著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
我愛吃的聽姑娘也愛吃連忙乾乾淨淨收著等姑
娘吃一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覺了頭們想不到的我

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們想到我心裡想著姊妹們
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熟也罷和氣到了頭纔見得比
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
裡到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
兒上到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
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
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白
操了這個心弄的有冤無處訴說著不覺滴下眼淚
林黛玉耳內聽了這說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中不

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他
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
憑著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
二分錯處你到是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兩句
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
著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
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昇還得你伸
明了緣故我纔得脫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
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昨

兒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了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
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刻就死了林黛玉
啐道大清早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
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
是寶姐姐坐了一坐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
必是你了頭們懶怠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
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他們
就好了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
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

石豆言
卷三
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
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
正說話只見了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
人見林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
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
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
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
藥疎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
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

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
是寶玉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六味地
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有個金剛兩個字的
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
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
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
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到不糊塗都
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燥
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這個

石豆言
卷三
揔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王道這些藥都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盡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還不穀龜大的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都不算為奇只在羣藥裡算那為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兒薛大哥哥求了我

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掣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媽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了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到說我撒謊口裡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裡間房裡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

不是撒謊。這到是有的。上日薛大哥親自來向我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說是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他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藥。我也沒工夫聽。他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我尋。他說妹妹就沒散的花兒。上也得拍下來。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上用大紅紗去乳鉢乳了。合麵子呢。鳳姐說一句。那寶玉念一句。

佛說太陽在屋子裡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裡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掣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為這個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彌陀佛。沒當家花花的。就是坟裡有這個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向林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著我撒謊不成。臉望著林黛玉說。却掣着眼睛。標著寶釵。林黛玉便拉王

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說，他支吾着我。」
王夫人也道：「寶玉狠會欺侮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繞在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只見賈母房裡的了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了頭走。那了頭說：「等著寶玉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了，俗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

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了頭去罷。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着我。」林妹妹走一淌，他心裡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忙碌碌的。」

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黛玉妹妹去罷。叫他在這
裡胡羈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
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站着。蹬着門檻子。
掣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寶
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
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
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用
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
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

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
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你依
不依。你屋裡有個了頭。叫紅玉的。我要叫來使喚。明
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
多的狠。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
道。既這麼著。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
說着便要走。鳳姐兒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
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我回來罷。說着便來至
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

石頭言 卷三
娘吃了什麼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到多
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妹妹在那裡賈母道裡頭屋裡
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了頭吹鬚斗坑上兩個
了頭打粉線黛玉灣著腰擎著剪子裁什麼呢寶玉
走進來笑道哦這是作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空著
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
個了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
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
寶玉聽了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

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作什麼呢因
林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
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
訴你個笑話兒纔剛為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
兄弟心裡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
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去
抹骨牌呢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為抹那骨牌纔來
了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到是去罷這裡有老虎
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

道你也去恁恁再裁不遲林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了頭們這是誰叫裁的林黛玉見問了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我裁也不干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抽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至外面只見焙茗說道馮大爺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裡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

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到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裡住著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著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角路底下踢球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著焙茗鋤藥雙瑞雙壽四個小廝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

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並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懸夜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到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著雲兒的手，

笑道：「你把那梯己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一罈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拏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著你來又記挂著他。

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茶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拏，拏住了。

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此唱一曲為直刺寶玉

唱畢，笑道：「你嗑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嗑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

大海遂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寶玉掣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都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箇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着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了

你如今一亂令到嗑十大海下去斟酒過來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悔教夫壻覓封侯

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

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聽了都說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著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通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思想

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於是拏琵琶聽寶玉
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
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不了
新愁與舊愁
噦不下玉粒金尊噎滿喉
照
不見菱花鏡裡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捱
不明的更漏
呀
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
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唱彩。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便
拈起一片梨來說道

雨打梨花深閉門

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便道是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

怪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 我說的話
免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聽 纔
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雞肉說道

雞聲茅店月

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

女兒悲將來終身指靠誰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
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
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
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

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

說完便唱道

萱蔻開花三月三 一個虫兒往裡鑽 鑽了
半日不得進 去爬到花上打鞦韆 肉兒小

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唱畢飲了門杯便拈起一個桃來說道

桃之夭夭

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言語了馮紫英道快說來怎麼悲薛蟠急的眼瞪的鈴鐺似的便說道女兒悲咳嗽了兩聲又說道

女兒悲嫁了個大烏龜

衆人聽了都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灣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來薛蟠瞪了一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

女兒愁綉房攏出個大馬猴

衆人哈哈大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着便要篩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沒好的了聽我說罷

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

衆人聽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太韻薛蟠又道

女兒樂一根毡毡往裡戳

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
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哼

衆人都怔了說這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

兩個蒼蠅嗡嗡嗡嗡

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

叫作哼哼韻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
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到別耽誤了別人家於是蔣玉
菡說道

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無錢去打柱花油

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

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

度青春年正小。配鸞鳳真也著呀。看天河正

高。聽瞧樓鼓敲。剔銀燈同入鴛鴦幃。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到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副對子。可巧只記得這句。幸而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

花氣襲人知晝暖。

衆人道。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念起寶貝來。蔣玉菡怔了。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

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著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著。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菡等不知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菡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罪。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菡便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菡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捏著他的手。叫他閑了。往我們那裡去。還有一

石豆言
句話借問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的。他在那裡。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畧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

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掣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掣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

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
的扇墜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
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
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
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原是襲人的
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來只得笑道
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就知道又幹
這些事也不該挈著我的東西給那些混賬人去也
難為你心裡沒個算計兒再要說幾句又恐嘔上他

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
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
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
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連忙
一頭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挈了去
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
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究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
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著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
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

紅玉去了。他原要等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作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王道。狠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日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著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著。命小了頭子。來將昨日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簞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太多。

著一個香如意。一個瑪瑙枕。太太老爺姨太太的。只多的一個香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人都沒了。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兩個錠子。導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日兒掙出來。都是一分一分。寫著籤子。怎麼說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掙了來了。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

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淌說着，便叫紫綃來，掣了這個到林姑娘那裡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綃答應了，掣了去，不一時回來，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

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說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

妹忘了。寶王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林黛玉道：昨日寶了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麼問著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不知怎麼樣了。正說著，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著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在這裡呢。薛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方可結為婚姻等話，所以總遠著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與寶玉一樣，心裡愈發沒意思起來。幸

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掛著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遇見寶釵，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你的紅麝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著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来。寶釵在旁邊看著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再看著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

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歎了寶釵
褪了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己
到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
蹬着門檻子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
不得風兒吹怎麼又站在那兒屈白衫林黛玉笑道何
曾不是在屋裡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
一瞧原來是個鵝雁薛寶釵道鵝雁在那裡呢我也
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裡
說着將手裡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防

正打在眼上噯啣了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世間最苦是癡情不遇知音休應聲盟誓已成
了莫遲誤今生

第二十九回

清虛觀賈母鳳姐原意大適意大快樂偏寫出多少小不適意事來此亦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

二玉心事此回大書是誰了則却用大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書之大旨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林黛玉將手帕子摔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黛玉搖著頭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_且為_且第_且，且_且不_且豈_且，惟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著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_且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遂約著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了。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鳳姐兒



道他們那裡涼快兩邊又有樓俗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都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閑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你們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尋尋舍舍居居的的尋尋賈母聽說笑道既這麼說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趕情好就只是我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日我在正樓上你在兩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好不好鳳姐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

又向寶釵道你也去逛逛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著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姐妹去逛逛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著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德賈母如此說還笑道還是這麼高興因打發人去到園子裡告訴有要去的只管初一日跟了老太太去這句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了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的聽了這話誰不愛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待

去他也萬般的攏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歡喜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轎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作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七月之十日正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一樣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獨坐一乘八人大亮轎李氏鳳姐兒薛姨媽每一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惜春探春

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了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了頭紫鵲雪雁春纖寶釵的了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了頭司棋綉橘探春的了頭待書翠墨惜春的了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了頭同喜同貴外帶著香菱香菱的了頭麝兒李氏的了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了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了頭也要跟了鳳姐兒去的是金釧兒彩雲奶子抱著大姐兒帶著了頭們另在一車還有兩個了頭一共再連上各房的老嫗嫗奶娘並跟出門

的家人媳婦子烏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蹲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確斷了我的扇子。咕呱。說笑不絕。周瑞家的進來。迎客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家笑話。說了幾遍。方覺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著馬。在賈母轎前。街上的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笏披衣。帶領眾道士在

路旁請安。賈母的轎剛至廟門以內。賈母在轎內。因看見有守門大帥。並千里眼順風耳。當坊土地。本境城隍。各泥胎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姪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來。攙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攙。可巧有個一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挈著剪筒。照管各處的蠟花。正欲得便瞧瞧。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內。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野牛禽的。朝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

跪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掣掣打打賈母聽了忙問道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兒上去就攬住賈母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燈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攢兒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的慣了那裡見的這個勢派可憐見的倘或一時唬著了他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來那孩子還

一手擎著燭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他起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通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哥兒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別叫人難為了他賈珍答應了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著夫人一層層的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進入三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個錢不要難為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幾個領了下來賈珍站在塔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

唱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扣著帽子跑了來
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這裡地方大今兒不承望來
這麼些人你使的人你就帶了你那院裡去使不著
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么兒們挑幾個在這二層
門上同兩邊角門上伺候著東西傳話你知道不
知道今兒小姐奶奶們都出來了一個閑人也不許
到這裡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
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扣
著鈕子從鐘樓裡跑出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裡

還受著熱他倒乘涼去了唱命家人啐他那小廝上
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道問著他那小廝便
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
拖著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芹賈萍等聽見了不
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瑞賈環等也都忙帶了
帽子一個個從牆根下慢慢的溜上來賈珍又問賈
蓉道你站著作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
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
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要馬一面抱怨

道早都不知作什麼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捆著手呢。馬也拉不來。待要打發小廝去。又怕後來對出來說不的。親自走一淌騎馬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去。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陪笑說道。我論理比不得別人。應該在這裡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候罷。賈珍知道這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免後又倒作了道錄司的正堂。曾經先皇御口親

封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在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俗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鬚子。還得了你的。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躬身陪笑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起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小姐奶奶納福。一向沒到府裡。

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萬福萬壽。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到罷。只記掛著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狠乾淨。我說請哥兒來。任你怎麼說不在家。賈母笑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來。』忙上來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請了安。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了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搭著他老子逼著他念書。生生的

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我前日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歡喜讀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著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說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寶玉還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趕上。大約連大

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呵呵又一大笑。又道前兒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到也好個模樣兒。我想著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到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的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可如今也打聽著。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罷了。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

過給他幾兩銀子也罷也。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了頭的寄名的符。你也不換了去。前兒虧你還有那們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我要不給你。又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看見奶奶在這裡也。沒道多謝。符早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料娘娘來做好事就忘了。還在佛前鎮著。待我取來說著。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掣了一個茶盤子。搭著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

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兒笑道：「你手裡掙來也罷了。又用個盤子托著。張道士道：「手裡不乾不淨的。怎麼掙用盤子潔淨些。」鳳姐兒笑道：「你只顧掙出盤子來。到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到像和我們化布施來了。」眾人聽說。鬨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也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頭地獄。」鳳姐兒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騭。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掙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為

化布施。到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們著。你老天拔地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著小道是八十多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壯。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况是暑熱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受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了。捧了出去。這裡賈母與眾人遊玩了一回。方上樓。

去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希罕都沒什麼敬賀之物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願意為敬賀之禮哥兒便不希罕只留著在房裡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鑽的也有玉玦的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貫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都是那裡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收的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

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收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們捧了這個跟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到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事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希奇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倒糟蹋了這些東西要捨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拏錢施捨罷

說畢張道士方退出這裡賈母與衆人上了樓賈母在正樓上坐了鳳姐等佔了東樓衆了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笑道這倒在第二本上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来至外邊預備着伸表焚香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旁邊因叫個小了

頭子捧着方纔那盤子賀物自己將玉帶上用手翻弄一件一件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拊了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這麼一個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湘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住在我們家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說便回頭粧沒聽見寶玉聽見史

湘雲有這件東西，便將那麒麟忙拏起來，揣在懷內。一面揣着，心裡想到：怕人看見，他聽見史湘雲有了，他就留這件，因此手裡揣着，却拏眼睛標人。只見衆人到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瞧着他點頭兒，似有贊嘆之意。寶玉不覺心裡不好意思起來，又掏了出來，向林黛玉笑道：「這個東西到好頑，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說道：「我不希罕。」寶玉笑道：「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拏着說着。」又復揣起來。剛要說話，只見賈珍、賈蓉的妻子、婆媳兩個來了。

彼此見過，賈母方說：「你們又來作什麼？」我不過沒事來。怔怔一句話說完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了猪羊香供茶食之類的東西送了來。鳳姐兒聽見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噯呀！我就不防這個。」只說俗們娘兒們來。怔怔人家只當俗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得預備賞封兒。只見馮家的兩個管家娘子上樓來了。馮家的兩個未去，又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

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近親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經事我們不過鬧恁恁就想不到這禮上沒的驚動了人因此雖看了一回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去鳳姐兒又說打墻也動土已驚動了人家今兒樂得還去恁恁那賈母只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嗔著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不知為什麼原故二則林黛玉

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又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去吃不時來問林黛玉又怕他有個好友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裡作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起說親心中不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心也還可怒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煩惱加之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林黛玉說了這話到比往日別人說話

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道我白認得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我也知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呢寶玉聽了便向前來直問道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我還為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準了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林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回的話來今日原是自己說錯了又是著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的親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緣你心裡生氣來掣我來殺性子原來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癡病況從小時和黛玉耳鬢廝磨心情相對既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這些邪書僻傳凡遠近親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閣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留一段心事只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他也是個有些癡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

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
瑣瑣碎碎。難保不著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寶玉心內
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有可恕。難道你就不想
我的心。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為我解煩惱。反來以
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裡一時一刻白有了你。
你竟心裡淺我。我心裡這意思。只是口裡說不出來。
那林黛玉心裡想著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
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
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無聞的。方見得待我重而毫

無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著急。可知
你心裡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又怕我多心。故意著
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但都多生
了枝葉。反弄成了兩個心了。那寶玉心裡又想著我。
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同你死了。
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可見你方
知我近。不知我遠。那林黛玉心裡又想著你。只管你
你好。我就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
失。可見你是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

來却都是求近之心弄成踈遠之意如此之話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也難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裡乾咽口裡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抓下通靈玉來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勞什東西我軋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公然不動寶玉見不碎便回身找東西來軋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又軋那啞吧物件有軋他的不如軋我二人鬧著紫鵲雪雁等都忙

進來勸解後來見寶玉下死力軋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軋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上都氣黃了眉眼都變了從來沒氣的這樣便拉著他的手笑道你同妹妹拌嘴不犯著軋他倘或軋壞了叫他心裡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著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裡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

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鶻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一塊手帕吐濕。雪雁忙上來搥紫鶻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紫鶻。因又見林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同他校証。這會子他這個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着

也由不的滴下淚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着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的手，冰涼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裡，二則又恐薄了林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去開了手。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鶻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掣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扇着。見三人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的傷起心來。也掣帕子擦眼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強向寶玉道：「你不看别的，你看看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姑娘拌嘴。」林黛玉

聽了也不顧病起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鵲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林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希罕自有別人再給他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王道何苦來這是我方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橫豎總不帶他也沒什麼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林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軋玉不知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作一件正經事的來告訴也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襲人急的抱怨紫鵲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紫鵲又只道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沒話問起來又沒為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鵲兩個人身上說為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了寶玉去了方纔平復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的生

日家裡擺酒唱戲請賈府諸人寶玉因得罪了林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已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熱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道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兒反不往他們家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著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得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好了他纔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二人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的孽障偏生遇見了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這眼斷了這口氣憑你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生不噤這口氣自己抱怨著也哭了這話傳入寶黛二人耳內原來他二人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是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此說的滋味

都不覺潛然淚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洒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嘆。却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裡的小廝們和他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是罵小子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子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著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大家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兒。賠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那寶玉聽了。不知依也不依。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一片哭聲總因情重金玉無言何可為証

第三十回

借扇敲雙玉。是寫寶釵金蟬脫殼。銀簪劃菖字。
是寫癡女夢中說夢。脚踢襲人。是斷無是理。竟
有是事。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齡官劃蔷癡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角口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鵲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寶玉那脾氣難道俗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到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鵲笑道好好的為什麼又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到有七分

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免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林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鵲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林黛玉聽了道：「不許開門。」紫鵲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着說道：「我只道寶二爺再不上我們這門了。誰知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到說大了。好好的為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鵲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裡氣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那林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了。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着走近床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林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旁人看着，到像是俗們又拌了嘴似的。若等他們來勸俗們，那時豈不俗們到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

來勸俗們，那時豈不俗們到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

你要打要罵憑著你怎麼樣千萬別不理我說著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林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他們拌了嘴就生分了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哭道你也不用哄我從今以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也全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裡去呢林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去林黛玉道我死了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林黛玉一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

麼你家到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兒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作和尚明兒我到把這話告訴人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脹低了頭不敢噴一聲幸而屋裡沒人林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瞧了他半天氣的一聲兒說不出話來見寶玉癩的臉上紫脹便咬著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顱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掙起手帕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裡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

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林黛玉雖然哭著却一眼看見了見他穿著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著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拏起來向寶玉懷裡一擗一語不發仍掩面自泣寶玉見他擗了手帕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挽了林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林黛玉將

手一擗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麼涎皮賴臉的連個道理也不知道一句沒說完只聽喊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跳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来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什麼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有這會子拉著手哭的昨兒為什麼又成了烏眼雞呢

石頭記 卷三
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
著拉了林黛玉就走。林黛玉回頭叫了頭們一個也
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作什麼？有我伏侍你呢。」一面
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著出了園門到了
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
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及至我到那
裡說和誰，知兩個人到在一處對賠不是了。對笑對
說，到像黃鷹抓住了鷄子的腳，兩個都扣了環。那裡
還要人去說和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此時寶釵正

在這裡。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著賈母坐下。寶玉
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
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
知我病到像我懶推故不去的，倘或明日惱了，姐姐
替我分辨，分辨寶釵笑道：「這也多禮，你便要去，也不
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日日一處要存這個
心，到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
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
熱的狠，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

了。寶玉聽說便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閃笑道：「怪不得他們，姐姐比楊妃原也體豐怯熟。」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到像楊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小了頭靛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了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和你頑過，你再疑我。」你和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跟前，該問他們去。」說的靛兒跪

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方纔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閃去了。林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靛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笑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麼

連這一齣戲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子。這叫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道是什麼負荆請罪。一句話未說了。寶玉林黛玉二人心裡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於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笑著問人道：你們大暑天，誰還吃生姜呢？衆人不解意，便說道：沒有吃生姜。鳳姐故意用手摸著腮，詫異道：既沒人吃生姜，怎麼這麼辣辣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

過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慚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寶釵鳳姐去了。林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著比我利害的人，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著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了心，自己沒趣，又見林黛玉來問著他，越發沒好氣。起來待要說兩句，又恐林黛玉多心，說不得忍著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目今盛暑之際，又值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著手到一處一

處鴉雀無聞。從賈母這裡出去，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了頭子手裡擎着針線，却打盹兒。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旁邊搥腿也。也斜着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撥。金釧兒睜開眼，見是寶玉，寶玉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麼著。」金釧兒抵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

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明日和太太討你，偕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簪子吊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話，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到告訴了你。這一個巧宗兒，你往東小院子裡，擎環兒同彩雲去寶

王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著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打了個嘴巴子，指著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去了。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了頭，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說，忙跪下哭道：「我再也不敢了。」太太要打罵，只管罰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

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了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白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如今五月之際，那薔

薇正是花葉茂盛之時。寶玉便悄悄的隔著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掣著根縮頭的簪子，在地下掘土。一面悄悄的流泣。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癡了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為奇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著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女，到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却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來。寶

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次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釵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嫩嫩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相去只管癡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著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畫一點一勾的去數，一數十七筆，自己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著他

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作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了。故在地下畫著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劃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癡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不覺的也看癡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著簪子動。心裡却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說不出的大心事。纔這麼個形景。外面既是這個形景。心裡不知怎麼熬煎。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裡那裡還攔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來。刷刷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著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到。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

不要寫了。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劉露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了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噯啲了一聲。覺得渾身冰涼。低頭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說聲不好了。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裡却還記掛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

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鷗。彩鴛。鴛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下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便以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的門山響。裡面方聽見了。估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来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誰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要不可開。」

石頭記 卷三
叫他淋着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的雨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的彎腰拍手道你怎麼大雨裡跑什麼那裡知道是爺回來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脚及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了頭子們便抬脚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掣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

噯喲原來是你踢在那裡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着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著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該就偏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兒順了手也打

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剛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你安心了？」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那些小了頭子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癢。他們也沒個怕懼鬼。你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他們也好。纔剛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已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下疼的心裡發鬧。晚飯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到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聲。從睡中哼出寶

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睡不穩。忽夜間聽見噯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噯喲一聲，睜開眼，見了寶玉，倒唬了一跳，道：「作什麼？」寶玉道：「你夢裡噯喲，必定我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到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他，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嬌嗔不知情時之
人一笑所謂情不情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
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惑故顰兒謂
情情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著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總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著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的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盪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了他。

的手笑道這一鬧不打緊鬧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麼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

問其原故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悅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

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賈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比如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

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嗟短嘆。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手跌在地下。將股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兒你自己當家立事。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免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

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發顫。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一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過

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不是。晴雯聽他說我們兩個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的鬼鬼祟祟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正明公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裡就稱

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脹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你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人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你說話呢。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當著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是為了事。進來勸開了。大

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究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見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為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出去。也不能說。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個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

裡去寶王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他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王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著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著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拏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王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乾淨說著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

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了環見吵鬧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扶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著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哭著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為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黛玉道

二哥哥不告訴我問他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著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了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了頭我只掣你當嫂子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著還有人說閑話還攔的住你來說他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到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

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抵嘴笑道作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著你作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後就有人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著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

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又來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狡慣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就說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像什麼叫人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麼睡著呢晴雯沒的話啞的又笑了說你不來便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

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掣了水來偕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作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著床腿連蓆子上都汪著水也不知是怎麼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沒那工夫收拾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兒也涼快那會子洗了可也不用洗了我倒盥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剛鴛鴦送了好些菓子

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寶玉笑道：「既這麼著，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來，掣菓子吃。」
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狠，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更了不得呢。」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搨扇子，原是搨的。我要搨著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掣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聲響，就故意的打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

掣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掣了扇子來，我搨。我最喜歡搨的。」寶玉聽了，便笑著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著嗤嗤，又聽幾聲。寶玉在旁笑著說：「響的好，再撕響些。」正說著，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了幾半子。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掣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匣子。」

搬了出來。讓他儘力的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沒折了手。叫他自己去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了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中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許多了環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

迎至塔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作什麼。」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嬸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寶釵在旁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這裡住着。把兄弟的袍穿上。韉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

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頭上掛的那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掌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倒扮上小子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簇新的大紅猩猩毡斗篷放在那裡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掣了個手帕子攔腰繫上和了頭們在後院子裡撲雪人兒去一交栽在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著

大家想著前情都笑了寶釵笑向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們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咕咕呱呱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那裡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著賈母因問今兒還是住著還是家去呢周奶娘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天史湘雲問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不想著別人只想寶兄弟兩

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麼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得了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呢？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姐好，寶玉道：多謝你記念。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掣出手帕子來，挽着一個胎胎寶玉道：甚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兒

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就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石戒指一色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你就把他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兒巴巴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掣進來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

的了。若帶他們的東西，這得我先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了頭的。那是那一個了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了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了頭們的名字呢。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白。衆人聽

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笑了。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林黛玉去說笑。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的嫂子們去。園裡也涼快。同你姐姐們去。恁恁湘雲答應了。將三個戒指兒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衆奶

娘了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早剩下湘雲翠縷兩個人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也和俗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俗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湘雲道花

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個陰陽不成陰陽

兩個字還只一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陰陽可有什麼樣兒？不過是個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看著日頭叫太陽呢，算命官著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的明白了。」

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蛇、螞蟥、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顆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

只是俗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掣幾件東西，因想不起個什麼來，猛低頭，就看見湘雲宮絛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

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倒底是母的呢？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道。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俗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說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笑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說着，湘雲掣手帕子，握着嘴，呵呵的笑起來。翠縷道：說是了，就笑的這樣。湘雲道：

狠是狠，是翠縷道人規矩，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狠懂得一面說，一面剛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那是誰吊的首飾，金晃晃在那裡。翠縷聽了，忙趕上，拾在手裡，攬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掣史湘雲的麒麟，瞧史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裡沒見有人有這個。湘雲道：掣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采輝煌的一

石頭記 卷四
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問道：「你兩個在這日頭低下作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了？」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俗們一處走。」說著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情景況，一時進來歸坐。」寶玉因笑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著一面在身上摸掏，掏了半天，阿呀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也有麒麟了？」寶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著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因說道：「不知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西

第三十二回

前明顯祖湯先生有懷人詩一絕讀之堪合此
回故錄之以待知音

無情無盡却情多
情到無多得盡麼
解到多情情盡處
月中無影水無波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掣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那裡揀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兒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聽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不答襲人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前俗們在西邊暖閣

石叟言
住著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害臊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俗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著我替你梳頭洗臉。作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學小姐的款。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冤枉冤災。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瞧你。你不信。

你問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未了。忙的襲人和寶玉都勸道。頑話。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噎人到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兒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笑道。我只當林姐姐給你的。原來是寶釵姐姐給了你。

我天天在家裡想著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
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
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妨碍的說著眼睛
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不用提這話史湘雲道提
這個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
見又怪嗔我贊了寶姐姐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
旁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
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是難說話果然
不錯史湘雲道好哥哥你不必說了叫我惡心只會

在我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了襲
人道且別說話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呢史湘雲便
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
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笑
道這又奇了你家放著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
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来你的活計叫誰
做誰不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
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
的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了因笑道既

這麼說我就替你做了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就煩你做鞋了。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兒我倒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擎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

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計的女孩子。說紮的出竒的花。我叫他們擎了一個扇套子。試試看好不好。也就信了。擎出去給這個瞧。給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林姑娘。便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着人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竒了。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呢。大夫又說道：好生靜養纔好。誰還煩

石叢言 卷四
他做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拏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拏衣服。寶玉一面登著鞦韆。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面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驚他的好處。他纔只要會你。寶玉道。罷罷。

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世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醜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玉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就咳了。

一聲掣起脚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臉通紅。看他說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真真實實。寶姑娘教人敬重自己。赴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道後來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

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要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著。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珮。或鮫帕鸞縵。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因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

若說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來一寶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

勞怯之症。你我雖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要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服出來。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

王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脚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黛玉道。你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甚麼金。又甚麼麒麟。可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趕上來問道。你說這話。倒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著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的。筋都暴起來。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著。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

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著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怔的望著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妹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

口裡說著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站著只管發起歎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著一時林黛玉走開他還站著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不敢說今兒我大膽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弄了一身的病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著只等你的病好了

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這話，唬得魂銷魄散，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襲人送扇子來，羞得滿面紫脹，奪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這裡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問，忽見寶釵從那邊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

出什麼神呢？這襲人見問，忙笑道：「那邊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裡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了。由他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道：「噯，喲，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去教訓一場。」襲人笑道：「不是這麼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倒是你。」

說的是寶釵因而問道雲了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
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閑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
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
無人來往便笑道你這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
就不會體諒人情我近來看著雲了頭的神情再風
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那雲了頭在家裡竟一點兒
作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
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這
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

家裡累的狠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
連眼圈兒紅了口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形景
來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我看著他也不覺的傷
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說是了是了怪道
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
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嚷著使罷要
勻淨的等明兒來住著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寶姑娘
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
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是這樣

我也不煩他了。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在家裡做活計，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著小的大的活計，一槩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作，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的信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如何？」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

我親自送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襲人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兒，不知為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他不見了，纔到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下井裡打水，見一個尸首，趕著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家還只管亂著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贊嘆，想素日同氣之情。

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中，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著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在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來。寶釵道：從園裡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裡來，可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嘆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

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幾下，攆了他下去，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嘆道：姨媽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著，或是在井跟前，憨頑失了脚，吊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恁恁，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如此說，倒底我心不安。寶釵嘆道：姨媽也不必

勞神念念于茲若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還把你妹妹們的新衣服掣兩套給他粧裹誰知鳳了頭說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作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有心的况且他原也三灾八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思諱因為這麼樣我現叫裁縫趕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

然是個了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裡說着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媽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兒倒做了兩套掣來給他豈不省事况且他活着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思諱寶釵笑道姨媽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來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王夫人正纔說他因寶釵來了却掩了口不說了。

寶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知覺了八分。於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將他母親叫來。寫了去了。再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世上無情空大地。人間少愛景何窮。其中世界。其中了。含笑同歸造化功。

襲人湘雲黛玉寶釵等之愛之哭。各具一心。各具一見。而寶玉黛玉之癡情癡性行文如繪。真是現身說法。豈三家村老學究之可能夢見者。不禁炷香再拜。

第三十三回

富貴公子侯王應襲容易在紅粉場中作罪風
流情性詩賦文詞偏只為鶯花路間留滯笑嘻嘻
啼哭啼啼總是一般情事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掣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早又五內摧傷。進來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也無可回說。見寶釵進來。方得便出來。茫然不知何往。背著手。低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走著。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



往裡走。可巧兒撞了個滿懷。只聽那人唱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在旁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咳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

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為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走出來看時。却是忠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未及叙談。那長史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

石豆言 卷四
面上敢煩老夫人作主不但王爺承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抓不著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史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裡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裡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著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

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斷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夫人轉諭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來寶玉也不知是何緣故忙趕來時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

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個字不知為何物豈更又加引逗二字說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史官冷笑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着老夫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麼到了公子腰裡寶玉

聽了這話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史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的走了賈政此時

氣的目瞪口呆。歪一面送出那長史官，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負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快打快打。賈環見他父親，唬得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道：「你跑什麼？跟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狂去。」由你野馬一般，唱命叫跟上的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盛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了頭。我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的實在可怕。」

所以纔趕着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剋奪之權，致使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唱命快叫賈璉、賴大興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裡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意，將眼一看，眾小廝、小廝們。」

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裡拉着太太的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唱命今日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是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為寶玉。

了一個個都是啖指咬舌，連忙退去。那賈政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聲叫寶玉，大棍掣索子，網上把各門都闔上。有人傳信往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只得齊聲答應。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裡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千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去。稍信偏生沒個人，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姆姆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

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竟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作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著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的寶玉急的跺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著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踈學業淫辱母婢

等語只唱命堵起嘴來著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寶玉按在櫬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賈政猶嫌打輕了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來咬著牙狠命蓋了三四十下衆門客見打的不像了忙上前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解勸明日釀到他弑君殺父你們纔解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極了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

石豆言 卷四
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趕往書房中來。慌
的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
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
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
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
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
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
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
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

養了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
護持。不如趁今日益發勒死了。以絕將來之患。說著
便要繩索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
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
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
不敢死。勸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
勒死他。快掣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
們不敢含怨。倒底在陰司裡得個依靠。未喪母者來
細玩既喪母
者來
痛哭說畢。爬在寶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

不覺長嘆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汗巾看。由脈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來。苦命的兒吓。因哭出命苦兒來。忽又想起賈珠來。便叫著賈珠。哭道。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去。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

珠更似滾瓜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了環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見意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著了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說。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厲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

下含淚說道為兒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
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禁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
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
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
宗耀祖當初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著也不覺
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
兒的一時性起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
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該管你打
不打我猜著你也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

你大家乾淨說著便命人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
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乾答應著賈母又叫王
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
將來長大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
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
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
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
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乾淨看有誰來許你打
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轎回去賈政苦苦

叩求認罪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罣寶玉忙進來
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
氣也抱著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
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環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
姐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打的這麼個
樣兒還要攙著走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屨子春撻抬
出來呢衆人聽說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撻來將寶
玉抬放撻上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送去送至賈母房
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

去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着王夫人兒一聲肉
一聲你替珠兒早死了留著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
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反
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
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
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道你不去還在這裡做什
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纔去不成賈
政聽說方退了出去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
史湘雲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

出來見衆人圍著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
不下手去便越性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
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為什麼打起來你也不
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不在跟前打到
半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為琪官同金
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得知的焙茗道那琪
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習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
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
的事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老爺的人說的襲人

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
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
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
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卧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
散去襲人方近前來經心伏侍問他端的且聽下回
分解

總評

嚴酷其刑以教子不情中十分用情牽連不斷
以思婢有恩處一等無恩嚴父慈母一般愛子
親優溺婢總是乖淫蒙頭花柳誰解春光跳出
樊籠一場笑話

第三十四回

兩條素帕一片真心
三首新詩萬行珠淚
襲卿高見動夫人
薛家兄妹空爭氣
自古道情是苦
根苗慧性靈心的
回頭須早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褪下寶玉畧動一動便咬着牙叫喚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了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濶的僵痕高了起来襲

第三十四回

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聽了環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掣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連與襲人又問道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

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裡也疼剛說了半句又忙掩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掩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捱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

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謂糊塗鬼祟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了出來。寶玉原來還不知道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裁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

的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是一用心了。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一個秦鐘，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更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倒底寶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

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寶兄弟這麼樣細心的人你何曾見過我那哥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就說什麼的人襲人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放恣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自己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你好生養著罷方

纔我挈來的藥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著便走出門去襲人趕著送出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著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擲沐寶玉默默的淌在床上無奈豚上作痛如針

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炙。畧展轉時禁不住噯啣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三兩個了環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函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弑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泣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寶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

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啣一聲。仍就倒下。嘆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跑來。雖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上餘熱未散。走兩淌。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只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啣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有萬句。

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况已是活來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来林黛玉急的跺脚悄悄的说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取笑開心呢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

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著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嗑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睡去接著周瑞媳婦吳龍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常往來的聽見寶玉推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孀孀們來遲了一步二爺纔睡着說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淘茶與他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送他們出去剛

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
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
告訴晴雯麝月檀雲秋紋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
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逕出了園子來
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
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你又丟了他來
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忙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
穩了那四五個了頭如今也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
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

不明白倒耽誤了王夫人道也沒話說白問問他這
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
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淌不穩這會子都睡
沉了可見好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
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嗑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
梅湯我想著酸梅是個收斂的東西纔剛挨了打又
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倘
或吃下這個去結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
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掣那糖醃的玫瑰滷子

和了吃吃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
啣你不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兩瓶香露來原
要給他點子的我怕胡亂糟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
那些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絮兩瓶子去一碗水裡
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
來把前兒的那幾瓶香露絮了來襲人道只絮兩瓶
來罷多了也白糟蹋等不敷再要再來取也是一樣
彩雲聽說去了半日果然絮了兩瓶子來付與襲人
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

銀蓋鵝黃簽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個寫着玫瑰清
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
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簽子你好生
替他收着別糟蹋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
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
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兒挨
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個
了你要聽見你告訴我聽聽我也不吵嚷出來叫人
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為二爺霸

佔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兒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反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掩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笑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我們二爺也湏得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著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

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快五十歲的人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的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個好反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壞了所以就縱壞他我常常苦著口兒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兒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了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著由不得滾下淚來

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兒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星著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心疑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有因忙

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是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好所以將你合老姨娘一體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么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甚麼別的说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以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

人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還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事。俗語說的：『沒事常說有事，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作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

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字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

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內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的這樣周全。我何曾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這一翻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名聲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日既說了這樣的話，就把他交給你，好歹留心保全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回

來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即命調來嚐試，果然絕妙非常。因心下記著，黛玉要滿心裡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前文晴雯放肆，原有把柄所持也。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麼去呢？到底說一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搭閃呢？」寶玉想了一

想便伸手掣了兩條手帕子。摺與晴雯笑道：「罷！就說我送你送這個給他去。」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掣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拍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手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

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見，越發着悶，着實細心搜求，思忖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聽了，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裡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手帕子，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

再令人私相傳遞於我可懼我自己每每好笑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炙起黛玉由不得餘意纏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灑閑拋却為誰

尺幅鮫綃勞解贈

叫人馬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潛

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窻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挈著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便空手回來等至

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調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一半據實，竟認准是他說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次都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閑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牙道：「不知好友的，寬

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已過去了，不必較証。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誕，你是個不防

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若是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就先疑惑。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那寶釵勸他不要狂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寶王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亂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罵眾人。誰這樣臟派我。我把那囚攘的牙敲了纔罷。分明是為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掣我來作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為他不好。姨爹打了他兩下。

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進去。寶玉打死我。他替我償了命。大家乾淨一面。嚷一面。掀起一根門閂來。就跪慌的薛姨媽。一把拉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急的眼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擔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又上前勸道。你忍耐些兒罷。媽急的這個樣兒。不說來勸媽。你還

反鬧的這樣別說是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為你好
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薛蟠道：這會子又說這話
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顧前不
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
麼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個樣子。別說多的。
只掣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我們見過
十來次的。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他
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這
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

個可不是為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
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為個寶玉
鬧的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
鬧起來。到說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有理。難以
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掣話堵
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
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
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
的。纔可正配。你留心了。見寶玉有那勞什骨子。你自

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
住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什麼話薛蟠見
妹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
安歇不提這裡薛姨媽氣的亂顫一面又勸寶釵道
你素知那孽障說話沒道理明兒我叫他給你陪不
是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
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到房裡整整哭了一
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整便出來瞧母
親可巧遇見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去薛
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着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
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
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保重些兒就是哭兩缸眼
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
回分解

總評

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能成曠世希有之事業寶玉意中諸多輻輳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凡人作臣作子出入家庭廊廟能推此心此志何患忠孝之不全事業之不立耶

第三十五回

情因相愛反相傷
何事人多不揣量
黛玉徘徊還自苦
蓮羹甘受使免狂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刻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裡林黛玉還自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看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纔

是令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了環媳婦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倒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

如今雖然是五月裡天氣熱倒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濕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歇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鵲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雙文誠為命薄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

勝於雙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鸚哥見林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唬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搨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黛玉紫鵲聽了。都笑起來。紫鵲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

為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來。另掛在月洞窓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窓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窓外竹影映入紗來。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簞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窓。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作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知道他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

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曲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進來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磕着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低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

們娘兒兩個你是變着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心靜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話從那裡說起來的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着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鬧狂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這一個恒心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

狂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孝順媽多疼妹妹反教娘生氣妹妹煩惱真連個畜生也不如了口裡談眼睛裡禁不起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釵強笑道你鬧够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何曾招媽哭來罷罷且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淘茶妹妹

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過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炸去了寶釵道黃燈燈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遍了又作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裡外迴廊上許多了環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淌在榻上

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著好
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禁不起薛姨媽忙扶
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
起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
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
是那一回做的小荷葉兒蓮蓬兒的湯還好鳳姐在
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
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人做去鳳姐笑
道老祖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著呢因回

頭吩咐個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
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副湯模子都交上來了鳳
姐兒聽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
房裡一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
是管金銀器皿的送了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原
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著四副銀模子都有一尺多
長一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
有梅花的也有蓮花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
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都

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這
個也不認得。這是什麼用的。鳳姐兒不等人說完。便
笑道。姨媽那裡曉得。這是舊年備饅。他們想的法兒。
不知弄些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
著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樣的
作了一回。他今日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
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掣幾隻雞。另外添了東
西。做出十來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怎麼。鳳姐笑
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兒寶兄弟

提起來了。單作給他吃。老太太姨太太都不吃。似乎
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著。連我也上
個俊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掣著官中的
錢。你作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
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
廚房裡。只管好生添補著作了。在我的賬上領銀子。
婦人答應著去了。寶釵在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
留神看起來。鳳了頭。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
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

日我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媽強遠了。你姨媽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鳳姐兒嘴乖。怎麼怨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說話的。又有不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看待。若是單是只會說話可疼。這些姊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

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及寶了頭。薛姨媽聽說笑道。這話老太太是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玉的。不想贊起寶釵來。倒也意出望外。便看著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著。又把了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

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了頭。弄了來。俗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嘔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笑道。姨媽倒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不然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連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了。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這張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襲人。笑道。你站了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襲人笑道。可

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們鶯兒來。打上那幾根絡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絡子。可得閑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閑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叫他來。替你兄弟作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閑着的。了頭多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他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

處他天天也是鬧著淘氣。大家說著往前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少頃出了園中，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了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眾婆娘了頭們忙著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奉與賈母。李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

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裡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飯在這裡放，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往賈母那邊去告訴那邊的婆娘，快往外傳了。并了頭們快都趕過來。」王夫人又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見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饭。林黛玉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用手巾裹著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媽不用讓

了。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於是鳳姐放了四隻上面兩隻，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先忙着要乾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邊，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人掣不去，可巧鶯兒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兄弟，正叫你去打絡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同着

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一道理說着，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個，却空着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寶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兩個來的，怎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椅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

了。却倒十分歡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筋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子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

他還是哭喪著臉，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摸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使盡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悅，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湯掙了來我嚐嚐。玉釧兒道：「我從來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為走不動，你遞過來嚐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

我只管耽悞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帶動我。少不了忍著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床來。拚掙起來。禁不住噯啣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不住起身。說道。淌下罷。那世裡造了孽的。這會子現世報教我那一個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嗤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著催寶玉。嗑了兩口湯。寶

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意。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的了。頭們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傳二爺家的兩個媽媽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媽媽來了。那

傳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年來都賴賈家的名勢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習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過來。其中原來有個原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傳試有個妹子。名喚傳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聽人傳說才貌俱全。雖目未親睹。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傳秋芳癡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傳試原是暴發的。因傳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傳試安心仗著妹妹。要與豪

門貴族結姻。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耽悞到如今。目今傳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爭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傳試與賈母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二句話。那玉釧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廝鬧了。手裡端着湯。只顧聽話。寶玉又只顧合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一面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

兒倒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說？慌的了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却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痛不痛？」玉釧兒合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說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合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戾氣。他自己燙了手，倒問人疼不疼。這可不是個戾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談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戾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合魚說話；見了星與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嚶嚶的。且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的。愛惜東西，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蹭躑起來，那怕

的，且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了頭的氣都受的。愛惜東西，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蹭躑起來，那怕

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寶玉之為人非此論亦描寫不盡寶玉之不

肖非此一鄙亦形容不到試問作者是醜寶玉乎如是贊寶玉乎試問觀者是喜寶玉乎是嫌寶玉乎如

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携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著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忘了你煩你來不為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閑著也沒事都替我

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且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顏色呢？」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呢。」或是石青的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道：「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蹬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絮。」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掣了來。

意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王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來罷。襲人等聽說方去了，留下兩個小丫頭聽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寶玉道：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字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呼作金鶯。姑娘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

就叫開了。寶王道：寶姐姐也弄疼你了。明兒寶姐姐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次。寶玉見鶯兒嬌憨婉轉，語笑如癡，早不勝其情了。那禁不起，又提起寶釵來，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裡？好姐姐細細告訴。我聽。鶯兒笑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着，只聽外頭說道：怎麼

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
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
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
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
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的是。我就忘
了。只是配個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
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
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拏來。配著黑珠兒線。一根
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

盡。一疊聲便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
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纔剛太太打發人
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送來
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還不
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就吃
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笑道。從來沒有的事。叫我
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
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
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

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掣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掣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環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掛著呢寶玉忙荅道若走得了必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纜剛那菓子掣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是以情說法。警醒世人。黛玉因情凝思。默度。忘其有身。忘其有病。而寶玉千屈萬折。因情忘其尊卑。忘其痛苦。並忘其性情。愛河之深。無底。何可泛濫。一溺其中。非死不止。且汎愛者不專。新舊疊增。豈能盡了。其多情之心。不能不流於無情之地。究其立意。倏忽千里。而自不覺。誠可悲夫。

第三十六回

造物何嘗作主張任人稟受福修長
劃舊亦自非容易解得臣忠子也良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

命李嫫嫫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葢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益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每甘心為諸了環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寶釵輩常見機導勸。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免之流。這

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綉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到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

問平兒道：這幾家人不大管我的事，為什麼忽然這麼和我貼近？平兒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到。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了。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這些人也太不識足錢也。賺錢了，苦事情又侵不著，弄個了頭，搪塞著身子也就罷了。又還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容易也。

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遷延著。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趁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刻，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吃西瓜呢。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著一個人。太太或看准了那個了，頭好就吩咐下月好放給月錢的。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發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

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呢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這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子不為過餘了鳳姐答應著回頭找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頭王夫人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

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竒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麼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了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了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了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著我我倒樂得給他呢他們外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著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

這兩分的他們說只有這個項數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飢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了。頭襲人還算是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了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

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了頭。每月人各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了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了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姨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

笑忙又忍住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好了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掙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以後凡事有趙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也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就是了鳳姐一一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姨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

和氣裡頭帶著剛硬要強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含

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

親熱故後文連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忽加我的寶玉

呼二聲我的兒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愧寶玉罪有萬重矣

作者有少何眼淚寫此一句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

能說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真好

文字寫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

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

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個了頭總有放縱

石叢記 卷四
的事到能聽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全且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說罷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上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這半天可是要熱着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踏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門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

樣刻毒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別作他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了頭的錢就抱怨俗們了。也不想一想是奴幾也配使兩個了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王夫人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了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回說就要洗澡便各自散去。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

玉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來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著了寶釵便順著遊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了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榻子來至寶玉房內寶玉在床上睡著了襲人坐在身旁手裡做針線旁邊放著一柄白犀拂塵寶釵走近前來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一個屋裡那裡還有蒼蠅蚊子還拏蠅帚子趕什麼罷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也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

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著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夾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窄小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著一面又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著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擡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

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
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總蓋不嚴些兒。
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
上現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耐煩。襲人道。
令兒做的工夫大了。頽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姑娘
你畧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便走了。寶釵只
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躡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
方纔的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由不得掣起
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

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
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着
紗窻。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著銀紅紗衫子。隨便睡
著在床上。寶釵坐在身旁。作針線。椅邊放著蠅帚子。
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
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景況。
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
寶釵素日待他原好。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口裡
不讓人。怕他取笑。便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

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洗衣裳想必去了。俗們那裡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去。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過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他們可曾進來。寶釵道。沒見。那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話。襲人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

的。寶釵笑道。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環。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見賈母。倒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寶玉。喜之不盡。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淌。

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著落終究
算什麼說了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爾果係

明決男子何得女子唬哉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

聽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後我是太太
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
寶玉笑道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叫別
人聽見說我不好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
意思難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著罷再不然還有一
個死呢人活百歲橫豎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

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
罷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
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這些盡情實
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
開只揀那寶玉素喜談者問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
談及粉淡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
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
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
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

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王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踈謀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窩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聒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命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

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的時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鼓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脫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

十二個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著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獨在那裡衆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公然不動寶玉素習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近前來身旁坐下又陪笑喚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

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遂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畧等一等。薔二爺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問薔哥兒那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著個雀兒籠子。上面繫著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頭頭往裡

走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
雀兒會啣旗串戲臺賈善笑道是個玉頂金豆寶玉
道多少錢買的賈善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
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
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善
進去笑道你起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
麼賈善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悶的無個開
心我先頑個你看說着便掣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
果然在戲臺上亂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都笑道

有趣獨齡官冷笑兩聲賭氣仍睡去了賈善還只
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笑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
弄了來闕在這牢坑裡學這牢什古子還不算你這
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是弄他
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善聽了不覺的
慌起來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脂油蒙
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
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免免你的灾病說着果然將雀
兒放了一頓把那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

石頭記 卷四
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掣了他來弄這牢什古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叫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取笑偏生我這沒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病說着又哭起來賈薈忙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薈聽了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况不覺癡了這纔領會了劃薈深意自

已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薈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度盤算癡癡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蠹測昨夜說你們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得眼淚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今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答自此深悟人生情

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暗暗傷心。不知將來。我洒淚者為誰。此皆寶玉心中所懷者。不必十分妄擬。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向他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說明兒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

裡又住得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裡。磕個頭。吃鐘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看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来。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著了。襲人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說著。忽見史湘雲穿的齊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来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

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寶釵趕來愈覺繾綣難舍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待他家去又恐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每逢此時就忘却嚴父可知前云為你們死也情愿假不倒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囑咐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著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著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襲人漸入金屋地步梨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慎哉慎哉

第三十七回

海棠名詩社林史傲秋閨縱有才八斗不如富貴鬼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點了學差。擇於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過宗祠及賈母起身。寶玉諸子弟等送至洒淚亭。却說賈政出門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狂蕩。直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擎着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纔說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今日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著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春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卧時漏已三轉。猶徘徊於桐槐之下。未防風露所侵。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後又數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痼瘵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

轅務結一二同志者。盤桓於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竊同叨棲處於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銀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於脂粉。若蒙綽雲而來。妹則掃花以待。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到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掣

石印記
卷四
著一個字帖走來見了寶玉便遞上去口內說道芸
哥免請安在後門口等著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
時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於膝下日夜
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
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匠直欲噴飯真並認得許多
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畫方
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如親男一般皆千古未

初讀令人不解思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
之則令人噴飯

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叩台安男芸

跪書笑一

寶玉看了笑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
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着
你便把花兒送到我房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

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

那裡了都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將諸艷請來省却多

犯寶玉終成衆人見他進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探
重複之文

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這社的。」黛玉說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必得如此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儘管說出來。」大家平章。正經大事已妙，且為平章更妙。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個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寶釵自見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薦我掌壇。前日春天

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做詩，瞎亂說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得。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來。又是一篇文字，分叙單傳之法。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俗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黛玉可人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則雅。」未起詩社，先起別號。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佔的。最妙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且又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芭蕉起個，到好。」探春笑道：「有了。」

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罷眾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頓脯子吃酒眾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鹿脯來眾人都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妥當的美號了又向眾人道當日娥黃女英洒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

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方不言語所謂夫人必自悔然後人

海之看伊一謹便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

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惜春迎春都忙問是什麼

迎春惜春固不能吞言然不便置之不叙故揀他二人問近日諸豪宴集之時坐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

接談偏好問亦可厭之事也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不知你

們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呢寶王道我呢你們

也替我想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字

確當的狠果真確當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

花主就好又點前文通部中從頭至末寶玉笑道小

與後文先伏一線行文妙絕

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麼

報頰如聞

探春道你的號

多的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

是了

只挨次一個一個亂起便不成文

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

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

又難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

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

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三姑娘起

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作什麼

假斯文

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

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了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

就是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

依我的主意管情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

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須得讓出我們三

個人去我們三個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

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

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

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作詩這些詩人竟不

厭俗客我作個東道主人我自自然也清雅起來了若

是要推我作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作。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脚我們也隨便作一首。你們四個都是要限定的。若是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也罷了。只是我自想好笑的。我起了個主意。反

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俗們。就往稻香村去。」李執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方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纔好。寶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的。或情願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眾人都道：「這個主意便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思。我須得先作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興。」李執

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
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
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
闍公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
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來真正好題迎春道
都還未賞先倒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
定要見了纔作古人詩賦也不過都是寄性寫情耳
若都是看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話迎春道
既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來

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
都該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了頭道你
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了頭正倚門立着便說了門字
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押頭一個韻定要這
門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篇
又命那小了頭隨手拏四塊那了頭便拏了盆魂痕
昏四塊來寶王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作呢待書
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
黛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和了環們嘲笑看他單寫

玉黛迎春又命了環炷了一枝夢酣香。原來這夢酣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罰。好香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不得香，只剩下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完快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作什麼。黛玉也不理。

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並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眾人都道：「自然。」於是看探春的稿上寫是：

咏白海棠

限門盆魂痕昏為韻

斜陽寒草帶重門

苔翠盈鋪雨後盆

玉是精神難比潔

雪為肌骨易銷魂

芳心一點嬌無力

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謂縞仙能羽化

多情伴我咏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畫掩門

寶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

自携手甕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階影

冰雪招來露砌魂

看他清潔自厲

淡極始知花更艷

好極高情巨眼能幾人哉

愁多馬得玉無痕

看他諷刺寶釵二人

欲償白帝憑清潔

看他諷刺林收到自身是何等身分

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倒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門

七節攢成雪滿盆

初浴太真冰作影

捧心西子玉為魂

曉風不散愁千點

宿雨還添淚一痕

獨倚畫欄如有意

清砧遠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

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

一揮而就擲與眾人李紈等看他寫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

且不說花且說看花的人起的突然令人閱之有別致

碾冰為土玉為盆

料定他與別人不同

看了這句寶玉先唱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

下面道是

偷來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

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

秋闈怨女拭啼痕

嬌羞默默同誰訴

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執道若論風流別致

是推瀟作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探春道這評的

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執道怡紅公子是壓尾

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

似有不服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執道原是

依我評論不與你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

只得罷了李執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

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

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

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的這兩日是必往我那
 裡去寶王道倒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
 不好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
 端就呼作海棠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
 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菓方各自
 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
 別人無話一路總不大寫薛林興頭可見他二人不
 着意於此不寫薛林正是大手筆是錯綜
 法且說襲人忽然寫入妙襲人看
 他如何終此詩社因見寶玉看了字
 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

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是那裡
 來的婆子們便將寶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
 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己走到自
 己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掣了三百錢來都遞
 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擡花來的小子們這
 錢你們打酒吃罷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
 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
 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
 四個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

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日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的小子們催輛車來，回來你們就來這裡，掙錢不用叫他，又往前頭混，磕去婆子答應，著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掙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
線頭却索出觀者不理會，不却見榻子上碟槽空，知是何碟何物，令人犯思索。
 著妙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古董式樣，搵成槽子，故無此件，此槽隨空若忘却前文，此句不能解矣。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指，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眾人見問，都你

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呢，何必用這個晴雯道：我何嘗不這樣說，他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
自然好看，原該如此。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沒帶來。你再瞧那榻子儘上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想起瓶來，我又想起笑話。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掉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裡

的纔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掙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掙着親身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掙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無不見人說到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平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掙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柔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

事小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也誇寶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衆人太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服就賞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豎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

挑刺下的纜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刺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刺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刺的纜給我我寧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氣秋紋忙問給誰屋裡誰的我因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喜歡喜歡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刺下的我只

領太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別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拏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陪了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兒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人還可以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纜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

不如早些收來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針指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通共秋了頭得了

一遭兒衣裳那裡今日又可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確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裡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

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

宋送也隨事生文

向

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描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裡面裝的是紅菱和雞豆妙兩樣鮮菓又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俗們這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嚐再

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姑娘留下頑罷這綉色兒裡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嚷着些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宗媽媽道寶二爺不知還有甚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見在三姑娘那裡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作詩想來沒話你只去罷。宗媽媽聽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咐他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你。宗媽去後不在話下。寶玉回來先忙着看了

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宗媽媽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什麼事只是想不起来。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宗媽媽已經回來。回覆道生受與襲人道。

乏又說問二爺作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作詩也不告訴我來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起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日又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他後來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

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拏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可見是好文字先笑說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更奇想前四首已將形容盡矣此二首不知從何處著筆好反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

石頭記 卷四
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不要重了我們一面說一面看詩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神仙昨日降都門

落想便新奇

種得藍田玉一盆

押得穩

自是素娥偏愛冷

不脫自己將來形景

非關青女亦離魂

秋陰捧出何方雪

壓倒羣英在此一句

雨漬添來隔宿痕

却喜詩人吟不倦

豈令寂寞度朝昏

真妙

皆道好詩好詩又往下看寫道

蘅芷塔通蘿薜門

也宜墻角也宜盆

更妙

花因喜潔難尋偶

人為悲秋易斷魂

玉燭滴乾風裡淚

晶簾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訴

無奈虛廊夜已昏

二首真可壓卷是奇怪之文總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壓卷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替到了都說這個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

先罰了我個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笑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院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如何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却此刻方於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作不得主一個月通共那幾串錢你還不彀盤纏呢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孀孀聽見了越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

掣出來做這個東道也不彀難道為這個家去要去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舖裡有一個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日送了幾觔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園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媽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俗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幾隻極肥大

的螃蟹來再往鋪子裡取出幾罈好酒再備上四五
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
自是感服極贊他想的周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
真心為你千萬別多心想著我小視了你俗們兩個
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的湘雲
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到多心待我了憑他怎麼
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了我若不把姐姐
當作親姐姐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話煩難事也不
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叫一個婆子來出去

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來明日飯後請
老太太姨媽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日
已請下人了必得如此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

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
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
脚若題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
家氣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過於求生頭一件只
要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
什麼還是紡績針指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

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著。因笑道：「我如今心裡想著昨日作了海棠詩，我如今要作個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怕落套。」寶釵想了想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是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花，虛字通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雙關著，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

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作過。若題目多，這個也夾的。」我又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替有趣。因說道：「越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說來看。」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越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

想了二個一共湊成十二個了。又說道：既這樣越性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之意，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菊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無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解語，使人不禁狂喜。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

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這便是三秋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事，何苦為韻所縛。俗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那些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俗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

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作趕著罰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倒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薛家女子何貞俠總因富貴不須誇發言行事何其嘉居心用意不狂奢世人若肯平心度便解雲釵兩不暇

第三十八回

美人用別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去覺滿口生香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興利除弊之文也此回纔放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復札總不相犯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纔起社後用不即不離閑人數語數折仍歸社中巧活之筆如此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

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倒是他有興頭須

要擾他這雅興若在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至

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

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必如此王夫人道憑老太太

愛在那一處必如此就在那一處必如此鳳姐道藕香

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

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殿亮看着水眼也清亮知者樂水豈其然乎賈母聽了說這話狠是說著引了

眾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窻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

竹橋暗接眾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拖著賈母口裡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

是咯吱咯喳的如見其勢如臨其上非走過者形容不出一時進入榭中

只見欄杆外另放著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著杯筋酒具一個上頭設著茶洗茶盃各色茶具那邊有兩

三個了頭扇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了頭也扇風爐燙酒呢賈母歡喜道這茶想的到且是地方東

西都乾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著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致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

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槩 菱藕香深寫竹橋妙極此處忽又

補出一處不入賈政試才一回皆錯綜其勢不作一真筆也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

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像他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倒底被那木釘把頭碰破了如今這鬍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疾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活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完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福氣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

一個窩兒因為萬壽萬福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

看他忽用賈母語閑閑又

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

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

得了只管掣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笑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倒常常笑笑覺的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纔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

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兒家常沒
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

叫他從神兒似的作什麼近之暴發專講禮法竟不知禮法此似無禮而禮井

井所謂整瓶不動半瓶搖又說著一齊進入亭子獻

過茶鳳姐忙著擺桌子要杯筋上面一桌賈母薛姨

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

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明雖設坐位二人皆

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姐吩咐螃

蟬不可多掣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掣十個來吃了再

掣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剥蟹肉頭次

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剥著吃香甜不用人讓

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的

熱熱的掣來又命小了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

薰的菜豆麵子來預備洗手史湘雲陪著吃了一個

就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

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

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

命在那邊廊上擺了兩桌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

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們可吃去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著，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是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的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作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鐘酒來。」我嗑呢。鴛鴦笑著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揚頰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

也斟上一杯，送到鳳姐唇邊。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壳黃子，送來。鳳姐道：「多淘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著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的，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作小老婆呢。」鴛鴦道：「啐，這也是作奶奶說出來的話，不掇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著，趕來就要抹。鳳姐兒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鴦了頭要去了，平了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有吃了兩個螃蟹，到嗑

了一碟子醋。他也不算會攪酸的。了平兒手裡正剝了個滿黃的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挈著螃蟹。向著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著往旁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兒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噯呀了一聲。眾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瞎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是個報應。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

聲。問見了什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著答應了。高聲又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獨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手。也有看花的。

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回賈母說這裡風大。纔又吃了螞蟥。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恁恁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樣說。俗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吩咐湘雲。別讓你寶哥哥林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着。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你兩個也別吃了。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俗們且作詩。

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熟螞蟥來。請襲人紫鵲司棋待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了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嗑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新奇。只怕作不出來。湘雲又把限韻的原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

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
 了一個綉墊倚欄坐著。掇了釣竿釣魚。寶釵手裡掇
 著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將了桂花擲向
 水面。引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
 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眾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
 李紈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
 下。掇著花針。穿茉莉花。看他各人各式如畫家有攢
 三聚五疎疎密密真是一幅
 圖。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會又擠在寶釵
 旁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

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壳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

竿。走至座間。掇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非寫壺正
 寫黛玉

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揀字有神理。蓋
 黛玉不善飲。此

天性也。了環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来。斟。黛玉道

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免說著便斟了

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

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道

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

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掇一個杯

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
勾了底下又贅了一個蘅字妙極韻極寶玉忙道好姐姐

第二個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罷寶釵笑道

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

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個菊

夢也勾了寫一個瀟字這兩個妙題料定黛玉必喜豈肯讓他人作去寶玉

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寫上一個紅

字探春走來看道竟無人作簪菊讓我作這簪菊

又指著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

你可要留神說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

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寫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

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如今雖有幾個軒館

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近之不讀書者愛起別號可笑可笑寶

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也有這個水亭叫枕

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倒底是舊主人

家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

抹了改了一個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

自寫出來都交與迎春另寫了一張薛濤箋過來一

并寫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寫明某人的號李紉等
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
夢紅葦白斷腸時
空離舊圃秋無跡
瘦損清霜夢自知
念念心隨歸雁遠
寥寥坐聽晚砧遲
誰憐我為黃花病
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

酒杯茶盞莫淹留

霜前月下誰家種

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得

冷吟不盡興悠悠

黃花若許憐詩客

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

籬畔庭前處處栽

昨夜不期經雨活

今朝猶喜帶霜開

冷吟秋色詩千首

醉酌寒香酒一杯

泉溉泥封勤護惜

好知三徑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

一叢淺淡一叢深

蕭疎籬畔科頭坐

清冷香中抱膝吟

數去更無君傲世

看來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辜負

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傳

几案婷婷點綴幽

隔坐香分三徑露

拋書人對一枝秋

霜清紙帳來新夢

圃冷斜陽憶舊遊

傲世也因同氣味

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

遶籬敲石自沈音

毫端運秀臨霜寫

口底噙香對月吟

滿紙自憐題素怨

片言誰解訴愁心

一從陶令平章後

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

豈是丹青費較量

聚葉潑成千點墨

攢花染出幾痕霜

淡濃神會風前影

跳脫秋生腕底香

莫認東籬間採掇

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
漫將幽意叩東籬

孤標傲世偕誰隱
一樣開花為底遲

圃露庭霜何寂寞
鴻歸蛩病可相思

休言舉世無談者
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
折來休認鏡中粧

長安公子因花癖
彭澤先生是酒狂

短髯冷沾三徑露
萸中香染九秋霜

高情不入時人眼
拍手憑他笑路旁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
潛度偷移山徑中

窻隔疎燈插遠近
籬節破月鎖玲瓏

寒芳留照魂應駐
霜印傳神夢也空

珍重暗香休踏碎
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
和雲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莊生蝶

憶舊還尋陶令盟

睡去依依隨雁斷

驚迴故故惱蛩鳴

醒時幽怨同誰訴

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

宴賞纔過小雪時

蒂有餘香金淡泊

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床落葉蛩聲病

萬里寒雲雁陣遲

明歲秋風知有會

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贊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

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

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

新怨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然後簪菊對菊供菊

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

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

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

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轉至拋書人對一

枝秋已經妙極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又回來說

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道固是說你的口

底噙香一句也敵過了探春又道倒底要算蘅蕪君
秋無跡夢自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
你的短髻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
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偕誰隱為底遲真個把個菊
花問的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
一時也舍不得離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
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
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昨夜雨今朝霜都不
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底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

抱膝吟短髻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跡夢自知這

幾句罷了

寶玉不及

又道明日閑了我一個人作出十二

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
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蠟來就在大圓桌
子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
詩

總寫寶玉不及

我已吟成誰敢還作呢說着便忙洗了手

提筆寫出

且莫看詩只看他於詩後又寫詩豈人世想的到的奇極怪極衆人看道

食螯

持螯更喜桂陰涼

潑醋搗薑興欲狂

饕餮王孫應有酒

橫行公子却無腸

臍間積冷才忘忌

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為世人美口腹

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一可有這寶玉笑

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作了還貶人家黛

玉聽了並不荅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

一首眾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

堆盤色相喜先嘗

螯封嫩玉雙雙滿

壳凸紅脂塊塊香

多肉更怡卿八足

助情誰勸我千觴不脫自
已身分

對斟佳品酬佳節

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

道我作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詩狼好比方纔

的菊花詩還好你留著他給人看寶釵接著笑道我

又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來取笑免罷說著也寫

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舉觴

長安涎口盼重陽

眼前道路無經緯

皮裡春秋空白黃

看到這裡衆人不禁叫絕寶王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

酒未敲醒還用菊

性防積冷定須薑

於今落釜成何益

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是食螃蟹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善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作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請看此回中閨中兒女能作此等豪情韻事且筆下各能自盡其性情毫不乖舛作者之錦心繡口無庸贅瀆其用意之深獎勸之勤讀此文者亦不得輕忽戒之

第三十九回

只為貧寒不揀行富家趨入且逢迎豈知著意
無名利便是三才最上乘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是信口開河。癡情子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掙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著呢。忙命人掙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掙幾個團圓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旁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噏了一口。

就要走。李執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只有鳳了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着又命嫫嫫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掣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是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雞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嗑一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嗑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嗑。又吃螃蟹。李執拉着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

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掣你當作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嗑。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只管摸的我怪癢的。李氏道。愛啣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麼鑰匙。要緊體己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了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不要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掣了我來打趣着取笑兒了。

寶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沒事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執道大小都有個天理譬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著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鬼還到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

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裡比的上他寶王道太太屋裡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外頭老實心裡有數鬼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著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執道那也罷了指著寶王道這一個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的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了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隻膀子好舉千觔鼎他不是這了頭就得這麼周到了平兒笑

道先時賠了四個了頭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了。李執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了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守得住。我倒有個臂膀說着。滴下淚來。衆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了頭打掃亭子。收拾杯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裡坐。

坐便問道。這個月的月錢為什麼還不放。平兒見問。忙悄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利錢收齊了。纔放呢。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這幾年掙着這一項銀子。他的公費月例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掙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歡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

石頭記 卷四
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我那裏還有幾兩銀子。你先駕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著，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門來。至家內，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忽見上回來打抽風的那劉姥姥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著，又有兩三個了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鳳姐，此又不同，何錯綜巧妙。

得情得理之至耶妙妙

劉姥姥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

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庄家忙，好不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這個吃個野意罷，也算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嬪子周大娘又命小了頭，淘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

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嗑了兩杯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到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着大家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觔只好稱了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觔呢。」周瑞家的又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穀。平兒道：「那裡穀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著的，也有摸不着的。」劉姥姥道：

「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觔，十觔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菓，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穀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寫平兒到伶俐如此劉姥姥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窗外看天色。是八月

當開窓時細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

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到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

家的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
 訴二奶奶劉姥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
 奶奶說大遠的難為他扛了些沉東西。晚了就住一
 夜。明日去罷。這可不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
 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姥姥是誰。二奶奶便回
 明白了。老太太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免
 請了來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緣分了。說着
 催劉姥姥下來前去。劉姥姥道我這生像免怎好見
 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

怕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掣
 三作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
 說着同周瑞家的隨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來。二門
 口該班的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
 個又跑上來趕平兒叫姑娘。想這一個姑娘也按北俗以
姑母曰姑姑南俗曰姑娘此定是姑姑姑姑按此書中
見大家有小童稱少主妾曰姑姑姑姑者按此書中
千人說語氣及動用器物飲食諸類皆東西南北
互相兼用此姑娘之稱亦南北相兼而用者無疑矣
 平兒又問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
 我媽病等着我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

平兒道：你們到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了，還說我作了情。你今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子頭晒着屁股纔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了來，奶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罷。交代過襲人的話，看他比鳳姐又甚一層李紈之語不謬也。不知阿鳳何福得此一人。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

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

在賈母前承奉。

連寶玉一併算入姐妹隊中了妙極

劉姥姥進去，只見

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颯颯，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

一張榻上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裹

的美人一般的個了環，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著正

說笑。

奇文都在劉姥姥眼中以為阿鳳至尊至貴，凡天下人都該站著阿鳳獨坐纔是。如何今見阿

鳳獨站著哉，真正極妙文字。

劉姥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著

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

更妙不知賈母之號何其多耶，眾人

曰：老太太阿鳳曰：老祖宗僧曰：老菩薩。姥姥曰：老壽星。却似眾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則各盡其妙。

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讓

坐著。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訓者

來看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神妙劉姥此句

姥忙起身答道：「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眾人道：「這麼

大年紀了，還這麼健浪，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

麼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了。」劉姥姥笑道：「我們

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

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

還好。」劉姥姥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

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

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

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

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

劉姥姥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著，

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說的大

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姐兒說你帶了

好些瓜菜來，叫他快收拾去。我正想個地裡現摘的

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

三十九回

姥姥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親，別要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算看親戚。一湍鳳姐兒見賈母歡喜，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了頭，別合他取笑。他是鄉邨裡的人，老實。那裡攔的住你打趣他。說著，又命人去

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掣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來請劉姥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姥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姥換上。鴛鴦身分寫出來了。那劉姥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

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著。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們說的書還好聽些。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却生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們都愛聽。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菓種地。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歌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

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響。我想著必定是有人抽柴草來了。我爬著窻兒裡一瞧。却不見我們村庄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姥姥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極標致的一個小姑娘。梳著溜油光的頭。穿著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劉姥姥口氣如此纔說到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有說不相干的。

石頭記 卷四
別唬著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了環回說南院馬棚裡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膽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下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唬的口內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看著真的火光熄了。方領衆人進來。一段為後
回作引寶玉且忙著問劉姥姥那女孩兒大雪地裡作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

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裡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上有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託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一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會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後來果然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的雪團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

石頭記 卷四
夕話是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因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俗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請老太太賞菊花。如何。寶玉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俗們作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俗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俗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俗們雪下吟詩也更好。有趣了。林黛玉忙笑。

道。俗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免呢。說着。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看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寶玉真的拉了劉姥姥。細問那女孩是誰。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姥道。這老爺沒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茗玉。

石豆言 卷四
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嘆息又問後來怎麼樣劉姥姥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冰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姥姥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閑逛我纔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了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

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姥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合家大小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作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姥姥道若這樣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姥姥便順口胡搗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

茗烟幾百錢按着劉姥姥說的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日回來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興頭頭回來寶玉忙問可有廟了茗烟笑道爺聽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我找了一日我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到是朝南開的也是稀破的我

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裡有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俯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

石叻言 卷四
然沒了若竟是有你豈不也積了陰陽我必重重
賞你正說著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的房
裡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第一寫勢利之好財第二寫窮苦趨勢之
求財且文章不得雷同先既有詩社而今不得
不用套坡公聽鬼之遺事以振其餘響即此以
點染寶玉之癡其文真如環轉無端倪可指

第四十回

兩宴不覺已深秋惜春只如畫春游可憐富貴
誰能保只有恩情得到頭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道我有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平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聽了說狠

是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按著人數再裝了盒子。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先起來。看著老婆子了頭們掃那。些落葉。的月盡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姥姥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到忙的緊。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著要去。劉姥姥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掙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殼。

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掙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令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了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著。別慌慌張張。鬼趕來似的。仔細磕了牙子。又回頭向劉姥姥笑道。姥姥也上去瞧瞧。劉姥姥聽說。已不得一聲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至裡面。只見

烏壓壓的堆著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一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纜下來李執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性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下來預備著衆人答應又復開了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撐出兩隻船來正亂著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執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到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擷了菊花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花送去

翡翠盤子來裡面奉著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姥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姥姥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老人家說著將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姥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日這樣體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折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個老妖精了劉姥姥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的今日老風流纔好說笑之間來至

沁芳亭子上了環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劉姥姥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姥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鬧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去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日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便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

女兒他就會畫。等明日叫他畫一張如何。」劉姥姥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著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脫生的罷。」賈母少歇了一回便要領著劉姥姥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布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姥姥讓出路來與賈母眾人走。自己却走土地垞。珀拉他說道：「姥姥你上來走仔細苔滑了。」劉姥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

們的那綉鞋別沾體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跣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哈哈的笑起來。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姥姥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了。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了頭們。搥一搥。劉姥姥道：「那裡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鵲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

不用澆了。」林黛玉聽說便命個丫頭把自己窻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姥因見窻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的書。劉姥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姥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了，頭們答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駕几子。我恐怕老太太

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纔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日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窻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來就不翠了。這一個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拏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俗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窻的紗呢。」明日給他把這窻上的換了。鳳姐兒

忙道：「昨日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卍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明，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拏了兩疋出來，作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日還說嘴。薛姨媽等都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他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道了他。我們也聽聽鳳姐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眾人道：「那

石豆言 卷四
個紗比你們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
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經名字叫作
軟烟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
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兒賈母
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沒處放的東西就說
嘴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
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作
了帳子糊了窗廂遠遠的看著就似烟霧一樣所以
叫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彩紗如今上用的

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
鳳了頭不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
命人取了一疋來賈母道可不是這個先時不過是
糊窗廂後來我們挈這個作被作帳子試試也竟好
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挈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兒
答應著衆人都看了稱贊不已劉姥姥也觀著眼看
個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挈著糊
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到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
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子襟兒拉了出

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的上用內造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的。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都拏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做一個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收著霉爛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逛。去劉姥姥念佛道。人人說大家子住大房子。昨日見老太太正房。

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個梯子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開頂櫃收放東西。若離了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益發齊整了。滿屋裡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作什麼。我越看越舍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我都帶你瞧瞧。說著一徑離了瀟湘館。遠遠的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俗們就坐。

一面說着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捏絲餞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趨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俗們說外頭老爺吃酒吃飯都有一個蔑片相公。掣他取笑兒俗們今

日也得了一個女蔑片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却是說的劉姥姥了。也笑說道俗們今日就掣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的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狠不與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了頭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掣着西洋布手中裹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筋。按人數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讓劉

親家近我這邊坐著衆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遮眼色與鴛鴦鴛鴦便拉了劉姥姥出去悄悄的囑咐劉姥姥一夕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妙若只管寫薛姨媽到來只吃飯則成何文理賈母帶著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著迎春姊妹三個一桌劉姥姥傍著賈母一桌賈母平日吃飯皆有小了環在旁邊擎著漱盂麈尾巾子帕物如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過麈

尾來拂著了環們知道他耍撮弄劉姥姥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問劉姥姥說道別忘了劉姥姥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姥入了坐擎起筋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擎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劉姥姥劉姥姥見了說道這又把子比俺那裡鐵掀還沉那裡強的過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了環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著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兒偏揀了

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姥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
姥姥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
吃個老母豬，不抬頭自己却鼓著腮，不語眾人，先是
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史湘雲
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著
桌子叫噯啞。寶玉早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樓寶
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說不出
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裡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
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

著他奶姆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個不灣腰屈背，
也有躲出去蹲著笑去的，也有忍著笑上來替他姊
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撐著，還只管讓劉
姥姥。劉姥姥拿起筋來，只覺不聽使，又說道：「這裡的
雞子也俊，下的這蛋小巧，怪俊的。我且啣囊一個，眾
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賈母笑的眼淚出來，
琥珀在後揲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了頭，促狹鬼兒，
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姥姥正誇雞蛋小巧，要
啣囊一個。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呢，你快嚐嚐罷。」那

石豆言
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姥便伸筋子要夾。那裡夾的
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不容易撮起一個的來。纔伸
著額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筋子。要
親自去撿。早有地下的人撿了起來了。劉姥姥嘆道。
一兩銀子也沒聽見了響聲。鬼就沒了。衆人已沒心
吃飯。都看著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回子又把那個
快子掣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了頭。指
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送牙筋。是
鳳姐和鴛鴦掣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

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筋。姥姥道。去了金的。又是銀
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順手。鳳姐道。菜裡若有毒
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劉姥姥道。這個菜裡有
毒。俺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
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
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媽媽來將各樣的菜給
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
去閑話。這裡收拾過殘桌。又放了一桌。劉姥姥看著
李紈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說道。別的罷了。我只愛

石頭言
卷四
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到大家不過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姥姥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姥姥笑道姑娘說那裡話俗們哄著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淘茶給姥姥吃劉姥姥忙道纔剛那個嫂子淘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著鴛鴦坐下你和我們吃了罷省得回來又鬧鴛鴦便坐

下了婆子們添上碗快來三人吃完劉姥姥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的風兒都吹得倒鴛鴦便問今日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裡等著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二奶奶屋裡平了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貓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犖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鴛鴦道這

就罷了。鳳姐道：「罷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著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笑。探春素喜濶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松林一般。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

西牆上當中掛著一大幅的襄陽烟雨圖，左右掛著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著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觀窯的大盤盤，內盛著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目磬，旁邊掛著小鎚，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了。環們忙攔住他，他又耍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首便設著卧榻，拔步床上懸著葱綠雙綉花卉。

草虫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蠅蠅這是螞
蚱劉姥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的夯子沒乾淨
的亂鬧到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
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著紗窗往後院內看
了一回因說這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
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
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
的那裡聽的見這是俗們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
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

習他們也恁一恁俗們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叫人
出去叫來又一面吩咐擺下條桌鋪下紅毡子賈母
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著水音更好聽
的俗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寬濶又聽的近衆人
都說那裡狠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俗們走罷他們
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怕醜了屋子俗們別沒
眼色正經坐一回子吃酒去說著大家起身便走探
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著老太太姨媽太太坐坐
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了頭却好只有兩個

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俗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
著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
那姑蘓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衆
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姥姥。鴛鴦。玉釧兒上
了這一隻。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跟上去。立在
船頭上。也要撐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
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不要給我進來。鳳姐兒笑
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著便一篙點開。到了
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恍。忙把篙子遞與駕

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
後跟來。其餘老媽媽與衆了。環俱沿河隨行。寶玉道。
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
你瞧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閒了。天天在那裡還
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喜歡李義山
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
留著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以後俗們別叫人拔
去了。說著已到了花淑的蘆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
兩灘上衰草殘茭。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爽。

曠朗便問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叫攏岸順著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院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著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著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笑道這孫女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媽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有想到你們東西自然在家裡沒帶了來說著命鴛鴦

去取些古董來又嗔著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著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綉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狠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

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幾樣到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開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桌屏還有個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殼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個東

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裡還得慢慢找去明日再拏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來一迳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裡鳳姐兒已帶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茵絨毯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花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着

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空設著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兩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劉姥姥劉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厨之外攢盒式樣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鑿自斟壺一個十錦瑤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俗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等笑

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日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俗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著便吃了一盃鳳姐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便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故

聽了這話都說狠是鳳姐兒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著的禮回頭命小了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杯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便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鴛鴦未開口劉姥姥便下了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唱命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了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姥

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姥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說下去至劉姥姥止比如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與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刺得一張六與公

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
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著唱采賈
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有了一副左邊是個大長五
薛姨媽道梅花朵朵風前舞鴛鴦道右邊還是長五
張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中二五是
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牽牛會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
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
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
道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

道閑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
道日邊紅杏倚雲栽鴛鴦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
御園却被鳥啣落說完飲了一杯鴛鴦道有了一副
左邊是長三寶釵道雙雙燕子語呢喃鴛鴦道右邊
是三長寶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
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鴛鴦道湊成鐵鎖
鍊孤舟寶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說完飲畢鴛鴦道
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
頭看著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

屏顏色俏黛王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鴛鴦道刺了
二六八點齊黛王道雙瞻玉座飲朝儀鴛鴦道湊成
籃子好探花黛王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
口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
人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
原是鳳姐兒和鴛鴦都要聽劉姥姥的笑話故意都
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過下便該劉
姥姥劉姥姥道我們庄家人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
這個但不知說的這麼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

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
邊長四是個人劉姥姥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庄
家人罷衆人鬨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
說劉姥姥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
衆位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姥道大火
燒了毛毛虫衆人笑道這是有還說你的本色鴛
鴦道右邊么四真好看劉姥姥道一個蘿蔔一頭蒜
衆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兩
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大笑起

來只聽外面亂嚷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寫貧賤輩低首豪門凌辱不計誠可悲夫此故
作者以警貧賤而富室貴豪亦當於其間著意